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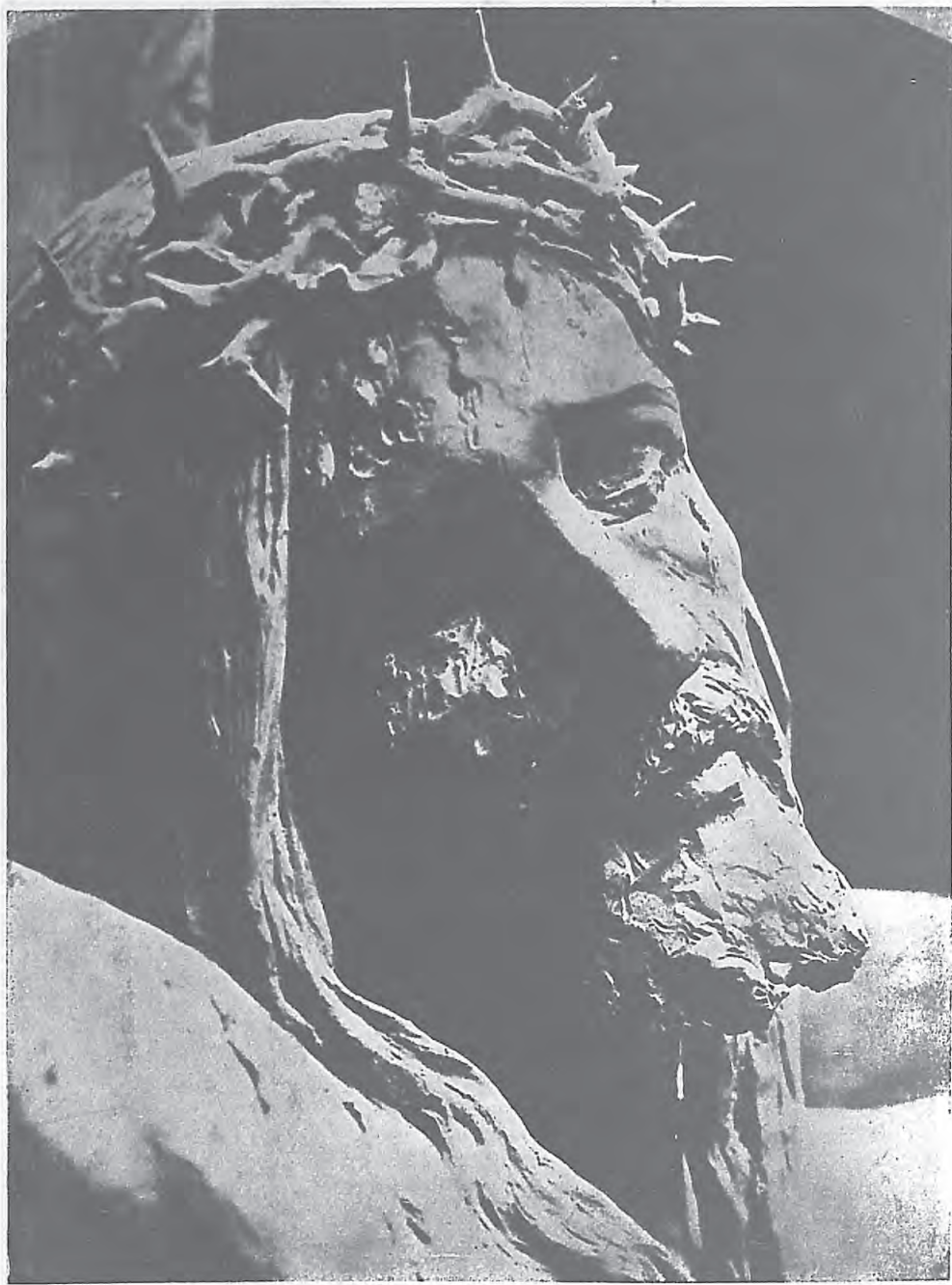


# 耶穌傳

下冊

# 耶穌傳

下  
冊



「福真堂天享並日今予偕汝」

## 譯例

一 本書原名 *Jésus-Christ, Fils de Dieu, Sauveur*，譯名「天主子救世主耶穌基多傳」，簡稱「耶穌傳」。原著者，為法國里昂城公教大學文學院院長克利斯底亞尼 L. Cristiani 司鐸。原書宗旨，祇為普通信友輩，敘述吾主言行，故稱「公教家庭書籍」。上海惠大司牧選譯該書，亦因其通俗易解，適合我國信友之需要故。

二 我國信友，對於巴勒斯坦之風俗歷史，對於歐西流行之聖經問題，自然隔膜甚多。原書在歐西信友，固為通俗，然為我國人猶頗多費解之處。克司鐸時又騁筆發揮，稍感蔓蕪；其分篇斷節，或嫌參差。譯者斟酌取裁，刪削枝節，畧去徵引，改換標題，務使譯文能為我國信友，亦通俗易解。

三 本書遂譯專門名詞，以李問漁司鐸之新經譯義為根據，而旁



參新經全集，古新史畧等書；總以普遍，簡單，音切，爲標準；間有用外間報章通用名字，如巴勒斯坦，凱撒（責撒肋）等。又本書校譯者多人，中冊同上下冊譯名間有一二稍異者，例如撒殫作沙殫，熱暗納，作熱黑納等，讀者不難辨明，故亦不加勘正。

四 引譯新經文字，大概依照新經全集；但該譯有嫌冗累，欠警策遒勁，或未臻妥善者，畧加潤飾。聖母歌，匝加理歌，西默盎歌，則從聖母小日課，取其已經習誦也。

五 書中用聖經原文以「」，對話以「」，引用其他書籍成語等則以「」；又聖經原文中所無而中文中不得不加一二字者，則嵌用七號小字標別之。

六 書中人名地名均用單豎線——至希伯來名詞則用點線……例如法利叟，拉彼，三巴，瑪日，默西亞等。

七 原書分訂三冊，譯本依之。其上下兩冊，係丁宗傑司鐸一人所譯，中冊第三編係王昌社司鐸所譯，第四編係馬士光司鐸所譯，譯

者既非一人，譯筆自難一致。

八 原書每冊前之引言，及冊末之附誌，類多駁斥歐西唯理派人妄說，或討論四聖史經文真偽，以及經文中難句難題：皆未譯。冊首附歐西名家畫耶穌像一，以資景仰。譯本末，附「救世主大事表」，及一週年主日及大瞻禮聖經目錄表」，並附以簡明醒目之巴勒斯坦及日路撒冷聖殿及日路撒冷附近地圖各一，用便讀者檢閱。

本書上冊印付時，原擬於書末再附「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茲因預約者多函促全書早日出版，為避免延滯見，故該表暫行取消。

九 讀者如果因本書而認識吾主言行，增加敬愛之忱，激發追隨倣效之志，則惠大司牧囑譯本書之旨趣，可謂已獲實現。倘或讀者對於聖經學發生趣味，因而嫌譯文有不詳盡處，則請閱法文原本。且克氏非聖經學專家，有志精究者，自應誦讀 *Lagrange, Prat* 等名著為是。

十 本書遂譯排印，時間侷促，倉猝成功，罣誤難免；惟希讀者原諒。如果大雅指正，不勝感謝。

# 目錄

## 伍編 受難時期

### 第一章 在伯大尼村 進日路撒冷

會宴西滿家中 香油渥抹聖足 茹答斯的非議 榮進日路撒冷 耶穌望城痛哭 到達聖殿之後

一

### 第二章 敵黨尋釁失敗

罰樹枯萎 敵方陣容 尋釁失敗 二子之喻 惡農之喻 屋角石喻 納稅問題 復活問題 撒黨敗退 最大誠命

二三

### 第三章 痛斥法利叟

基多達味子 法利叟罪狀 華限的總結 悲思從中來 窮寡婦獻儀 衆人不信從 信德的光明

五〇

### 第四章 預言京城毀滅世界窮盡

偉大莊嚴聖殿 聖京毀前災禍 預言災禍臨到 預言完全應驗 (聖京被毀記) 中間相隔時期 世界窮

六八

盡先兆 二災時候分段 童女喻作警告 童女喻的解說 末日最後審判 最後審判定讞

## 第五章 最後晚餐

巴斯卦禮日期 茹答斯的心理 叛徒投機求酬 預備最後晚餐 坐席爭論大小 耶穌親濯徒足  
叛徒發覺潛出 頒新誠立聖體

九八

## 第六章 餐後叮嚀

警告伯多祿 諭徒增信仰 見我即見父 真理的聖神 給你們平安 耶穌大祈禱 我是葡萄樹  
當彼此相愛 準備受艱難 聖神的使命 耶穌允再來 因主名祈禱 抵達山園門

一二五

## 第七章 熱色莫尼

山園苦禱 慘痛窘迫 宗徒瞌睡 叛徒來了 全營出動 格綠田雅 你們找誰 束手受縛

一五七

## 第八章 開審至判決

先解亞納署 蓋法署初審 伯多祿背主 百般受凌辱 蓋法署再審 解送總督府 叛徒的失望  
比拉多之前 你是否國王 比拉多卸肩 在黑落德前 送回總督府 開釋巴拉巴 受鞭打酷刑  
茨冠鞭聖首 判決釘十字

一七三

第九章 被釘

二〇七

耶穌肩負苦架 西肋啊人西滿 日路撒冷女子 被釘加爾瓦畧 堅立三盜之中 耶穌如德亞王  
父赦免他們吧 架下分衣拈袍 往來人的譏笑 你我並進天國 這是你的母親 爲什麼捨棄我  
我神付於爾手 我渴 完了

-VI-

第十章 埋葬

二三一

死後異象 架下百總 親友遠佇 肋膀被刺 埋葬聖屍 士兵守墓

陸編 光榮時期

第一章 復活

二四三

復活非幻想 聖婦們上墓 已是復活了 坟墓已空了 天神的發顯 二宗徒奔墓

第二章 顯示於茹達省

二五二

顯示給瑪達肋納 顯示給聖婦們 顯示給伯多祿 顯示於厄瑪伍村 顯示給宗徒們——多默不在  
顯示給宗徒們——多默也在

第三章	顯示於加里肋	二六八
	底伯里亞湖畔 顯示給七宗徒 三次問伯多祿 遣徒訓誨萬民	
第四章	升天	二七八
	最後顯示 白日升天	
全書結語		二八二
救世主大事表		二八五
週年主日及大瞻禮聖經目錄表		二八八
勘誤表		

# 伍編

## 受難時期

(聖主日內)

### 第一章

在伯大尼村 寶，貳陸，六一一三。

進日路撒冷 谷，拾壹，一一一一。

(三十年四月一日二日)

會宴西滿家中

香油渥抹聖足

茹答斯的非議

榮進日路撒冷

耶穌望城痛哭

到達聖殿之後

會宴西滿家中

在伯大尼，耶穌原有好幾個很熱誠的朋友。就在那裏，十

五天之前，他復活了辣匝祿，現在，他重到小村，很可想見人們對他的興奮與



敬畏了。除辣匝祿一家外，還有其他受過他恩的人，大家齊爭先恐後的邀請他到家裏，以為榮幸。耶穌和他的門徒們，大概那夜就留宿在瑪爾大的家裏。那個被耶穌療愈癩病的西滿，此番也設席款待耶穌。有人猜想這西滿，就是辣匝祿姊妹們的生父，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或許是他們的伯叔之一，或只是一個相好的朋友。只是若望記載，此番辣匝祿闔家均在被請之列，殷勤的瑪爾大，照常是忙於設席招待，而淑靜的瑪利亞，却對着未來的事件，掛心擔憂。

### 香油渥抹聖足

她擔憂着未來的事件。當衆人都異常歡樂時，她只沉思着，門徒們對她講起的，關係耶穌受難釘死的預言。她浸沉在憂念中，好似神靈超拔的人。預先見到她的耶穌，即將被仇人逮捕而受死刑，而且自己，那時，還不能給他行最後的喪禮；於是一陣靈感激動了她，剎那間，她離開了衆人，急忙轉到自己房裏，拿了一個盛着香液的長頸玉瓶，再進宴客廳，走近耶穌面前，把這個寶貴的玉瓶的頸項，急急擊破了，把香液一半傾注在耶穌頭



上。繼而曲膝下跪，把所剩香液，全部倒在耶穌腳上，並且爲使香液不流染到墊子上，她立刻把自己濃潤的髮結打散了，揩抹耶穌的腳。（須知如德亞人坐席，原是橫躺側臥在坑上的，是以雙足外伸，很易接近。）

滿屋子，頓時充溢了香氣，瑪利亞把香液完全傾注了，聖若望估計有一斤香液，大約 350 克。在近東現在還有這種習慣，當宴席上有上等賓客時，女主人須向上賓的髮鬢及衣襟上，洒幾滴玫瑰精，表示尊敬。但伯大尼的瑪利亞，此番在剎那間傾注了滿瓶的香液，不可說不是一個慷慨的犧牲。

### 茹答斯的非議

茹答斯的舉動，真令人莫明其妙，當天宴席間，滿播了他的非議。他此番首次登場，聖經的記載，即把他久已蘊藏在心頭的奸詭，完全暴露無遺。

他說：「這香液，怎麼不賣三百銀錢去哀矜窮人呢？」有幾個宗徒，也表示同情的說：「這筆浪費有什麼益處呢？」他們都以爲這香液瓶的代價，已足救濟許多窮人，何況香液？他們說這話，大都沒有惡意，可是茹答斯却居心

不良，聖若望註明說：「他說這話並不是關心窮人，只因為他是賊，掌管錢囊，取用其中存貯的款子。」

這一點，就明示了這不肖宗徒的惡心。茹答斯為我們，是一個多麼神秘的人呀！洞燭人心的耶穌，為什麼再容忍他列座在自己的傍邊呢？其中當然為我們大有教訓，大有懲戒。叛徒在耶穌身畔，窺探已有好幾個月；自從耶穌在葛法翁預許聖體聖事到現在，也已一年。耶穌在預許那件聖事時，曾遭到攻擊與離散，當時他曾說過：「不是我簡選了你們十二人的麼？可是在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記這事的聖若望註解着說：「他說的是指西滿的兒子茹答斯依斯加畧，他雖是十二宗徒之一，後來竟負賣了他！」

說他是魔鬼，豈不令人凜然？但茹答斯却是被召登宗徒尊位的一個。耶穌待他如朋友，如知己，如其他宗徒一般。無疑地，他也誤解了默西亞降生的目的，可是他不能因此而辭咎。耶穌一視同仁的培植了他們，把自己的心神，道理，灌輸給他們，要使他們推行自己的使命到普世界，是以茹答斯理應如

同其他宗徒一般的虛心受教；耶穌發聖蹟後的民衆的呼聲，他也應該聽見，他該懂得只有天主可以如此行事，他該因之而折服自己的偏見，溶化自己的固執；在五餅靈蹟的翌日，當民衆都要推舉耶穌做君王時，他曾一度興奮快慰，可是耶穌那時反隱身躲避，他便大大失望。因為他預算自己將在默西亞的朝廷上，得掌管財政的優缺。良機天成，交臂失去，豈不可恨！

如今幻想成泡影，茹答斯從此對於耶穌，就懷恨切齒。但令人詫異的，就是何以當時他不即離去耶穌而另謀他就？莫非他以爲公然變節，無臉再見鄰里鄉黨？或許他計算在受寄托的款項上，還可從中取利。從若望經註句上看來，他揩油中飽，已非一日，貪財的慾火薰迷了他。日積月累，他的罪，愈犯愈多，他的良心也日益頑硬了。他失足的原因，是在拒絕聖寵。人們還記得，耶穌曾講過的關於財產的道理，以及喜愛財產的危險，也曾講過辜負天主聖寵的可怕，最近他還講過十金的比喻，奈道他都沒有聽見？當然是茹答斯把這些完全拒絕了。耶穌的苦口婆心，在他水硬閉塞的心頭，已似水潑頑石，不能

再有所浸入了。這就是解釋他當天仇視伯大尼瑪利亞的究竟。他與她之間，已裂有深溝巨壑，他竟敢公然非論；但瑪利亞却很欣慰，因為聽到了耶穌親自為她辯護。

「耶穌高聲說：『你們由她吧！你們為什麼叫這女人難受？她在我身上行的是一件善事。因為窮人在你們中間是常有的，同時只要你們願意，就得救濟他們；然而我呢，你們却不常有！』」她倒香液在我身上，原是為預行殯葬我的禮，我老實告訴你們；將來普天之下，無論何處傳這福音，必要提起她所做的事，為叫人記念她。」

這句預言，十九個世紀以來，常在我們目前應驗着。

### 猶太人的仇恨

猶答斯絕不因着耶穌的話而有所感動。站在外邊的人羣，正摩肩接踵的活動着。西滿家裏的聚餐，是在一個罷工日的晚上，日落西山之後，人們重新恢復了行動的自由。聖若望對我們說：「有大批好奇的人到來，不但因為耶穌的緣故，也是為着看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辣匝祿。」

民衆的擁護，絕不能消散耶穌的敵人們的仇恨。衆矢之鵠的耶穌，竟敢在京都門口冒險與他們挑唆周旋！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之惡黨的人數，更不斷地增加着。聖若望記載：「司祭長老們，就商議要連辣匝祿也殺了。因為如德亞人中，多有爲辣匝祿的緣故，退出去信從耶穌的。」

巨頭會議，是要先謀害辣匝祿，大概蓋法當時不在他們中間，因他胸有成竹，另有毒謀；可是此番幕後煽動，定是少不了他。除他之外，法利、叟黨徒雖然常有提議，可是浮活不定；反不及撒杜、責黨人，平日不輕舉妄動，而一朝發作起來，他們的陰謀，却比衆來得乖巧而且可怕。

## 榮進日路撒冷

第七天的晚上，如德亞人成羣結隊的從日路撒冷來到

伯大尼，爲觀看耶穌與辣匝祿。或許也爲探聽這位加里肋師傅及其隊伍的進京時日，以便籌備歡迎。按當時習慣，大瞻禮日，京城裏的人，常編成了隊伍，排列在朝聖隊之前，高聲歡呼，表示歡迎。這次城裏的人，對於行奇的耶穌，要

舉行一個空前的歡迎大會，表示擁護。因為許多人承認他是默西亞，許多人承認他是一位大先知，現在都聚集在一起，正是彼此聯絡的一個絕好機會。耶穌對於他朋友們的熱烈擁護，以及他們野心的期望，固從未表示過同情。起初到日路撒冷時，人們還沒有認識他，當然不敢向他有所表示。自從他的聲譽日震後，好幾次民衆已對他公然表示愛戴；他却常拒絕了這種美意。可是耶穌這次的進京情形，同了以前大不相同了：在進京之先，門徒已四周圍團地掩護着他；進城的時刻，聽說又將在熱鬧的正午。民衆看他此番不似再拒絕的光景，就格外高興起來，於是大規模的歡迎，即可開始。這舉動，於宗徒們，當然是正中下懷的美事。

翌晨（卅年四月二日）就是聖主日的第一天，耶穌和羣衆，離開伯大尼小村，徒步走向日路撒冷，取道阿里伐山東坡，由衰特隆山谷，繞道上了進城的一條山路。

這條路的最高地帶，就是白法熱村莊，當這隊人馬走近那村莊時，耶穌

遽然一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裏去，看見一匹驢，在那裏拴着，又有一匹驢駒，同牠在一起，你們解開了給我牽來，倘有人向你們說什麼，你們可就說：主用着牠們，那人立刻放牠們來。』——

這個命令，好似揭露了耶穌的預定計劃，果眞他此番意志堅決，要公開地，並且在隆重莊嚴的情景之下，宣佈他是默西亞了。可是他這個婉轉的意念，門徒們依然莫明其妙，因爲他從未響應過民衆運動，他深知民衆的好惡，不能改變仇人的態度，仇人們因之反可以藉口，說耶穌利用瞻禮日搗亂地方治安了。這次他竟不顧一切，因爲這是他聖父的意思，要他顯示給百姓，承認他就是人類所期待的默西亞，並使一衆心田善良的如德亞人，對於這個觀念，不再滯疑。於是耶穌從先知們預言默西亞的預言中，揀選了那最準確的一段，逐字逐句的實踐應驗了。這預言就是匝加里先知，在五五〇年之前，寫着的一段話，說：

『歡樂踴躍吧！西婉女子。

發出歡樂的呼聲吧，日路撒冷的女子！

看哪！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裏來；

他是公義的，且是得到天主保護的人。

謙虛地騎着驢，

及負軛的驢的駒子。

你的君王，到你這裏來了！

這裏所指的，明明是在說默西亞，經師們也這般說。可是民衆，終不會明

瞭並去相信，怎的這麼一隊無名小卒的領袖，就是先知所預言的君王。

可是耶穌自願從人羣中表示不凡，並接受他朋友們一時的盛情。

果真事實同了他的說話，完全符合。一門徒跑進村去，看見驢與駒，他們

正解那驢駒的拴時，驢的主人問他們說：「你們解驢駒做甚？」他們就把耶

穌所說的話回答了他。一

他們把小驢給耶穌牽來，牠有母驢在旁，格外來得馴服，門徒們把自己



的衣裳搭在驢駒背上以代驢鞍，耶穌就跨上騎住。衆人那麼的興高彩烈，都用自己的衣裳，舖在耶穌要經過的路上，好似給他舖上地毯，迎接帝王一般。隊伍前進了，門徒們還折下了阿里伐樹枝或棕樹枝，舖撒在路上。衆人都歡天喜地的大聲讚美天主，他們互相述說各人所見他行的聖蹟，大家呼喊說：「賀三納！因主名而來的，其受讚頌！義撒厄爾的王，其受讚頌！賀三納！於極高之天！」

這次凱旋式的盛會，染滿了宗教的色采；可是，在那些不斷的歡呼聲中，也十足的表示了濃厚的國家思想。但這種舉動，也絕不會受羅瑪巡警的干涉的。因爲這隊弱小的人馬，雖作着盛大的遊行；但所表示的，只是一種雍穆和平的空氣。

誰都知道，仇人們是無孔不入，各處俟候着的，卽在這些歡呼的人群中，他們也混雜在內，他們既對於民衆快樂興奮的情緒，不能彈壓；於是對那被舉的耶穌，就更覺得怒不可遏。他們就擠近前去，對他說：「老師！糾正糾正你

的門徒們吧！」

耶穌却淡然的給他們說：「告訴你們，倘若他們不開口，那些石頭也要叫喊了。」

耶穌望城痛哭

在這般熱烈的盛會之下，耶穌或將被這些群眾捲去一

切思想與自由了嗎？不，不。當大隊人馬前進到阿里伐山坡時，耶穌在人們的歡呼聲中，默然無言，沉思着這座華麗京都，將來要遭到的厄運。按例，朝聖團行至確定地點時，城裏的司祭和紳士們都出來迎迓致賀。是故耶穌的這隊人馬，到達那裏時，他們也應當前來迎迓；若望給我們述出，當時城中有大群百姓，齊出來走到他的前面，其中或許有幾個是紳士，不過在他們的臉上都顯出不愉快的表情。城裏的其他司祭和有名望的人，誰也不來參加，因為愛與憎，好似冰炭，永永不會互相溶合的啊。

現在人們正從衰特隆山谷下來，下山比登山，脚步當然更覺輕快，時正紅日當空，白的城牆，白的屋垣，都被照得耀眼眩目。城垣屋頂上，縱目四望，可

見到線狀幽暗的小路，東西南北的交織着；莊麗偉大的敵樓，以及榮光聖殿的半影，都滿披着日光，遙峙在天空裏。

四周擠滿了人頭，空氣裏播滿着歡呼，人越擁越擠，呼聲也越喊越高了，這個京都，當隸屬於他；這座聖殿，更是默西亞的聖殿，他的門徒們想到這層，更是覺得趾高氣揚了。

奇怪！在這種得意的情景之下，人們想在耶穌莊嚴的聖面上找到一副笑容時，却瞧見他在淌着淚水。於是一部份的人，突然驚訝而靜默起來。

聖路加述說：「耶穌走近望見日路撒冷時，就哭，他說：『呀！現在還是你的日子，巴不得你認識那關係平安的事；但是那些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隱藏的了！』因為日期將到，你的仇敵要周圍掘壕築壘包圍你，四面把守圍困你，又要把你以及你內中的子民，都傾倒在地上，不留一塊石頭在石頭上，因為你沒有認識看顧你的時候。」

這些話是多麼的慘痛呀！耶穌的淚，又多麼的動人呀！假如如德亞人，因

見他爲了辣匝祿的緣故而流淚，曾說：「看呀！他多麼愛慕他呵！」那末，讀史者看到他今日向着日路撒冷哭泣時，也可說：「看呀！他是多麼愛他的祖國以及他的民族呵！」

這聖殿，這城樓，將來只存一片焦土。未來的亡國慘禍，不斷地在他的腦海裏湧落着。痛心的，倒不是這些歌舞歡迎他的人群，而却是這些人靈的喪失。另外此時，應驗了若望經前言上的一句痛心的話說：「他來到自己的本鄉，自己的人却不收留他。」在歡呼鼎沸聲裏，耶穌却浸沉在先知的預言中，憬憧着將來的一切。隔了四十年，他所預言的一切，在紀元後七十年的恐怖的一年上，完全應驗了。他今日預見了日路撒冷的斷牆殘壁，預見了坍塌的屋宇，街道中縱橫着的屍首，烟火焦土裏遺棄了的死孩，婦女的受辱，孩子們的慘受殘殺：唉！滿城磚礫，滿地血肉，劫後餘生更做了可憐的俘虜，再遭着非人的刑罰。他想到這裏，預見到這裏，不覺悲從中來，而涕泗交流了。按聖路加的語氣，當時耶穌不僅是愴然泣下，而實在是號啕嗚咽。

群眾見了耶穌極度的悲痛，大家就停止了呼喊，空氣頓時沉寂下來，是故當大隊人馬由東南貧民區進城時，已是鴉雀無聲，風景肅然了。

### 到達聖殿之後

不久，人們的興致，又在耶穌的周圍漸漸地恢復活躍起來。人群又擠得越聚越厚，新加入隊伍的人們，雅興更是比眾不同的熱烈，口號又陣陣的高呼起來，聖瑪竇記述：「他一進了日路撒冷，闔城都驚動了，說：『這是誰呢？』」百姓答說：『這是加里肋納匝肋的先知耶穌。』」

這件新聞，風一般地傳遍了全城。耶穌的四周，擁擠得人山人海。那輩急急要謀殺耶穌的法利叟們，見了更加難熬起來，他們互相竊竊私議着，失望似的說：『你們看！我們毫無所得，普世界都跟他去了！』」

人們終於到了聖殿門口，在那裏常有大批的病人與苦人，群集着，向路過的人求哀矜。幾時他們一得着耶穌將要經過的消息，瞎子與癱子，都擁進聖殿到他跟前來了，耶穌的聖手，重復大施慈悲，減輕他們的病痛，按手在他們的額上，「他就治好了他們。」

這些聖蹟，重複掀起了群眾的歡呼與叫喊。朝聖的人們，爲了敬重聖殿起見，尚不敢在聖殿內盡情的高聲歡呼；只是那些在半路混進隊伍的兒童們，却興致十足地毫無禁忌，開始不斷地拔挺了他們清脆的嗓子，大唱他們從學堂裏學習來，爲帳篷瞻禮唱的賀三納萬歲歌，於是「賀三納！達味之子萬歲！」的尖銳的呼聲，震動充盈了全殿。

這震動全殿的尖銳的歌聲，把住在內殿徧院內的司祭長與經師們，引出來了。他們個個氣忿忿的趕到耶穌前面，恨恨地責問着說：「這些人說的什麼？你聽見了麼？」

耶穌淡然各應說：「聽見的，你們不會念過麼：『你從孩子及吃奶小孩的口裏，取得了完全的讚美。』」

歌聲歇了，盛怒的司祭們也離開了。聖史若望獨留給我們一樁值得記念的事件；在殿前，一塊爲異邦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廣場上，有幾個希臘人，

他們雖不信奉如德亞人的宗教，他們却也同情於這宗教，因為聖史給我們說：「他們在瞻禮日上，也來敬拜天主。」

聖史接上說：「他們到了斐理伯眼前，就是加里肋伯撒意達的那一位，他們求他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但是多考慮而明智的斐理伯，不願把這件事呈報師傅，他知道司祭們因着孩子們的歡呼，已是心中憤然了；倘若他們瞧見耶穌與外邦人相接觸，而且又在聖殿之內，那他們的毒恨更將按納不住哩。」

斐理伯乃從人群中溜出去，到安德肋跟前同他商量，安德肋却以為這事不應該不作報告，於是兩人一同來見耶穌，報告了一切經過的情形。

耶穌在聖經上，至今尚未公然向異邦人傳過道，他曾說：「他的來只是奉命為義撒厄爾家失路的羊。」他也知道，在如德亞人與異邦人之間，原隔着一道天然的長城；但這垛城牆，就將給他的死亡而同古教同時倒毀。故當時耶穌一得這批異邦人求見的消息，就覺得快樂，他預見了自己受難的效

果，於是他一面固對於那將受的極刑發生恐慌，但一面却也因預見全世界將改換新局面而覺得安慰，於是他欣然興奮的說：

「人子得光榮的時候到了！我老實告訴你們；若見麥粒不落在地裏死了，只有那一個粒在着；若是死了，就能得許多子粒！誰愛惜自己的性命，必至於失了性命；誰在現世惱恨自己的性命，就可以保存自己的性命，至於常生。誰要當我的僕役，就該跟隨我！我在那裏，將來我的僕役也在那裏。誰若奉事我，將來我父必光榮他！」

當耶穌第一次啟示救世奧蹟的時候，我們早已聽見過這般論調。他對門徒們說過，棄絕自己是必要的條件；誰要保護自己的性命，就要失去自己的性命；誰願意失去它的，却能得活而至於常生。生命的秘訣，是在自願犧牲。可惜我們被現世的事物矇蔽了，大概只留意現世，而不能悟徹現世只是個試探場所。麥粒之喻，就是這層道理的疏解。當秋雨淋漓的時候，麥種播在田涯裏，種子腐爛裂開，好似無聲無臭地死在地下了，黃土已做了它的坟墓；但



是不久，它萌芽放蕊，寢假而在夏天炎日之下，莠出麥穗了。人也是這樣，犧牲克己，是死在外表，而實際就因之而結出常生的果子來。耶穌先給我們立了表樣，勸人勿求比他有更好的遭遇，「徒弟不能勝過師傅。」我們的神聖的命運，就是在跟隨耶穌，他說：「誰若奉事我，將來我父必光榮他！」試問再有什麼事，情比了受聖父的光榮更為偉大呢？

耶穌想到受難的時刻逼近，他預言的一切都將應驗了。現在看他說話時的語無倫次，可見聖心中那時的攪亂，以及至情的流露。

他喊說：「現在：我心神慌亂！我可說什麼呢？父啊！救我脫免這個時候罷！但我的來，正是爲這個時候！父啊！光榮你的名字罷！」

他已好似已在嘗四天後的臨終的恐怖了；可是他又立刻抖擻精神，意志堅決地完全接受了聖父的旨意，甘心情願，犧牲一切，爲得從魔鬼手中奪回這世界，改變普世的局面。

這時天上有聲音回答說：「我已經光榮了，我還要光榮！」

這個來自天上的聲音，好如打雷一般的響徹雲霄，衆人都聽得了；但只有少數人，聽清了那聲音的意義，若望宗徒就是其中之一。有些人說：「這是天神同他在說話！」至於站得稍遠的一些人，只聽得那聲音，轟轟的如同打雷而已。

耶穌說：「來的這個聲音，不是爲我，乃是爲你們。」繼而又接下說：「如今是審判世界的時候，如今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我幾時從地下被舉起來，必要吸引萬民都歸向我。」

聖史給我們解釋，說：「他說這話，是指他將來怎樣死。」就是在說，十字架上的死。

這預言，現今逐字逐句的應驗了。這是什麼奧蹟呀！這個十字架有什麼神通呢？因爲是從這個義人釘死在上之後，它竟提高了我們，改變了全世界的局面：沒有這十字架，我們依舊是坐在黑暗中的蠢愚無智的蠻夷。無論科學，文化，哲學，都不能起來相替，它給我們講了犧牲的大道，它是人心、家庭、以

及社會上道德的基礎，這十字架，給全世界豎起了一條人類的法律。「若是麥粒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得許多子粒！」「我幾時從地下被舉起來，必要吸引萬民都歸向我；」現在我們張眼觀看，這句預言，豈不是已徹底地應驗了嗎？

可是這句話，那時候，還是一個謎。在場的如德亞人，只是渾統的懂得耶穌說的是在指默西亞，故他們驚奇而帶些諷刺的口吻，問他說：「我們聽見律法書上說：『基多是永遠常在的。』怎麼你說，『人子要被舉起來！』這人子又是誰呢？」

當時人們在耶穌的說話中，已不再記得大尼厄爾先知的預言了，先知每次說起『人子』的時候，常表示出那『人子』的溫和、慈善、忍耐、謙抑。大尼厄爾說：「我眺望着夜景，在雲霓中他來猶似人子；他直來到老人那裏，人們領他到他面前，他給予他統治權，王國、榮光、衆百姓及全世界，都爲他效力，他的統治是永久的，他的王國是不能摧毀的。」

這段偉大的預言，論到超性方面，在耶穌身上，完全應驗了，可是群眾那裏會懂得明白呢？

於是耶穌指着西山落日處，簡單地回答他們說：「光亮在你們當中，還有多時候，趁着有光亮，就該信從光亮，為叫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耶穌說了這話，就避開眾人，自己隱藏去了。這是他說話太長久時，打斷話頭的良法。他也往往在講道完結時，說了一句激動人心的話之後，便截然而往，令人自去推測尋思。

天將晚時，耶穌靜靜地在聖殿四周繞道兜了一周後，便同了十二宗徒出城回伯大尼去，也許他覺得住在城裏不穩；或許因為無人收留他，終之那天，他仍不辭艱辛的，從蜿蜒不平的山路上，步行回到鄰村朋友家裏去了。

## 第二章

敵黨尋釁失敗

谷，拾壹，一二一三二，  
谷，拾貳，一一一三四，

(三十年四月三日四日)

罰樹枯萎

敵方陣容

尋釁失敗

二子之喻

惡農之喻

屋角石喻

納稅問題

復活問題

撒黨敗退

最大誠命

罰樹枯萎

次日早晨，耶穌四周的人群，已不像昨天一般：非但歡呼聲不再在空氣裏蕩漾，而且人心也不像昨天的興奮了，只有站在耶穌身旁的宗徒們，看去信德雖不致如何動搖，但也已需要重複堅固及鼓勵一番了。

時遷境移，人情的冷熱，竟如是的遽轉？白日那般熱烈，傍晚竟沒有誰來

招留耶穌，及款待他的門徒們。我們知道耶穌在瞻禮二，即四月三日那天，走出朋友家往日路撒冷去的時候，竟然覺得飢餓。聖史瑪爾谷也認真地記載着說：「次日早晨，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那麼，難道瑪爾谷大招待不週；難道耶穌，昨夜一些也沒有甚麼東西下肚；難道他就在辣匝祿屋外徹夜祈禱了不成？還是次早他並未進屋而立即動身了呢？究竟什麼緣故？我們也無從得知，只知道救世主今次的飢餓，指示給我們，他遠離一切凡人所追求的事情，而且乘機給我們一個絕好的聖訓。

聖瑪爾谷接下說：「他遠遠望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着葉子，他就上前去，看看樹上有沒有菓子？到了樹下，只見密密層層的葉子，因為不是收菓子的時候。耶穌就向那樹說：『從今以後，永遠沒有人吃你的菓子！』」這話他的門徒都聽見的！

我們屢能見到，聖經上這種類似的記載：「他的門徒不懂得他所說的話。」『雖然這裏，這句話沒有明說，可是定含有同樣的意義。門徒們在平時

既覺得了解比喻極感困難；那麼，耶穌這次的動作，當然更難於明白了。

話且說回來，當時耶穌是饑餓了。耶穌往往在一件物質的尋常事件上，轉話到超性界去的。現在是從肉體的饑餓，引出他對於那些忘恩負義的民衆表示難受。他遙見一棵濃葉盛茂的無花果樹。這棵象徵法利叟們只圖外表，不求實際的菓樹。耶穌雖然也知道還沒有到收菓子的時候，因為無花果樹最早也得在六月初旬開始成熟，而那時還只在四月初頭呢。而且他原也知道這還是一棵不能結菓的荒樹。可是他依舊走近那樹，徧尋菓子不着，只見濃厚的葉子，團團如華蓋，他就咒罵了那樹。

在不久之前，耶穌曾給門徒們講了種園田的人怎樣哀求主人，容忍另一棵無花果樹的比喻；怎的現在反咒罵起這棵無花果樹來的呢？這裏當然別有用意：須知宗徒們的信德，在法利叟們惡勢力之下，需要一再鞏固，於是便藉了這棵無花果樹，顯示了他高大的德能。

四月三日，瞻禮二的那天，耶穌就逗留在聖殿內，施訓誨衆，人們又團團

把他圍住。雖則民衆，已不似前夕的那般興奮，可是對他的教訓，依舊表示好感。那天耶穌同了他的宗徒們，回到伯大尼，或回到阿里伐山西側的日色莫尼花園時，已是很晚了。

瞻禮三清晨，就是四月四日的那天，當耶穌同宗徒們重新進城的時候，瞧見昨日那棵被咒的無花果樹，已經從根到頂的枯萎了。一伯多祿憶起昨天的事件，說：「師傅，看呀！怎的這樹立時就枯乾了呢？」耶穌回答說：「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德，誰給這座山說：『一起來投到海裏去吧！』凡心中不疑惑而相信他所說的，那麼，事必能成。因此，我對你們說：你們不論求什麼，你們當相信必得所求，那麼你們將得着了！」

在這咒罵無花果樹的事件上，原有兩層意義：一層針對法利叟，一層對宗徒們。可是耶穌隱了對於法利叟的一層，而只對宗徒們講了一個教訓。從阿里伐山頂遙望，隱約可見到死海，塊然橫在煙霧裏。耶穌的話是：倘若有信德，就可以搬動這座阿里伐山到那死海裏去，而且還可以移動比這座山更



龐大的事物，到更遠的地方。因為在超性方面講，天主所施行的奇蹟，比了這咒樹致枯，還勝過萬倍哩。耶穌一時不明講，只把移山投海的事來作隱語。

### 敵方陣容

耶穌在教訓宗徒們的時候，他的仇人們，也正在暗中活動，進行他們的毒謀。

仇人們活動進行的細情，簡樸誠實的聖史們，只給我們敘述了一個輪廓，雖則我們很願意知道在耶穌的仇人中，誰是最激烈的份子；他們為什麼要仇恨耶穌；他們又如何下了謀弑耶穌的決心。凡此種種，都是受難慘劇內的『模糊部分』。在下數章內，我們將竭力設法，務使這些模糊部分明朗化。

第一件確實的事情，就是如德亞人中有勢力的，決意要謀殺耶穌。判決他死的是蓋法，可是蓋法還等着機會。他手下的司祭長，經生及法利叟們也正在急切找尋機會，只恨一時不得要領罷了。他們知道要解決耶穌的方法有兩種：或是掀起民衆的暴動，而突然處之以死，這樣還用不到什麼訴訟的手續；或是正式向羅瑪官長起訴，而待其判決。第一種方法，並不需要蓋法的

參與，只要數名爲首的擒住機會，揭竿起來，就可激起民衆，在幾分鐘之內，用亂石把他擊死。這般，羅瑪巡警決不會來譴責交涉。大司祭蓋法也很贊成這種巧妙的手腕。假如這計策成功的話，那末爲耶穌的仇人們，真是件極大快心事。否則只有正式上訴的一法。那時蓋法自當竭力催迫般雀比辣多，給他一個符合他所期望的判決。

聖瑪爾谷記載這些小丑角逐的動態說：「司祭長及經師並民間的紳士們，都謀算着殺他，但想不出法子來，因爲百姓都很喜歡聽他。」

這裏先應注意的，是認清耶穌仇人中的中堅份子。大部分的議員看來似乎一致要弑害耶穌，行見主動的最高裁判所，就由司祭部、元老部、經師部，三個團體集結而成：其中共分七十一組，每組人數的多少，已無從可考。不過在司祭長一部內，有位聲勢赫赫的大司祭，就是執行一切的蓋法。他是在紀元十八年上登位的，前任的大司祭就是他的岳父亞納，此外再有貴顯的司祭家族中的家長們。這一部裏的人，大半是撒杜責黨人。他們大都是貪吝

政客，對於宗教却非常之冷淡。

所稱的元老部，就是那輩最富貴而最負盛名的紳士們，無疑地，在這一部裏，大半是法利叟。

經師們，都是些法律學士，他們與法利叟們聯絡最爲密切，他們全體幾乎都是這個黨裏的黨員，尼各德莫也就是其中的一個。

因此，耶穌的仇人們，可說都是如德亞議院裏的重要份子，經師與法利叟最爲激烈；司祭長既也加入搖旗吶喊；元老們，除了極少數之外，自也都表示仇意，把耶穌看作國家的危險品。

可是目前這輩大人物的毒恨，還有些顧忌，因爲耶穌頗受民衆的擁護。要謀害他，最好還是設計使他落於陷阱，因之可以煽動民衆，可以上訴羅瑪，可以達到目的。——下面便是他們惡謀的開始活動。

**尋釁失敗** 是大瞻禮三的一天，耶穌路過那一棵枯萎的無花果樹之後，進城上聖殿。民衆又齊集團住了他，聽他的教訓，聖路加對我們說：「他宣講

着福音。」

不一會，最高裁判所裏的司祭長，經師及長老們，總之議院中的各色人等，全有代表前來。於是人群愈擠愈厚了。代表中的一個中堅份子，發言打斷了耶穌的訓話，並且用判官審問罪犯的口吻責問耶穌說：「請你告訴我們，你因着什麼權柄，行這些事，是誰給了你這些權柄呢？」

耶穌按例是坐着施訓的。當他們近前來時，諒必也起身站立，用極鎮靜的態度，對付來勢洶洶的他們，民衆則傾全力注意着耶穌，空氣是非常之緊張。

耶穌當下就不抗不卑的反問道：「我也有一句話要問你們，請告訴我，若翰的洗是從天上來的呢，或是從人來的？請你們也回答我！」

自從若翰爲道致命之後，民衆更承認他真是一位先知。這裏所說「天上」就是指點天主。

半晌默然，議員老爺們的尊容上，頓現了窘狀，尤其是那位發言人。他們

面面相覷，找尋答語，可是一時找尋不出。聖瑪爾谷很形容盡緻的描寫他們的窘狀，說：「於是他們心中思想說：我們若說是從天上來的，他必要說：爲什麼你們不信他。若說是從人來的，那麼，他們又怕民衆，因爲民衆都承認若翰眞眞實實是一位先知。」

聖路加却明明說：「他們怕民衆要拿石頭打他們。」這般他們豈不是要害耶穌的，反而自害了嗎？這太不上算了？於是鋒頭遽然轉變。

耶穌的仇人們，窘得無可如何，只得老了面皮，嚙嚙吞吐地回答說：「我們不知道。」

耶穌也就坦然的向他們說：「那麼，我也不告訴你們，我是因着什麼權柄行這些事。」

難爲人的反而難爲了自己，真是自搬碌磚自壓腳。於是耶穌設了一個比喻，藉以提醒譴責他們說：

## 二子之喻

「你們看來如何？譬如一個人，他有兩個兒子，他來給長子說：

「我兒，你今天往葡萄園做工去。」長子答說：「主，我去。」他却沒有去。又來給次子也這樣說，可是他答說：「我不去！」後來他悔悟過來，却又去了。這兩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了父親的命呢？——他們說：「是次子。」

這一次，仇人們肯定的答覆了，他們對於第一個問題：「若翰的洗是從那裏來的？」他們遲遲不敢回答，因為他們推度情勢，大覺不妙。可是今次的答覆，却依舊是投入羅網。他們料不到耶穌所說的那個葡萄園主人的長子，就是他們自己；而次子却是代表其他民衆，尤其是代表那些被他們輕視的布彼加諾與罪人們。

他們幾度嘗試，要想在校詐的設問裏，引出耶穌答辭中的語病，那想弄巧成拙，反而先中了耶穌的巧計呢。

耶穌一得他們的答語，不待他們再加思索，立即下結論，並給他們一個可怕的判決，說：

「我老實告訴你們，將來稅員及娼婦們，要在你們以先進天主的國，因

爲若翰到你們這兒來，是遵着義德的道路，而你們偏不信他，稅員及娼婦們，倒信了他，你們見到這事之後，還是不悔改，不信他。」

議員們對於若翰使命的頑固不肯回頭，還只是他們反抗主召的初步；而他們重大的罪惡，却是在百般設計，謀害耶穌。

耶穌爲使聽衆，認明自己和仇人們的立場，又用了下面的一個更淺顯易見的比喻。

### 惡農之喻

耶穌說：你們再聽一個比喻吧：有一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酒槽，又造一座塔；然後將園子租給農人，就到遠方去了。將到收葡萄的時候，就打發他的僕人，到農人這裏來分收葡萄；誰知農人揪住僕人，打傷了一個，殺死了一個，用石頭砸死了一個。主人又打發了比先前更多的僕人來，農人還是一樣地虐待了他們，最後主人打發了自己的兒子到農人那裏；他以爲我的兒子去，他們必要尊敬了。豈知農人看見他的兒子，就彼此說：『看這承繼產業的人來了，我們殺了他，將來這些產』

業必盡歸於我們。於是他們就揪住他，拉出葡萄園去，將他殺害了。一

「幾時葡萄園的主人來到，將怎樣待那些農人呢？他必來除滅他們，將葡萄園另租給別的農人。」這幾句，便是比喻的結論。

事實生動如畫。這也可說是義撒厄爾百姓的史事撮要。耶穌用清晰有力的言語，說出他們的實在情形。先前，天主打發了大批的先知，可是大半先知，只受得同胞們的虐待；最後，天主便打發了他親愛的兒子，這兒子，耶穌很顯明地是在指點自己，可是他的遭遇，比衆惡劣。這也便是三天後，蓋法判斷耶穌該受死刑的把柄與張本。

這比喻，使耶穌仇人們的毒苗，發狂似的滋長了。比喻的結論，耶穌又預先叩了法利叟們惡勢力的喪鐘。雖以前，他們本是義撒厄爾人民的管理者，可是天主將奪去他們的治理權，而給予他人。古教將從此結束，而新教於是將替代繁興；一切權位也將從此轉移，從此革新。

耶穌爲叫衆人都知道他比喻寓意之所在，再說上一個比喻，來說明天



主的計劃。

屋角石喻

原來上面的比喻，用意極其顯明，是以一衆議員們，全體喊着說：『巴不得沒有這件事。』

耶穌注視着他們，對他們說：『經上說：『修蓋房屋的，所棄捨的石頭，倒成了屋角首石，這是主的工程，在我們眼中是奇妙的。』這經上的話，你們沒有念過麼？誰跌在這石上，誰就要破碎，這石頭落在誰身上，就要把誰砸壞了。』

這個比喻，更覺動人；受國家領袖們棄絕的耶穌，現在也宣佈棄絕他們。耶穌洞見他們要消滅他的心，始終未變；可是他並不因此而表示讓步，他依舊堅持他的主張，暗鬥愈形激烈，惡感也更來得尖銳化了。

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比喻，這明明是有意在說議員們，而且說得針針見血。他們也決不會懂錯，是以我們的三聖史都不約而同的說：當時倘若可能的話，他們定必老羞成怒，擒住耶穌而立刻把他處死；他們沒有敢如此做，

他們也有說不出的苦衷。因為他們雖則是地方上的要人，但也只是些高等亡奴。因最高法權已屬於羅馬人，他們雖要報復，但也必須由法律解決。他們知道羅馬對於這些宗教上的爭執，是不關痛癢的，所以終要覓得一個可以控訴他的理由，才可執行羅馬的法律。

何況民心依舊擁護耶穌。這些情狀，聖經上明明記載着說：「司祭長及經師們，當時就要下手拿住耶穌；但是懼怕人民，他們雖知道這個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但也離開他而走了。」

**納稅問題** 議員老爺忿忿的走了；可是他們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於是他們去尋新的方法來陷害耶穌，大概他們就去乞援於那些，平時同法利叟們不甚接近的黑落德黨的人。

那時正巧黑落德也在京裏過瞻禮，當然這些狐群狗黨，成群逐臭的緊隨着。為耶穌的仇人們，這些羣醜，倒是一支生力軍。這些人，明知納稅問題，為百姓，為羅馬，都是最着重的事件。民衆心裏自然厭惡納稅，因為羅馬人苛稅

太重，難以負擔，一方面也因為向外人納稅，便是屈服負辱的標記；而羅馬人，關於帝國統制下的人民，諸多容忍；獨有抗稅一事，却絕對視為嚴重。那些如黑王一般狡猾的群小，認清難題，於是便用進退維谷的問句，來籠罩耶穌：『只要問他：「納稅應該不應該？」倘若他回答說：「應該的，」那麼就可引起民衆的反感；倘若他說：「不應該的，」那麼可立刻上訴於羅馬官長，告其激動民衆，抗納租稅，因之就可處以死刑，這是一個百發百中的連環計，看他此番再能金蟬脫蛻不成？』

計劃既定，人們就走向前去，那些議員老爺們，却站在遠處，遙遙作壁上觀；只有那些不相識的黑落德的黨人，同了幾個法利叟黨的門徒，一本假正經地，扮出一副求教的姿態，鄭重其事的搬出他們的圈套。適當其衝的耶穌，迴避定已不及，那麼難道只有在大眾之前，束手就縛不成？且看聖經上當時的實情。

聖馬竇寫着說：『那時法利叟人退出去，商議怎麼因着耶穌的話，陷害

他。一聖路加更顯明的說：「他們就留心觀察耶穌，打發術士，裝扮義人，要在他的言語上得個把柄，將他交於有權有勢力的總督。」

耶穌受難時，抗稅，是主要的控訴點，雖則此番耶穌不會中他們的奸計，可是仇人們却不心死，三天後依然妄告他，誣告他煽動民衆，抗納租稅。

聖路加繼續記載說：「他們就向耶穌說：『老師？我們知道你說話講理，正直無私，不看是什麼人，但實實在在傳天主的道。』」

他們完全是用一套媚人諂諛的巴戲，來作個引子，在別人或許就要欣然心領了。可是在耶穌，決不歡喜這種虛偽的盛譽。前者某富少年，因着禮貌尊稱他爲「好師傅」時，尙且得到了薄責；何況他們這些滿懷虛詐的人，怎能得到他的歡迎？也徒見他們心勞計拙罷了。看！他們把擬定的腹稿，小心翼翼地問他說：『給責撒勒——凱撒——完錢糧，使得使不得？我們當納不當納？』他們以爲此番一定是已把圈套把他套上了。可是路加說：「耶穌明知他們的詭計。」聖瑪竇也說：「耶穌看破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善人，爲什麼試探

我？你們拿一個上稅的官錢來給我看。……」

在場聽衆，隨身少有帶這種納稅官錢的，故一時間很不容易得到。而耶穌異常鎮靜的態度，却把四週急待問題解決的民衆的心，拉了過來。人們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要查看官錢？他一定不是爲避免攻擊，他一定別有用意；因爲當人們設出難題時，他必按着真理與公道，作根本上的解決的。

官錢終於搜到了。這是一塊羅馬銀幣，耶穌拿了示給他們看，並問他們說：『這像，這字號，是誰的呢？』——他們答說：『是凱撒的！』——耶穌就接着給他們說：『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則歸天主。』

在這言短意深的答覆之下，三位聖史給我們一個同樣的描寫，述出設問者之驚訝，聖瑪竇說：『他們聽見就驚訝。』聖瑪爾谷也有同樣的口氣，聖路加却說：『他們在人民面前，不能在耶穌的話上，指出錯誤來，又驚訝他這個答語，就緘默了。』

後世讀者，看到耶穌這答語，也不能不稱奇叫絕。但是我們更覺得奇妙

的，不僅似黑落德黨人及法利叟們，驚奇耶穌的巧智：藉着一個羅馬官錢，解決了進退維谷的問題。我們驚訝稱奇的，是在耶穌的答案裏，還蘊着其他偉大的意義：就是劃清了政治與宗教，各自不同的任務。這答語，不僅是片面的、限時限地的、狹小的答覆；但却是一條隨時隨地，極普遍而又當實際奉行的金科玉律：就是給他永久的聖教會，同現世常在轉變的國家，指示了一條折衝交涉的常例。

羅馬官錢，在如德亞人的心目中，原是一種恥辱，是亡國束縛的表示。但耶穌這答語，也並無使民衆不快之處，因為倘若這塊錢是凱撒那兒來的，當然應當歸還給凱撒。

細辨耶穌的答語，是在指示隸屬，但也在宣佈自由。一凱撒的歸凱撒，一這不單爲納稅，而且也承認國民對於國家的義務。一天主的，則歸天主，一就是表示在國家之上，還保留着人良心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性律；這性律，往往被無理不人道的國家，所妄用，所束縛，所侵犯的。

## 復活問題

法利叟與黑落德黨人的陰謀，既歸失敗，民衆們反起了更熱烈擁護耶穌的心。雖則他們還沒有明白上面耶穌答語的深長涵永，可是他們覺得這回答很巧妙，很機敏，很值得衆人稱讚。但有幾個撒杜黨人，看見了法利叟黨失敗，便出頭來難爲耶穌，很想在巧辯上一試身手。

他們並不設什麼陰謀或圈套，因爲他們不是哲學家，而僅僅是政治的擅長者。他們中大概是司祭，同了那些守舊的法利叟黨人，意見是不相融合的。法利叟們在羅瑪鐵蹄下，肯忍痛安心的，是希望着默西亞的救援。撒杜黨人們，却甘心接受外人的統治，只顧目前的粉飾太平，而竭力與凱撒避免衝突。是以撒杜黨人們聽了耶穌，關於納稅問題的解決頗感滿意；他們此次問道，想要在衆人前一逞口才，並試試耶穌的智巧罷了。他們同法利叟們辯道，可說是家常便飯，撒杜黨只承認梅瑟的五部聖經，爲金書，他們藐視那些在法律上加出的種種傳說，他們以爲這些都是後人畫蛇添足的東西。在道理上，他們與法利叟最相反的，是關於肉身復活的一端。

從瑪加伯時代起，這端肉身復活的信條，早經大先知們，如依撒意大尼厄爾等承認了；而且在如德亞人民中，肉身復活的道理，也早已深入人心。法利叟們也視為虔信的一端。

撒杜責們却執守成見，他們否認天神與靈魂的存在。是以同時也否認肉身的復活。

最動人的，却是耶穌的極度忍耐：詢問，攻擊，好奇，試探，或懷着惡意而來冷嘲熱諷，或竟暗設圈套而存心加害，或問題粗鹵卑鄙，或設辭陰險惡毒，耶穌總是抱着誨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勸，藉以給當時及後世的人們，種種為身靈有益的聖訓。

撒杜責人當時前來問耶穌說：「師傅，梅瑟給我們寫了這法律；若一個有妻子的人，沒有兒子，就死去，他兄弟就該娶他的妻子，為給他哥哥立後。從前有兄弟七人，行一的娶了妻，沒有兒子就死了，行二的就娶了她，也沒有兒子就死了，行三的又娶了她。七個人都是一樣，都沒有兒子就死了。末後那



個婦人才死的。七個人既是都娶過她的，在復活的時候，她可是他們那一個的妻子呢？」

當大衆之前，這般粗魯的問題，却能引起一般愚民的注意，並引起聽衆的鬨笑。

無疑的，撒杜責們是有意當着法利叟之前，設這種發噱的問題，來嘲弄他們。

耶穌這次不忽視他們這個打趣的問題，並不是爲要制勝，但是爲教訓他們。他便利用這個機會，給門徒及後世人，一個深長有益的教訓。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所以錯誤的緣故，豈不是因爲不懂得聖經，並不明白天主的全能麼？人從死人中復活起來，男也不娶，女也不嫁，今世之人，也娶也嫁；但那堪當得來世，堪當從死人中復活的人，他們也不嫁，也不娶，因爲他們不能再死；他們既是復活之子，就如同天神一樣，爲天主之子。」——  
這個簡單清新的答案，非但攻破了撒杜責人的陳見，而且也攻破了法

利斐們的誤解。因爲法利斐們妄想復活後的肉身，將復還現世的生活；他們中有幾個自命爲明哲的人，還妄想復活後的女人，當有可驚的生育力。這個幻想，現在給耶穌完全推翻了，他只用一句話來包括：『如同天上的天神一般。』因爲現世男女之必須結合，無非是避免人類的滅亡，結婚便所以保持人類，使之傳殖。可是復活起來的人，不再受死的束縛，故不再需要結婚了。天神不必行婚事，那末天上的人既似天神一般，自可不必再有婚姻，因爲到了那時候，肉身猶若靈魂，不再若現世的靈魂附從肉身了。

又是三言兩語，詳解了這個重大問題。耶穌說的話，爲我們常是一個不能汲涸的活泉。

## 撒黨敗退

耶穌又用了通常的原則，解決了他們所設的難題。爲要徹底糾正撒杜責們的錯謬，爲要折服他們的誤解聖經，因爲在他們的設難裏，實含有否認復活的意思，是以耶穌便引証了梅瑟書來糾正駁斥他們。

「耶穌說：『論死人復活，梅瑟在西乃山荆棘火裏，天主怎樣給他說的

呢？你們沒有念過麼？「我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

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乃是活人的天主，所以你們大大的錯誤了！」

這個答覆驟然聽來，覺得有些唐突，而好似又在打趣。說「天主是諸聖祖的天主，」怎就可作証靈魂不死不滅的道理呢？但稍加推索，耶穌的答辯，已足塞住撒杜責人的嘴而有餘，幾個在場傍聽的法利、斐聽了，不禁要喝采叫絕說：「師傅！你說的好！」而聖瑪竇說：「衆人聽見，就奇妙他的道理。」

耶穌在這裏，表示出天主的尊威。無窮常生的天主，屑肯自稱謂「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他把那些人名來陪襯自己，明明爲表示在他們活着的時候，言行中悅於主，而現在已得賞報；倘若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只是些死人，那麼他們的一切，已和他們的屍軀，早已同歸於盡；天主又何必再提及他們呢？現在天主却向梅瑟提及他們，是明示他們肉身雖死，而靈魂猶還活着哩。

耶穌駁斥撒杜責人的道理，也可說就是身後有賞罰的明証。假如人生

是一死百了，再沒有賞善罰惡的話，那麼我們的天主，將是怎樣的不合理，而且不公正；世界上，也再有誰肯行善受苦呢？

現在天主屑肯把這些古聖祖來陪襯自己，就是無異天主親自把古聖祖列入聖品。倘若人們的善功同了罪過，死了同屍體同樣的化作烏有時，那聖人不聖人，更再有甚麼意義？

這便是耶穌要人懂得的真理。他說的，既具體，又通俗。

### 最大誠命

撒杜責人的敗退，很使法利叟們慶幸活躍，耶穌的答語，也很使他們中悅惹聽。聽了耶穌所說的真理之後，聖若望記着說：「在首領中，有許多信從了耶穌。」

這位有問必答，有難必解的耶穌，他們一時還捨不得無言而退，於是其中有一部份法利叟人走前來，向他善意的請教。

他們中有人對他說：「一總的誠命，其中那一條是第一條呢？」  
我們知道在葉里谷的會堂裏，已經有過這種類似的詢問，耶穌曾把一

個好的撒瑪里人的比喻來說法；可是上次是發問人自作結論，而這次却是耶穌親口講道。

「耶穌回答說：『一總的誠命，其中第一條，是義撒厄爾人聽着，你的主，天主，是獨一的天主：你當用你的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你的主，天主。這是第一條誠命。第二條相似的，是，你當愛人如己。再沒有別的誠命比這兩條更大的。』」

耶穌在這裏，又是寥寥數語，發揚了宗教的偉大，以及他使命的高越。我們講到他，必說他是個宗教改革者。可是我們考察他全部的新經，可知他的改革，並沒有把已往的完全廢除；他常注意於自己的事業，同了前驅若翰保弟斯大的，以及上溯一直到梅瑟的一切，常是互相貫穿聯絡着。

在耶穌回答經師的詢問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答語絕不杜撰，他按着古經申命記中的原文，並如德亞人每天念的經本，引証了第一條的誠命。繼而又從梅瑟的勸味記中，引証了第二條誠命。

這答語，原無什麼新奇，但爲普世居在黑暗中的外教人，並爲那些受過天主默示而尙未明白的如德亞人，這當然是多麼新奇的事件。

倘若如德亞人每天兩次念該馬經的，尙還沒有做到法律上愛天主的誠命。那麼對於愛人的誠命，他們自然是固守過分的狹小主義，而把自己緊閉在陳舊的倫理圍牆之內。可是耶穌推毀了這墻，開放了這個狹小的門戶，所以他稱天主是「我們的父」，稱自己的近人爲弟兄，聯絡了愛天主的誠命與愛人的誠命，而且又給「近人」兩字劃出定義：就是指點一衆需要我們幫助的人。他說：「第二條誠命與第一條相似的，」這便是道理的結論。所以他的愛徒聖若望寫說：「誰說：我愛主；而不愛旁人的，是說謊的人！」

設問的經師，因着耶穌的回答，確切高尚，很覺感動，便欣然對耶穌說：「師傅，不錯，你說天主只有一個，除了他以外，並沒有別的天主，是據實說的；人當全心，全意，全靈，全力，愛天主，又當愛人如己，這個比一總全燔之祭，及一總祭獻之禮，更要緊！」

不遠了！耶穌聽了經師這幾句從心所發的老實話，便給他說：『你離天主的國』

## 第三章

痛斥法利叟

寶，貳貳，四一起  
貳叁，全

(三十年四月四日)

基多達味子

法利叟罪狀

孽賬的總結

悲思從中來

窮寡婦獻儀

衆人不信從

信德的光明

基多達味子

三十年四月四日，即聖主日內瞻禮三那一天的清晨，耶穌

的死仇：法利叟們，曾傾其全力來，同耶穌作最激烈的爭辯。可是耶穌早已識

破他們的奸計，拉殘摧腐地制勝了他們。民衆擁護他的心，更形鞏固了，他從

未這樣的顯露過談鋒，從未這樣的表示過堅決與神聖。

他也從未忘掉他在天聖父的計劃。他雖許多次顯明地自認是默西亞；



可是在這個名義之下，他始終拒絕人們所加給於他的，種種國家觀念的表示。他不願做現世的君王，他要衆人認清，他的王國不是今世國，而是天主子的神國。

也就在這點上，耶穌同法利叟的立場完全反對。他們從未有意停戰，雖則前章章末，載有小部的法利叟人，漸形同他接近；可是大部的黨人，正在積極地謀害他。並且就在這個時候，決定了他悲慘的前途。

爭論愈趨愈激烈了：法利叟人一致要陷害耶穌；耶穌也要根本上推翻他們錯誤的觀念，所以遂向這些桀驕凶狠的黨人，下最嚴厲的責斥。

但耶穌在責斥法利叟黨之前，還向他們作開導的最後嘗試，想藉此喚醒他們，教他們認識古經裏所說的默西亞，並不是世界上平凡的君王；而是勝過世界上一切君王，勝過一切大王的一個。

學士們明知默西亞是達味之子，耶穌也屢次用這名義講過道理。先知達味也曾預言了在自己的後代中將出默西亞。

有了問題，便發生了難題，於是也開始了辯論。聖瑪爾谷記載，辯論仍在聖殿之內；聖瑪竇却指出這辯論是對法利叟而發的，他說：「法利叟人聚在一齊。耶穌就問他們說：『論基多，你們的意見如何，他當是誰的後嗣呢？』」

他們答說：『是達味的後嗣。』

耶穌說：『既是這樣，達味蒙聖神默啓，怎麼還稱他為主呢？』他說：『主對吾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制服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達味既稱他為主，他怎麼還是他的後嗣呢？』

爲精通法律的經師們，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們不能不承認耶穌所引証的話，是在指默西亞；他們也不能不承認達味寫這些詩篇時，是具有聖神的默啟的。可是這句原文的原義，爲他們真是不知其所以然。

當然沒有人能回答耶穌的問題。他們中也有人明知在辯論上，是不能捉着他的疵病的；但他們却決不肯因之而棄甲投順。

聖瑪竇結論說：『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句話的，從那一天，也就沒

有人再敢盤問他了。——貳貳，四一—四六。

公開的辯論，就此完結，法利叟們只得懷着滿腔無名火回去。民衆更是傾向着耶穌。他們在民衆方面，既得不到什麼幫助，於是只有用陰謀奸計及武力來把他解決。

衝突，是一條現世不能避免的律。仁慈的天主子耶穌，猶終生碰到了那輩頑固不化的人。他的慈愛，遭到了毒恨；他的福音，遭遇了反抗。因爲仇人們不斷的反抗福音，於是下面罪狀的宣佈。

### 法利叟罪狀

關於罪狀的宣佈，聖瑪竇記載得更是淋漓痛快。耶穌流利的口才，陳琳檄也當退避三舍；這絕不是現世的『功名禍福論』，而却是人靈的爭奪戰，是救世主的傳檄，是要給人民截斷靈魂上的虐王的軛，揭示假仁義的內幕，作人類良心的傳聲筒。這罪狀，宣佈了最神聖，最高尚，最不可錯誤的判決。我們且聽他的判詞：

一、經師及法利叟人坐在梅瑟的座位，所以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事，

你們自當遵守奉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說的是，行的非；他們拿那沉重挑不動的担子，捆放在別人的仔肩上，自己却是連個指頭也不肯動一動。凡他們所做的是，都是為圖人看見，錦帶必要寬的，衣飾必要長的；赴席喜歡坐首座，在會堂喜歡佔首位，又喜歡人，在街市上，給他們請安，稱他們為『老師！』

「到底你們，不要好為人師，因為你們的師傅，只有一位。你們都是弟兄，也不要稱世上的人為父，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個，就是在天之父。你們也不要稱為師長，因為你們的師長，只有一位，——基多。——你們中，誰是最大的，誰該做你們的僕人。凡人高抬自己，必要受壓伏，凡人謙下自己，必要被舉揚。」

「經師及法利叟，你們假善的人們，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在人前頭，關了天國的門；你們自己不進去，那要進去的，你們也不讓他們進去。」

「經師及法利叟，你們假善的人們，是有禍的！因為你們走遍了洋海陸地，勸一個人進教，進教以後，你們却又叫他成為地獄之子，比你們（的惡）」

還加兩倍。

「瞎眼的首領，你們是有禍的！你們說：『誰指着聖所發誓不算什麼；誰若指着聖所裏的金子發誓，就該踐行。』又昏又瞎的人哪！是金子，還是聖那金子的聖所爲貴呢？你們又說：『誰指着祭台發誓，不算什麼；到底誰指着祭台上的獻儀發誓，就該踐行。』瞎眼的人哪！什麼爲貴？是獻儀，還是聖那獻儀的祭台呢？所以誰若指着祭台發誓，就是指着祭台，並那祭台上一切所有的發誓；誰若指着聖所發誓，就是指着聖所，並那居住在聖所內的天主發誓；誰指着天發誓，就是指着天主的寶座，並坐在那寶座上的發誓。

「經師及法利叟人，你們假善的人，是有禍的！因爲薄荷，茴香，芹菜，你們要抽獻十分之一；那法律上，更重要的公道，仁慈，信義，你們反不留心，這更重要的，是必當行的，那事也是不可缺的。瞎眼的首領哪！蠅虫子你們濾出來，倒吞下了駱駝去！

「經師及法利叟人，你們假善的人，是有禍的！因爲你們擦淨杯盤的外

面，裏面却充滿着賊贓，貪慾。眼瞎的：法利：叟：人：哪！你先擦淨杯盤的裏面吧！那外面也自乾淨了。

「經師及法利：叟：人：哪！你們假善人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如同粉白的墳墓，外面好看，內裏却充滿着死人的骸骨，及各樣污穢的東西。你們正是這樣，外面叫人看着你們是義人，內裏却充滿着罪惡和不義。」

「經師及法利：叟：人：你們假善人是有禍的！因為你們修蓋先知的墳，裝飾義人的墓，你們也說：『若是我們與我們的先祖同時，必定不同他們一齊傾流先知的血。』這是你們自己，證明自己是殺先知者的後人了！你們先祖的分量，你們盈滿了罷！你們這些毒蛇的種類！將來怎能逃避地獄的刑罰呢？所以我要打發先知，賢士，經師，到你們這裏來，他們裏頭，有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的，有你們要在會堂鞭打的，有從這城趕到那城去的。叫凡傾流地上的義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就是從義人亞伯爾的血，直到你們在聖所與祭台中間殺死的、巴辣基的兒子匝加利的血。我老實告訴你們，這一切罪孽，都要

歸到在這一代人的身上！——貳叁，一—三五·

### 孽脹的總結

基多所最深惡痛絕的，再沒有如前頁裏、例舉出來的罪狀

了；但這罪狀的成分，究竟是什麼？

這罪狀的成分，是：驕傲，假善，惡表，毒恨。也就是法利叟主義的成份與要素。耶穌在受苦受難的前幾天，宣佈了他們的這張罪狀，也是爲證明殺他的主動人，就是他們：法利叟。耶穌是世人的救星，但他們却是人們的死亡！我們且凝目注視，細察他們的醜態，爲的能更清晰地認識他們，甚至見了他們的黑影也要迴避。

驕傲——驕傲是衆惡之根。有了傲根，便要時時事事，盛氣凌人。自以爲舉世庸濁，惟我獨尊；可以叱咤呼喝，支配衆生；首位必須我霸佔，名利只許我去爭。固執不聽善勸，知惡不肯遷改，因爲只有人家錯，那有我不是！

——他們赴席喜歡坐首座，在會堂喜歡佔首位，又喜歡人在街市上，給他們請安，稱他們爲老師！——這是法利叟們的素描。

他們可說是未來的假基多的肖像。終耶穌的一生，他們是反抗者，他們不理睬，不合作。他們寧可因恨而死，但不願在天主的權威之前，低頭示弱。雖然耶穌懸在十字架上時，曾爲惡衆求宥說：『他們實不知所爲的。』其實在這些人，却是事事處處，明知故犯。

這是地獄中的罪惡，他們因了這驕傲，竟藐視天主的愛情，不情願服從上天的旨意，既不信耶穌在他們眼前所發的聖蹟，更不要說去聽從他的教訓；他們也不承認耶穌的不能犯罪的特性，也不佩服他言論的溫柔；而且怨恨他的忍耐，忽視他的誠懇。聖心的熱愛至誠，在他們身上，不能發生半點效力。他曾對宗徒們說：『對於那些不願接受他們的人，要拭去鞋上的灰塵。』我們纔念過的法利叟們的罪狀，就是：固執不聽善勸，背叛聖神的驕傲。

假善——假善是驕傲之果。當人們懷着統治衆人的野心，而要高居在衆人之上時，必矯飾爲善，假仁假義來吸收人心。假善是真誠的死仇，但假善也會披上真誠的衣裳，慈悲的外套：所謂狼披羊皮，便是這假善偽仁的真面目。



假善的人，必矯作誇大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滿口仁義道德，滿心奸淫險詐。假善，西文是以包克利，希臘文原義是解說演劇員；是花臉，是小丑，是一切偽飾者。耶穌更貼切的說，是一粉白的墳，一是終日喃喃的念佛婆子；是濾出蚊蚋吞下駱駝的人。他們也不分皂白，更顛倒是非，眼裏只看見殿裏的黃金白銀，却忘掉了聖殿與聖殿中的天主。假善同了真實，是絕對地永永背道奔馳着。

惡表——惡表便是假善的第一果。假如法利叟只懷着內心的驕傲，不事外表矯飾，不以謬理惑人，而只是獨行其非。那麼，或許耶穌不致如此的破口責斥，而反將加以憫憐。無奈他們不是這樣，凌弱欺小，陷害善良，他們的行為，正與耶穌的行為相反。他們真是無異強把耶穌棧內的羊群，搶出投入陷阱。這一點是最傷耶穌的聖心，爲人類也是最危殆的行為。

在前，我們曾見過，耶穌如何疾首痛心的責斥那些立惡表的人。這惡表的罪，近代有人稱爲一學者的叛逆，一卽所謂上級者對於下級者之思想言

語，或文字上之種種惡影響。是以這裏也可說：禍哉，那些加增人類仇恨殘殺的學問！禍哉，那些用錯的學識，以誤傳誤，引人走入錯路的文人學士！可惜耶穌在受難前夕，責斥法利叟們的話，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還能引用，事實還在實現！

毒恨——法利叟們對於耶穌的那不解之怨，真可說是謀殺天主的仇恨。這毒恨的深，怨之切，如今我們念聖經的人念到這裏時，還覺得驚奇納罕：驚奇的，是耶穌的良善，何以反促進他們的尋釁挑唆；納罕的，是他們毒恨之液迷了心，何以必要置耶穌於死地而後快。其理由，或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驕傲，假善，惡表，是引子。而衝動最高裁判，所判決耶穌死的是毒恨。唉！難道耶穌的嚴加申斥，說的過火了？難道最高的審判者，無權宣佈全世界，全人類，最灰黑，最重大的罪孽嗎？當時耶穌結束判詞，說：「你們這些，都是殺先知們的敗類，你們的祖先，沒有做成的惡，你們來把它盈滿了。唉！毒蛇，虺種，你們怎能逃避地獄之火呢？你們殺人不怕血腥的手，還以為殺的不够爽快嗎？」

我遣我的門徒前來，你們也是殺的，趕的趕了。嗜殺的人呀！從亞伯爾的血，到巴辣基之子匪加利的血，都將歸到你們身上。」

「前人種樹後人涼，」固是不錯。但須知前人作的孽，後人亦須受累，何況前代列祖列宗的罪過，確由這代孝子順孫來滿盈的呢。宜乎從亞伯爾以來的血賬，都要向這代法利叟們結算。請看他們拒絕福音，釘殺基多，完成了他們列祖列宗所不會完成的罪孽。那麼，他們的遭到國破城亡，聖殿被毀，實是罪有應得。

### 悲思從中來

是以耶穌最後說：「我真實告訴你們，這一切都將歸落在這代人身上。」他預言了這個負恩的國土將受的嚴罰。他慈善的聖心，忽覺悲從中來，於是嗚咽悲嘆着說：「日路撒冷！日路撒冷！你常殺先知，又用石頭砸死那奉遣到你們這裏的人，我多少次願意聚集你的子民，如母雞聚集雛雞在她翅下，可是你偏不願意！」這是何等痛心的怨嘆！這簡直是撕心的泣訴！

最後，耶穌用一句深奧的話，結束了這個預言說：「你看吧！你們的房  
屋，將給你們留存一片荒地。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直到你們說：『因主名而  
來的，其受讚頌』時，你們將不得再見我了。」

這句話裏，表示着兩個時期：就是古教會堂荒蕪，聖殿頹廢，所待默西亞  
的錯認，與茹達主義的失敗；第二是如德亞民衆的悔改，他們將對基多說：「  
因主名而來的，其受讚頌！」

### 窮寡婦獻儀

憂急求慰，是人情之常。耶穌想到這個京城將毀的慘狀，悲  
痛難忍，乃不得尋個分心閑散事來自解。他那時看着人們從殿裏聖庫邊出  
出進進，他就走向聖庫，面對聖庫坐着，看那些熱心的如德亞人，捐獻祭儀。

聖瑪爾谷拾貳，四一—四四，記着說：「耶穌面對着聖庫坐着，看衆人怎麼樣  
在裏頭捐錢。有好些財主，捐錢捐得很多；來了一個窮寡婦，只捐了兩個小銀  
錢，合起來，只值一個大錢的四分之一。」

耶穌在旁冷眼看着，他便將利用這個事機，來給宗徒們及後世人一個

教訓。事實上大概如此，富有的財主們，把銀錢一把一把的投入錢筒，鏗鏘朗朗的錢鳴，引起旁觀者的注視與歎羨，滿足了財東們獻欸的用心。並且反襯出了那個窮寡婦，退退縮縮，胆怯怕人，默默地投了兩個小錢的寒酸。

可是一切不能逃出吾主的觀察，於是耶穌一立刻叫宗徒們來，給他們說：『我真實告訴你們，這個窮寡婦所捐入聖庫的，却比衆人爲多，因爲衆人都是捐他們的富裕的；獨這個寡婦所捐的是她的不足，是她的全部家產，是她爲養命的一切所有。』

因爲天主只看人的心意，而不在捐錢的多少。

## 衆人不信從

這裏聖若望教我們對於耶穌的傳教生活，作一個回顧。雖

則耶穌責斥法利叟的話，他沒有記載；可是這一定已是耶穌傳教生活快將結束的時期。在加里肋，被民衆一度棄捨後，耶穌只剩這幾個門徒同他相伴了，同他可以密密談心的，也只剩這幾個相知了。咒罵葛法翁，棄捨高老匝音，棄捨伯撒依達，結束了加里肋的傳教；咒罵法利叟，預言京城被毀，也就結束

了茹達的傳教。人情而論，這是最傷心的一頁：大半的民衆，暗地捨棄了他。福音的慘劇，是這般構成，全部的人類史，也可以說將是這般完成。這便是善神與惡神，天主與撒殫的戰爭。福音未開始之先，在曠野嚴齋時期，我們已見到耶穌與撒殫的戰爭。在若望經前言裏，也早已提及惡神暫時的勝利。外表看來，耶穌在十字架上，似乎是戰敗了，但這正是他勝利的先聲，我們不可只看慘哀的外表而下判斷。不見嗎？當耶穌走向山園時，叛逆在前，死亡在即，他却說：『放心罷！我已經得勝了世俗！』

聖若望默思着這些慘哀的轉變，他寫着說：

「耶穌在他們面前，雖行了若干聖蹟，他們還是不信他：（但）這是爲應驗先知依撒意的話，說：『主！聽了我們的話，信了的是誰？』主的肱臂（所行的靈蹟）明白的是誰？」所以他們不能信，因爲依撒意又說：『天主瞎了他們的眼，硬了他們的心，免得他們眼裏看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好治好他們。』依撒意說這話，因他見了主的光榮，就講論了他。」（拾貳，三七—四一）

爲此，民衆們的拒絕福音，原已有先知們預言過，我們也不必驚異。先知說：『天主瞎了他們的眼，硬了他們的心。』這並不是說，天主阻止罪人們回頭，但是負恩者，其心必硬。耶穌的如許聖蹟，如許號召，卒不能感動他們的

其次，民衆們又因着一怕難爲情一的緣故，遠離了耶穌。有權威者之冷淡仇視，冰化了其他民衆的心，而使他們畏縮不敢向前。故當時，人們須有傑出的勇氣，才敢公然聯絡耶穌。聖若望說：「官長中，信耶穌的不少，但因爲法利叟們的緣故，不敢承認，怕被他們逐出會堂，因爲他們愛人的光榮，過於愛天主的光榮。」（全上，四二—四三，

聖若望所說的，確是人情之常事，因為這不但那時如此，現在也還是如此。上級的人們把耶穌棄絕了，而且還不准他人去理睬：自然其他的人，誰也不敢去自蹈被棄。於是只得大家默默無言。

## 信德的光明

若望給我們解釋了何以耶穌被民衆捨棄之後，他又給我

們留存了幾句耶穌的重要談話，說明了耶穌使命的究竟。

「誰信我，不是信我，乃是信打發我來者；誰見我，就是見打發我來者。」  
是以耶穌在世上，乃天主有形的代表，聽從他，就是聽從天主：信他，就是信無上智慧，信不能舛錯的天主，這也便是聖教會的根本道理。

「耶穌繼續說：『我是光，來到世界上，為教信我者，不在黑暗裏站着。』」

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信耶穌，便是引進永生。茫茫世途，何處歸程？但是，有了耶穌，我們便可不再徘徊歧途。沒有光，我們便什麼也不見。假如日月星辰，一朝失其光明時，我們將如何度這個漫漫永不光明的長夜呢？那麼，在超性界，假如我們失去了耶穌，就是失去了我們一切的光明。耶穌想到那些掩耳不願有所聞的人，就作結論說：「『誰若聽了我的話，不去遵守，我不審判他，因我不是來罰世界，但是為救世界。誰輕慢我，不聽受我的話，自有審判他的。我講的道理，在世界窮盡之日，就要審判他，因為不是從我自己說的，是打發我來的父，他自己命了我，當說什麼，講什麼。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常生。所



以我說的話，都是按着我父所吩咐的而說的。——一望，拾貳，四四——五〇——  
總之，全部聖經，在在可以尋出這種相似的論調，就是：耶穌的言語就是天主的道理。聖教會所講的，就是耶穌所講的。是以我們說：「在聖教會之外別無救贖。」因為至少人須存心進教，願意進教，才能得到永遠的救贖！

## 第四章

### 預言京城毀滅世界窮盡

路，貳肆，貳伍；谷，拾叁；  
貳壹，五十三，

(三十年四月四日)

偉大莊嚴聖殿

聖京毀前災禍

預言災禍臨到

預言完全應驗

(聖京被毀記)

中間相隔時期

世界窮盡先兆

二災時候分段

童女喻作警告

童女喻的解說

末日最後審判

最後審判定讞

### 偉大莊嚴聖殿

這是聖主日瞻禮三的一天，耶穌正嚴斥了法利叟及讚美了窮寡婦之後，時候已是傍晚了。耶穌就從殿中出來，大概便取道南門，上阿里伐山。

當宗徒們離開聖殿下山時，他們都依依不捨的，回首瞻望這座偉大的

聖殿。耶穌曾向日路撒冷流過淚，說過神秘的預言，他說：「你的房屋，將成空虛：一雖則他們未能完全明瞭耶穌的話，但是一陣慘愁的恐懼，早已浸入了他們的心靈。他們看着這碩大無朋的建築，又堅固，又莊嚴；怎會將完全毀滅？這時銜山的紅日，射出最後的光線，斜照着這座白石的聖殿，景象更顯得威武莊嚴了。」

可是耶穌垂着頭，默然前行，一似重有憂者，對於宗徒們一步一回首的鑑賞聖殿，全然不睬。門徒中忽有人，給他說：「師傅，看哪！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工程啊！這兩句，在一個粗野人的口裏，已是不能再大再美的讚詞了。」於是耶穌慘然仰首，回答說：「你見這些大工程麼？將來這裏，石不疊石，都要平毀。」

耶穌說這話時，那樣地鄭重悲哀，以致誰也不敢多問。衆人想到未來的慘狀，心裏都覺得極度的窒悶，大家都無言默默前行。穿過了城區，出了城門，便在夜霧中上了阿里伐山坡。

到了山巔，耶穌便坐下，面對西宛山，遙望人影幢幢的聖殿，表示他無限的惋惜與惆悵。宗徒們都覺得心慌意亂，退縮縮不敢詢問，於是公推伯多祿等出馬。聖瑪爾谷記載說：「耶穌在阿里伐山上，面對聖殿坐下，伯多祿、雅各伯、若望、安德肋，就私下問他說：『師傅！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那些事呢？』那些事將成的時候，有什麼先兆呢？』——他們憂心忡忡，別無他事可談。聖瑪竇記載門徒的話，是：『請告訴我們，那事什麼時候要來到？你將臨以及世界窮盡，有什麼先兆呢？』——按這個記載，可見宗徒們當時，想京城的被毀，同了世界的窮盡，是互相連繫的。後來也有人這般想過。

### 聖京毀前災禍

創業伊始的時候，一切畏難掃興的心思，自當嚴防侵入。為宗徒們及初世紀的教友，這個聖京的全部毀滅，自當有啓示一角的必要。是以耶穌，先教宗徒們留心嚴防那將要發現的偽先知，說：『你們要小心，不要受人哄騙；因為將有許多人，假冒我的名字，來你們這裏，自說是我，也哄騙許多的人。』

其次耶穌告訴宗徒們，那時地方上的混亂情形，免得臨時驚惶失措。他說：「你們幾時聽見戰爭，或戰爭的風聲，不要害怕，因為這些事是必有的，到底還不是結局。將來民族與民族相攻，國家與國家交戰，此外多處有地震，饑荒：這才是痛苦的開始。」歷史告訴我們，在羅馬總皇奈龍時代，各處起饑荒，並且在許多地方，不斷地發生了地震。

但為信者最要的，是在這沉長的教難時期，信根堅固，絕不動搖。是以耶穌對於福音的宣佈者，對於福音的證人，特別提出了該注意的第三點，說：「你們却要小心自己，因為將有人，為我的緣故，被解上最高裁判所，將在公堂上受鞭打，將在官長及君王面前受審，當着他們面前，你們要為我作見證。」

吾主耶穌在傳教之初，在山中聖訓裏，早已提起了將來的艱難。現在他勸宗徒們，完全依靠天主，說：「你們小心，人提你們過堂時，不要預先思慮，作什麼話來自辯，因為我自己將給你們口才，明智，叫你們的一衆仇敵，都辯不住，駁不倒你們。」戴爾多良說：「致命者之血，是教友的種子。」誠然，一

切誣告，威脅，慘刑，都不能減少信德的宣傳；而且反使信德廣佈流遠。可是叛逆與仇恨，却也常包圍着基多的信者。『將來弟兄要押送弟兄，父親要押送兒子，置於死地；子女要起來反對父母，而將他們處死。你們要因我的名字，受衆人的仇恨。』

但耶穌在細述這悲慘可怖的情況時，他却不忘提及勝利者之榮冕，爲安慰宗徒們。所以接上說：『到底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失落不了。你們堅心忍耐，自能保全你們的靈魂。誰而堅忍到底，誰就能得救。』

**預言災禍臨到** 不過這些假先知，戰爭，災難，宗徒們及最初信者們的遭難，這一切，也只是這座京城全部毀滅的先聲。於是耶穌話又說回來，說到那件事情說：

『你們幾時看見（大尼厄爾先知所說的）可惡的東西，站在不當站的地方，應當懂得：那時在茹達的，就當逃入山中。在屋頂上的，不要下來到家裏去；也不要進屋子，取什麼東西。（按如德亞人的梯子，是架在屋外的。）

在田頭的，不要回去取自己的外衣，因為那是報復的日子。凡經上所記載的，都要應驗；在那時懷胎及哺乳的是不幸的。你們應當祈禱，為使這事，不在冬天達到；（冬天道途泥濘，極難奔逃。）因為在那日期，將遭遇自從天主初造萬物，直到現今，未曾遇過的災難，就是以後也不會再有的！

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又有大怒恨，施於這民衆，他們有倒在兵刃之下的，有被擄到各國去的。——

### 預言完全應驗

耶穌的預言，如是詳細周到；而事實的應驗，竟也點滴不漏。公曆七十年上，羅馬軍隊，把日路撒冷，長久圍困了之後，終於把把攻破，殺死了百萬多人，聖殿也遭了焚燬。只有教友們因深信耶穌的預言，早已在紀元六十年上，相繼避入羣山中，在若爾當河對岸的貝拉地方，成了一個新村集，避免了羅馬人的毒手。

使讀者得知當年聖京滅亡的慘史，譯者另編聖京被毀記，附錄在下面：

## 聖京被毀記

被羅馬帝國鐵騎縱橫過的民族，誰不在他權威之下，服服貼貼宿着頸項不敢動的。惟有頑固的義撒厄爾民族，不時在沉重不自由的壓迫之下，掙扎反抗，且屢次給侵略者以重大創傷，只可惜寇敵已深入人心之際，國人還是一味桀傲，黨同伐異，自相殘殺，以致大有可爲的抵抗力，反而促進毀滅了整個的民族。

事實是這樣：先是降生後六十六年的春天，日路撒冷人，把羅馬的駐防兵隊趕出城去，羅馬總督山司祭烏司反攻失敗，兵卒四散，以致憂鬱以死。

羅馬當然不能忍此奇辱，翌年春，正當味歹理烏司朝，大將軍萬司巴祥，率領生力軍六萬，從安底奧基浩浩蕩蕩的殺奔加里肋來，一路燒殺劫搶：要隘城村，毀滅殆盡，如德亞人死於是役者，有幾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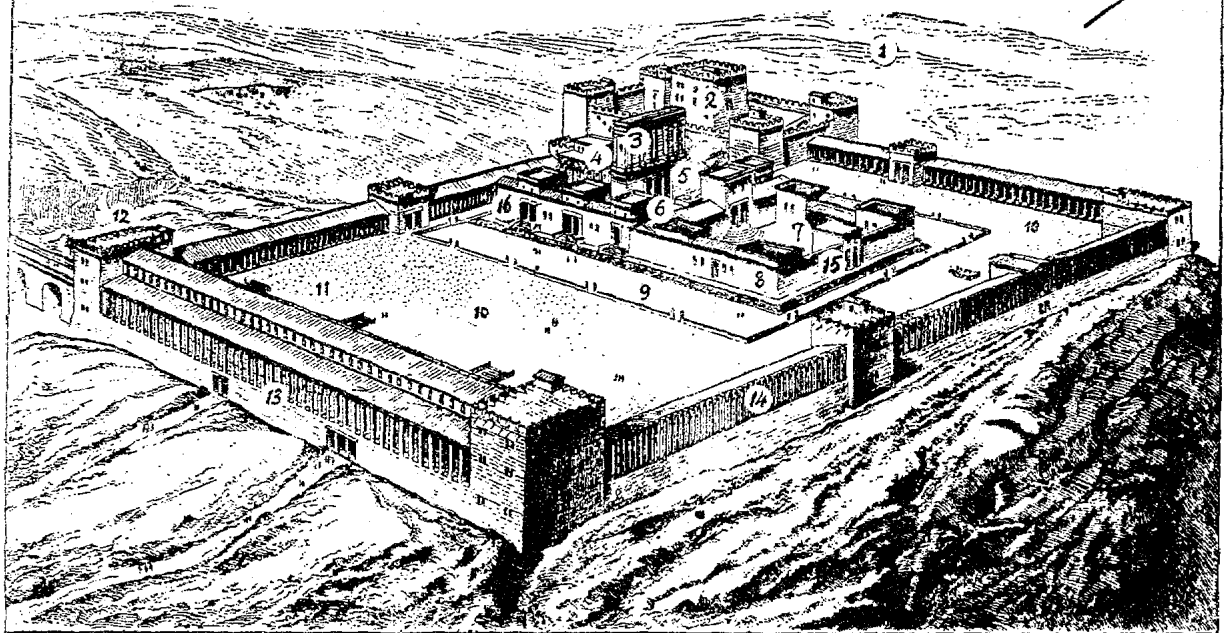
當羅馬軍隊正在外面屠殺如德亞人時，在日路撒冷及其他大城



殿聖冷撒路日

TEMPLE de JERUSALEM  
au temps de J.C

北  
Nord



- 1 白寸大山 2 安力尼敏樓即總督署 3 聖所 4 至聖所 5 全燔祭壇 6 義撒厄民瞻禮處  
7 婦女瞻禮處 8 聖殿內院院牆 9 聖殿內外院分界處 10 外教人瞻禮處 11 聖殿外院  
12 殿樓 13 王室迴廊 14 撒落滿迴廊 15 美門 16 司教院

內的急進與緩進兩黨人，也自相分裂，自相殘殺起來。緩進黨以爲敵兵兇利，向他們抵禦，猶如把雞蛋向石頭上撞，所以主張簽約不抵抗；急進黨則以爲這種不抵抗主義，簡直是賣聖賣國的行爲。義撒厄爾的天主，豈肯容忍其特選的民族，永久淪陷在外教人手裏？於是他們糾合了遊民，匪徒，札營於聖殿中央，日日以搜殺反動爲事，利用着救國抗敵的幌子，收刮賦稅。冒着謹防奸細，調查戶冊爲名，按門逐戶的翻箱倒籠，抄搜錢財，凡稍與以抵抗者，即目之爲反動而虐刑處死。

耶穌受難時的大司教亞納之子亞納，目擊這急進黨的妄作妄爲，便集合了許多同志，首示反對，經了一場血戰之後，才把急進黨趕進到聖殿的內部——即義撒厄爾民衆及婦女們瞻禮之所，當然司祭院及至聖所也在其內。緩進黨則在聖殿週圍的外教人瞻禮所內，疊堡建壘，鞏固他們的防線，並且把殿內的急進黨包圍的水洩不通。

不知如何，急進黨竟得遣使出城，請了意杜美省橫蠻好殺的強盜

兵來了。在一個風雨之夜，二萬蠻兵，連夜趕上了毛里亞山頂，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衝進到不及抽刀拔劍的緩進黨陣中，當翌晨太陽照進聖殿外院時，八千個緩進黨的屍體，已倒臥在鮮紅的血漬中。

急進黨既又得志，合城又起了搜殺，計八九天之內，被殺的計一萬二千。急進黨的仇恨雖報，而自己也分裂為兩派：若望祁司加拉，帶了加里肋的一支軍隊，忽然宣布獨立。

緩進黨為保存他們不絕如縷的生命，也去請了一個盜魁，名西滿彭喬拉司的，帶了四萬盜匪來幫忙。西滿正在垂涎京都的貨帛財產，一經邀請，立刻帶了他的嘍囉，一路搶進日路撒冷來。於是這個可憐的京城，竟做了三枝軍隊的戰場。急進黨右派首領愛來柴，把據了聖殿的內院。左派若望祁司加拉，占住了聖殿外院，即外教人瞻禮所；盜魁西滿，就在西宛山坡上下寨。三軍嚴陣對壘，不是尋釁廝殺，便是下山打劫。聖殿內外院的兩支軍隊，也不時的飛瓦投磚，互相擲擊，於是祭壇下面，淌滿

了犧牲和人的鮮血。兩黨人，原立了不打入殿獻祭的民衆的，是以聖殿依舊宰着犧牲，行着祭獻。如德亞人及信奉如德亞教的信徒，依舊陸續有人上聖殿與禮獻祭；但往往他們就在那邊，受着無情磚石的擲擊，而找到了死亡。

這時，羅瑪萬司巴祥的大軍，已從加里肋省漸漸南下，逼近茹達省了。有人勸萬趁着三黨分裂的時候，突進大軍，一舉撲滅他們，萬司巴祥說：「讓這些瘋子自殺自滅罷；神的懲罰，比羅瑪軍隊更來得利害呢？」

羅瑪軍進行之際，忽遭國喪，埃及軍隊，便擁護萬司巴祥爲帝，於是萬只得同了他的兒子諦督，班師回羅瑪。敵軍暫時的撤退，如德亞人就以爲敵人氣餒，已是勝利在手，可以歌舞昇平了，是以降生後七十年的巴斯卦瞻禮，來聖殿朝聖的民衆，格外來的擁擠：大禮前幾個主日，日路撒冷，及其附近，足足已有百萬以上的朝聖者。

這時候，諦督正奉了父親萬司巴祥的命，帶了四萬精兵，來完成他

父親尚未完成的戰事。

日路撒冷城，原有四重極高厚、極鞏固的圍牆：城北爲白才大山，東則毛里亞山，偉大無比的聖殿，雄峙山巔；殿北卽安多尼敵樓，西宛山逶迤於城之西南兩部；城之中央，則爲舊城亞克拉。衰特隆山谷上面，城壘千尋，如斷崖，如削壁，雖有鄧艾之才，也難能偷渡這個天險。只是城的北隅，似欠鞏固，老黑落德嘗擬大加築修，而羅瑪人始終梗阻不許。是時，諦督軍四萬，正駐在城北郊外之司高怖山上。

分割日路撒冷的亂黨，目睹強敵已臨城下，於是也忘了偏見，停了私鬥，大家聯絡，一致起來了。四方朝聖的羣衆，因着過甚的信心，來與巴斯卦禮後，居然也不再出城。他們說：「義撒厄爾的天主，決不捨棄厥民，且將掀起羣山，倒壓滅絕一切羅瑪人的。」當羅瑪軍隊開始圍城之際，竟有六千人民，自城外搬進城內，爲準備作祖國最後勝利的見證，並且也爲表示他們不信基多的預言。

諦督將城廓五里以外的房屋草舍、園林樹木、完全削爲平地後，乃開始下總攻擊令。經過了五日五夜的血戰，羅馬兵才得衝進了城，占住了白才大及亞克拉兩區。於是最慘殘最激烈的血戰，就此開始了。

那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威申四海、令行八荒的羅馬人，豈肯在蕞爾小國之前，偃旗息鼓，示弱回去；至於如德亞人，則自知爲世界上最聰明，最多才，而尤其是天主特寵的民族，他們有聖祖先知們的報告，耶和華的預許及其永久的扶助，就是普世的敵營起來進攻，也無所顧懼，何況只此羅馬蠻族。彼此的信念既這樣的堅定，雙方的對峙，自也不能變移。

諦督嘗一度表示願意和平解決，但如德亞人謾罵侮辱了使者，於是諦督大怒，發誓不滅此仇，不再回國。如德亞人却也始終不示屈服，屢次衝出包圍，突破敵人陣線，焚燬敵人營房戰具等。諦督乃決定實行封鎖政策，把城圍得水洩不通，讓城中絕食自亂。果然，不久城中便大起恐慌。城中貯有足支幾年糧食的大倉廩，因不慎於火，完全燒滅，於是糧食

飛漲，一升穀竟值六千法郎。城中除了祭獻用的羔羊外，別的畜牲漸漸完全宰殺吃盡。於是羅雀掘鼠，食草嗜根，可是後來草根樹皮，革皮獸糞也沒有。餓死的人，盈街滿巷，起初人們還把死尸抬出城去掩埋，在六個主日內，在一條街上抬過的，已有一萬五千之多；但後來活人，自己也活不成了，於是人們便把屍首從城牆上丟下，衰特隆與熱暗納谷裏，任其腐爛。屍體的惡臭，帶着疫性，散遍了日路撒冷全城。

城中糧食沒有了，金銀却很充足着。被圍的可憐虫，爲避免守城兵的搜獲，便把金銀吞在肚內，然後托覓食爲名，潛出城去。敵兵曉得了這件事，就派騎兵，日夜在田野間驅逐追殺，殺後還要剖腹搜金。一連幾個主日，如德亞的守城兵，每早能在聖殿頂上，目見城外密佈着的五百個十字架，每架上，釘着他們悲苦垂死的同胞，那些便是夜間出城覓食而被羅瑪人捉住而處刑的。天天這樣，以致做十字架的木料也感到缺乏了。可是這些被刑者的地點，離開那基多血漬未乾的加爾瓦畧山，只

有幾百步路。當耶穌受難時，如德亞人要求基多的血，歸於自己及其子孫的，那時可說完全如願了。

這時，城內軍隊，日夜撞入民居，抄搜糧食；凡稍表示不滿者，輒遭戮殺。一天忽有一陣焦香，從一間民房內透出來，兵們立刻持刀破門進去，一個骨瘦如柴，神色惶惶的婦人，從廚房內迎了出來，說：「爺們請吃這個我餘下的午餐罷！」原來她吃的，就是她自己的兒子。她親手吭死後，把他炙熟而充飢的。

申命記二八章，梅瑟對義撒厄爾百姓說：「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的天主的話，一切的咒詛行將臨到你們的身上。你們在城裏，在田間，都要受人咒罵棄絕；你們親生的子女，你們田間的草木，也要受人咒罵；天主必要使瘟疫，肺癆，火症，瘡疾，饑荒，刀劍等來攻擊你們，追趕你們，至於死亡絕滅。耶和華要叫遠極天邊的一國人民，如鷹般的飛來攻擊你們，這民族的言語你們不懂，面貌猙獰，不顧恤年老的，也不寬貸幼年



者，他們要把你們圍困在城內，直到你們所倚靠的高大堅固的城牆，都被拆毀；你們在仇敵圍困窘迫中，你們將吃你們親生子女的肉！——那時，這些預言，逐字逐句的完全應驗了。

經過了幾日幾夜的血戰之後，羅瑪人於七月五日那天，衝進並佔住了殿邊安多尼敵樓，與聖殿外教人瞻禮所。十二日，因為沒有了犧牲，聖殿內的祭獻也斷絕了。百姓因此愈增恐慌，諦督趁機又示願媾和，但抵抗者回答說：「聖殿乃天主的堅城，我們怕什麼？」固然羅瑪人百計不能搖撼一點，聖殿真是一座銅牆鐵壁的石城。羅瑪人架了雲梯爬上殿去時，但一到牆頂，却又被如德亞的守兵，連珠般的打滾了下來。

諦督於是命人，在靠近婦女瞻仰所的一扇莊麗的大門邊，放起火來。立刻濃煙四起，門上嵌的金銀，化成了火流，漫燃各處，燒了一日一夜。整個聖殿，除了至聖所外，全在冒煙了。這時如德亞兵民全避在至聖所內。翌晨，他們這些失望者，瘋犬似的衝了出來，羅瑪人陣線也幾乎

被突破；但當他們第二次衝出來時，羅馬人風捲落葉似的把如德亞人完全捲進到至聖所的深處。這時只見羅馬人的劍光起處，鮮血直流。一個羅馬兵，取了火種，投入內殿，金繡的帳幔，立刻燒了起來，不一刻，全部的至聖所也就火焰熊熊了。這時至聖所內屍體疊積，鮮血好如江水一般的流淌着。

諦督自己騎着馬，也趕進至聖所來了，當他一見這莊嚴偉大寶貴的至聖所時，便想保存這個無上的建築：他出令滅火，但是他的命令，被鼎沸的混亂聲壓滅了。羅馬人這時殺得性起，一口氣把至聖所內最後的八千如德亞兵，並四千難民完全殺戮；這時如德亞人已完全瘋了，羅馬人的劍鋒還沒有着身，他們有的投火，有的自刎。只是若望那司加拉，抱着超人的勇氣，殺開重圍，帶了幾個兵士投奔西宛山上西滿喬拉司那邊。這時毛里亞山已成火窟，火舌，龍一般的東跳西躍的飛着，火炭焦木吹遍了全個日路撒冷。那些逃在阿里伐山及西宛山上的義撒厄爾

百姓，見到毛里亞山上的聖殿大火時，他們都氣憤失望的狂呼號泣。史家若塞記載，這些呼喊的聲音，直達到若爾當河的彼岸，

大火稍息時，羅馬人就在至聖所內會集了他們的軍隊。一時旌旗旄麾，鎗戟斧鉞，好不威武。他們就在全燔之祭的祭壇上，殺牲祭獻了他們的戰神。於是聖殿永做了祭偶像的處所：天主已完全棄捨了他特選的百姓了。

繼而西宛山上的兵民，死的死，逃的逃，十五天後，全日路撒冷已無一兵一卒足與羅馬人抵抗。羅馬人四日四夜的一味的焚燒搶殺，以致滿城焦土，滿地瓦礫，血流成河，屍積如山。這次如德亞人被殺死的，達一百多萬；被擄者，八萬七千。除了七百個美少年，別有用途外；凡身佩兵器的，一律殺死。餘的人民，大多數是運往羅馬馬戲場，或角鬥，或喂獅；孔武有力的發邊開礦；餘的則販賣爲奴。唉！他們的祖先以三十銀錢買了耶穌，今日他們的子孫，三十個人祇值一個銀錢了。

平滅如德亞的消息傳來，羅馬各地，都趕來祝賀諦督，諦督嘆着說：「不是我把他們消滅了的，是神消滅了他們。」

勝利者押着俘虜凱旋回去了。一路上經過著名的大城時，如凱撒府，貝魯，安底奧基等，就有二千個被擄的如德亞人，在民衆歡呼拍手聲中，被殺祭神。

在羅馬，則有羅馬立城以來從未有過的大慶祝：一切東方搶來的無量數的金銀寶物，另外聖殿內搶出來的大金蠟台，七叉蠟台，金鑲的聖經，法律書等等，都裝在塌車上，由兵士挽着，一大隊一大隊的遊行街市。大隊的後面，是萬司巴祥及諦督同坐的花車，車前步行着七百個如德亞的美少年，頸項上掛着鎖鏈，腳上帶着鐐，他們的首領西滿彭喬拉司就在他們的前面，肉袒着，一步一步鞭的趕着。當經過市中心時，大隊就止住了，兵們把西滿拖進馬蠻底納牢中，就是四年前聖伯多祿聖保祿被錮禁的地方；在那裏，兵們把西滿扼吭殺死後，就回來把七百個美少

年，就在市中心數百萬羅瑪民衆拍手聲中，扼喉吭死。

天主在古經列王傳上對他的百姓說：「假如你們背叛我，我將把你們從我賜給你們的地方上趕出去，我將把你們獻給我的聖殿拆毀。這個城池，這個殿宇，將永作我公義報復的見證。將來何論誰經過這裏時，必將驚訝嗟嘆而問道：『爲什麼天主把此城此殿這般毀棄呢？』人必回答說：『因爲這些人民先自離叛了他們的天主。』」

## 中間相隔時期

但日路撒冷滅亡的慘劇，還只是天地終窮，人類滅亡的

一個先兆呢。

聖瑪竇及聖瑪爾谷，在記載聖京毀滅的慘痛預言之後，不稍轉頓的立刻接上了世界毀滅的情景。聖瑪爾谷只夾了這句話說：「但是福音，先要傳於萬民。」

精細的聖路加，爲表示耶穌當時說的一切，原是兩件事情，便很機警地

在天地終窮的預兆之先，記述耶穌的話，說：「日路撒冷要被異邦人踐踏，直到異邦人的限期滿了。」

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由日路撒冷的毀滅，到世界的毀滅，中間尙隔着一個極久長的時期。這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處的「異邦人的時期」，就是福音從預簡的如德亞邦，宣傳到各邦各國的時期。

## 世界窮盡先兆

耶穌由日路撒冷京城毀滅的預言，一轉就轉到天地終窮的先兆，他說：

「這些災難日子一過，太陽就要昏黑，月亮不發光亮，星星從天上隕落，諸天的德能也將搖動。人子的記號，那時也要顯在天空。世界的各種族，都要哀哭。他們也要看見人子，乘着天上的雲彩降來，大顯權能，也要打發他的天神，用大號筒的聲音，從四方，這天邊到那天邊，集合他簡選的人。」

在這偉大的預言裏，我們絲毫找不到這兩大災難中，相隔的時候問題；我們只知道那時「福音，當已傳遍萬邦。」二十世紀以來直到天地終窮，天

主及衆人所念念不忘的，就是在傳播這個救世主的福音。幾時這個福音傳遍萬邦，深入人心，人人都知道之後，於是有贊成的，有相反的。在大部分信者之中，也有人辜負了主恩，背棄了信德，於是世界要終窮了。

引起這些可怕災難的緣故，當由於人們的硬心，以及風化的腐敗。唯物主義，無神主義，便是天地終窮的催迫者。宣傳真道，挽回教友信德的人們，便是展緩這個災禍的使者。

此外天地終窮時，還有其他可怖的先兆：太陽，月亮，星星，都現反常，海水氾濫倒流，恐怖籠罩了全人類。

聖瑪竇說：「那時，人子的徽號，將顯於天空。」他第二次的來臨，將在大權威，大光榮之中。

他第一次來時是救主，第二次來時是審判者。

## 二災時候分段

耶穌宣佈了他將在世界窮盡後，大顯威嚴，降來審判生死者。這時宗徒們戰戰兢兢，垂頭喪氣。耶穌還坐在面對聖殿的阿里伐山頂

上，遙望天空閃爍的星星，洞囑着廣漠無垠的將來。他見宗徒們頹唐的情況，就又話回到京城被毀的事，勉勵他們說：「所以這些事開始臨到時，你們該振作挺起身來，抬起頭來，因為你們的救援近了！」

言外是說：日路撒冷的毀滅，為你們正是一個救援；因為惟在日路撒冷毀滅之後，福音才迅速地發展廣播。

聖路加記載，耶穌就接上講一個比喻說：「你們看看無花果樹及各種的樹，幾時萌葉結菓，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幾時看見這些事來到，也該知道，天主的國近了。」為表示這事件的快將發生，耶穌更鄭重地說：「這代人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得應驗，天地將過去，我的話，不能過去。」

一代人的壽命的時期，大概從三十年到五十年。事實是這樣，從耶穌的預言，到諦督軍隊的兵臨城下，為時正四十年。

聖瑪爾谷聖瑪竇，對於聖京毀滅與天地終窮的先兆，記載上都沒有分別劃清；還是聖路加說明了這二災之間，尚隔着一個未能說定的時期。



日路撒冷的毀滅，是在一這代人還沒有過去時，必得應驗；一對於後者，耶穌說：「至論何日何時？却無人知道這些事的來臨，就是天上的天神，就是人子，也絕對不知道；除非父知道。」一是以二災的時期問題，是大不相同的。

### 童女喻作警告

聖路加却加上一個警告。這警告顯然不是為宗徒們，但却是為後世教友們的。既然我們不知何日是結局，個人的死亡以及世界的終窮，我們常該準備着。耶穌的警告，是教我們常注意：物質的快樂，是隨時可以中斷，靈魂上的寶藏，也隨時能有貶值。所以他說：「你們當小心自己，不要叫貪饕醉飽，以及度日的愁慮，沉壓你們的心；恐怕你們不料想的時候，那日子忽然臨到，如下網於普世居住的人。」

既然許多人能不期而墮入網裏，那最後的時刻，一定是突如其來，在無人想到的時候。所以耶穌結束他的警告說：「你們當醒着常常祈禱，為的能脫免要來的這一切事，並站立在人子面前。」

為使人們加倍的注意這個警告，聖史瑪竇，給我們留下了這個十童女

的比喻。

耶穌說：「那時候，天國就像十個童女，拿着她們的燈，出去迎接新郎新娘；她們裏頭，五個昏愚的，五個明智的。那五個昏愚的，拿着她們的燈，却沒有帶着油。那五個明智的，拿了她們的燈，又帶着油在器皿裏。只因新郎來的遲延，她們都困倦睡着了。半夜裏，有人呼喊說：『新郎快到了，你們出來迎接他吧！』那時童女們就都起來，安排了她們的燈，昏愚的給明智的說：『把你們的油分給我們些吧！因為我們的燈，就要熄滅了。』明智的答應道：『恐怕為你們為我們都不够；你們不如往賣油的那裏去，為自己另買。』當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妥當的，就同他進去赴喜筵；門也關上了。末後，昏愚的童女們也來了，說：『主呀！主呀！給我們開開門吧！』他却答應她們說：『我真實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所以你們該醒着，因為你們不知道是那一天那一時。」

## 童女喻的解說

在東方，在如德亞國，從耶穌時代到如今，結婚的禮儀，依

舊保持着同樣的儀式。婚禮的前後，總有好幾天的慶祝。但沒有宗教的儀式，更沒有司祭的祝福。只是純粹的俗禮。最重要的，就是慶日的最後一天，新郎到女家去迎娶他的未婚妻。

事前數天，新夫婦各自在自己家中，隆盛地款待他們的朋友們。結婚一天的晚上，新郎的少年朋友，急急地默默擁着新郎，趕往新娘家迎親。新娘左右的少女，却圍着新娘歌唱歡躍。兩隊人馬相遇時，大家狂呼歡唱，導以明亮的火把，把新郎新娘簇擁着進行，一到新郎家裏，於是大張盛筵，狂歡痛飲。

在這種光景裏，雙方的青年男女，興奮快樂，大概不致入睡。可是在超性方面，人們靜候着他靈魂上的淨配時，却往往倦怠欲夢。

我們靈魂上的淨配是誰？難道你忘了若翰保弟斯大的話嗎？這淨配，便是耶穌。歷代一般內修者，都這般稱呼耶穌。這是何等甜蜜的稱呼！他是淨配，但別忘了，他也是我們的審判者。這裏五個明智的童女，是指那些恆心守望，並有信心的靈魂；她們靈魂上常滿沃神寵，來保養滋長這德行的燈光。五個

昏愚的童女，是指那輩醉心暫時，忘却永遠的人們。

耶穌這裏又告訴我們，救靈大事，該是內修的，恆久的，個人的。燈內沒有油，有燈也徒然；修德只圖外表，修德也無用。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何況是修德。耶穌也說：「惟恆心爲善者，才能得救。」修德救靈，尤是個人的，旁人不得爲之越俎代勞。非然者，那些明智的童女們，儘可分些餘油給她們的同伴；可是不能，時候一到，死亡來臨，永遠禍福便決定了。被選者，便永常歡樂；被棄者，便永遠擯拒門外，捨在黑暗的冥獄裏，任你在外面號啕哭泣，但你得到的答覆，只是：「我不認識你們。」雖則你們曾一度有過善願善志，可是空意空願，已是無用了。

## 末日最後審判

耶穌現在自認是無上的審判者，他已好幾次自認過，在最高裁判所之前，還是這般說，并且因此而受判死刑。他說：「人子將乘天上雲，在他的德能，他的光榮中降來。」現在且看他將來如何執行他的權威。

「當人子帶着他的光榮，偕同天神降來的時候，他要坐在他的光榮的

寶座上，萬民都要到他的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羊的分開綿羊。山羊：把綿羊放在他的右邊，把山羊放在他的左邊。那時君王，要向他右邊的說：『我父降福的人，你們來，得天國吧！從創立世界時，就給你們預備好了的。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我作旅客，你們收留了我；我無衣蔽體，你們給了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了我；我坐牢，你們來探望了我。』

：『那時義人要回答說：『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餓，給了你吃？見了你渴，給了你喝？什麼時候見了你作旅客，收留了你？或是無衣蔽體，給了你穿？什麼時候見了你病，或坐牢，來看你呢？』君王對他們說：『我實告訴你們，你們幾時候，見了你病，或坐牢，來看你呢？』

為我最小的弟兄中的一個，做了這些事，就是為我做了。』

那時又要給左邊的說：『你們被咒罵的，離開我，往永火裏去吧！這是為魔鬼及他的惡神所預備的。因為我餓，你們沒有給我吃；我渴，你們沒有給我喝；我作旅客（無屋住），你們沒有收留我；我無衣蔽體，你們沒有給我穿；我病，我坐牢，你們沒有來看顧我。』他們那時，也要答應說：『我們什麼時候見

了你饑，或渴，或作客旅，或無衣蔽體，或病或坐牢，沒有服事你呢？君王要答應他們說：『我實告訴你們，你們幾時爲我這最小的弟兄中的一個，沒有作這些事，就是沒有爲我做。』

然後這些人，就去受永遠的刑罰；那義人們，却去享永遠的生命。」

當然，聖經是不能用文學的眼光來批評的；可是這一頁，自有它高妙與超羣的立點。這般莊嚴偉大的事實，在文人手裏，一定要用許多過多的副詞狀詞來堆砌了；可是耶穌却仍能平淡，清新，極簡單地說了這個最熱鬧、最複雜、最可怖的事件，而且其中還蘊入各等的受造。他說得又是這般着實貼切，他用君王的口吻，威嚴地、莊重地、從他的寶座上，宣佈了最有力、最深入人心的判決書。

大名畫家彌格郎熱的一枝天才畫筆，只能在華諦岡雪克斯丁小堂的壁上，畫出這末日審判的一副演劇式的恐怖與威嚴。可是我們這一頁聖經，却說得何等中節，何等着實，何等有力，何等偉大，何等莊嚴；原來這種種，原非

是人世間的筆舌所能形容的啊！

可是這一切，還只是外表；而最要的，乃是其中內容。第一須注意的，就是審判者耶穌。他獨自一人升座，聖父把無上權柄，整個地交給他。這人子，已是天主的全權代表。他一升座，混雜的無量數的人羣，頃刻間分別了善的惡的，一面是山羊，一面是綿羊。一功，過，善，惡，從此永永不再相混。

### 最後審判定讞

判詞並不長，可是永遠禍福，就此決定了。「我父祝福的人，你們來得天國吧！他在世界創造時就給你們預備了的。」這是何等慈善，和藹，慰人的口吻。可是那一面，又是何等嚴峻可怕的判決：「遠離我去吧！你們這些被咒罵的人！到為魔鬼及惡神們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吧！」

於是兩大永遠，從此開始，永遠禍福，從此決定。這邊是天堂，那邊是地獄，再沒有第三個場所。在現世，以為這兩大終點，無關輕重的人；現在看明認清了。從虛無而來的我們，竟得回到永遠去。微小的人生，竟有這般偉大莊嚴的結局。人生一死，並不完了。我們還有永遠的明日，我們此生不是天地間的蜉

蟬，我們確是永遠不死的有靈。

末日審判的判決書，又好似完全根據着愛德的行爲。「我實告訴你們，幾時你們爲我弟兄中最小的一個做了：就是爲我做了。」這是全部福音最慰人的一行。但這不是說，只要佈施哀矜，便可得救。這裏，當然不能廢棄最重最大的誠命。真的愛人，先該真的愛天主。但真愛天主的，也必真愛人。「第二條同第一條誠命，相彷彿。」就是說：這二者是不能分離的，愛人是愛天主的果。

聖伯多祿也說：「你們彼此須相愛，因爲愛，遮蔽了許多罪。」相反，凶戾，自私，慳吝：引入受永火的慘刑。

耶穌於傳教之初，就說：「哀矜者福，因其將受哀矜也。」原來山中聖訓，便是最後判詞的張本。



## 第五章

### 最後晚餐

路，貳陸，一七—二五；谷，拾肆，一七—二一；  
路，貳貳，一四—三〇；望，拾叁，一—三五。

(三十年四月六日)

巴斯卦禮日期

茹答斯的心理

叛徒投機求酬

預備最後晚餐

坐席爭論大小

耶穌親濯徒足

叛徒發覺潛出

頒新誠立聖體

按着聖史們的記載，上述的種種，究竟發生在瞻禮三或瞻禮四，我們未敢確定。按聖瑪竇的記載，似乎上章所說的，是在瞻禮四上講的，但這種時日  
的問題，原也無關緊要；我們按聖路加及聖若望的記載，知道這幾天內：一耶  
穌白日在聖殿裏教訓人，黑夜出城，在阿里伐山過宿。民衆清早起來進聖殿，  
到他跟前，聽他講道。一

在這行太簡捷的文字裏，有三點，我們須加以注意：第一，耶穌這幾天，白天是全過在聖殿之內，如同他從前進京上聖殿時一般。除了講聖京毀滅，天地終窮二預言外，前數章所講的，都是在聖殿內。第二，是耶穌起身很早，晨光熹微中，即匆匆帶着宗徒們進城上聖殿，民衆們見了他們，也便結隊緊隨他們，爲的是要上聖殿參與晨祭之後，得能更親近地圍着他，聽他的教訓。大概時候過早，聖殿中來往的人尙少，耶穌便在寂靜的聖殿之內，佔住了一角。門徒把攔着的地氈，就地鋪了，其餘人們，便團團的在他四周盤膝坐下。在沉靜平坦的空氣裏，他講着，民衆們聽着，經生們辯着，法利叟們監視着。紅日漸升，民衆越聚越多；耶穌講道的精神益形煥發，仇人們的毒恨，也一刻一刻的深刻加增着。

第三，是耶穌白日不倦地訓誨人，黑夜就出城到阿里伐山坡休息。這休息地，就是三月前，曾口授門徒們以天主經，日前曾預言聖殿及世界毀滅，也就是明後日將被人執縛拘去的熱色莫尼山園。

姑答斯怎能保定在那裏捉住耶穌的呢？聖若望記着說：「賣耶穌的姑答斯也知道那地方，因耶穌屢次同宗徒們往那裏去過。」

若望說「屢次」，這句話，却使我們有點希奇。因為在巴爾瑪青枝下進城後的主日上，耶穌過宿在伯大尼瑪爾大家裏，那麼只剩瞻禮二及瞻禮三兩夜了；就是兩夜，耶穌齊過宿阿里伐山坡的熱色莫尼山園內，也不可說爲「屢次」。

難題是很容易解決的，雖則在這最後一週內，耶穌在那裏祇過了兩夜；但這個清靜的熱色莫尼山園，他早已選爲自己的祈禱之所，避靜之處。他每次上京，駐住稍久時，就是不在園內過宿，他也必到這園內深夜祈禱。如同上次「帳幕」瞻禮等等，在樹影星光之下，萬籟俱寂之中，他默想着救贖，沉思着將來的一切。

**巴斯卦禮日期** 死期已在耶穌眼前展開，當然他不能不想到這迫在眉睫的大問題，他曾一再向宗徒們預言過的。在這個瞻禮四的晚上，他又給他

們提及了。

聖瑪竇記載說：「這些話，耶穌既都說完了，就給門徒們說：『你們知道，過兩天就是巴斯卦，那時人子就將被押送，釘在十字架上。』」

這裏，耶穌自己給我們預言，說定了他的死期，如德亞人的巴斯卦瞻禮，是常在春天的陰曆望日，如德亞人叫作尼商月的十五日。（如德亞人是採用陰曆的，尼商月是在陽曆三四月之間。）巴斯卦瞻禮從不提前或移後的。如德亞人計算日子，是從前夕陽光初下時起，是以巴斯卦的開始，便在十四日的晚上。

三十年的尼商月的十五日，正逢瞻禮七。按如德亞人的計算，這十五的一天，就該是瞻禮六晚上日落時起，到明日瞻禮七日落時為止。巴斯卦同三巴罷工日的巧合，更使這個瞻禮，過得格外熱鬧。

耶穌說：「過兩天，是巴斯卦。」所以耶穌說這話時，正是尼商月的十二日。十三日，就是亞齊莫禁酵節的第一天了。（禁酵節內，連上七天，不准喫

發過醉的麵包；只准吃無醉的餅。但別忘了，按如德亞人的計算，這年尼商月十三是在瞻禮四的晚上就開始的。

耶穌說：『過兩天是巴斯卦。』可是如德亞人，喫巴斯卦還只在耶穌死後，即瞻禮六的晚上。那麼，怎的耶穌同宗徒們，竟提早一天吃巴斯卦的呢？

這問題更難解決，因為瞻禮五那天的午後，宗徒們已在給耶穌預備喫巴斯卦了。但在另一方面，巴斯卦羔羊，却該在巴斯卦晚上，黃昏時由司祭們在聖殿內宰殺祭獻祝福之後，才得領回去喫！難道耶穌及宗徒們，便喫了沒有被祝福的羔羊不成？

事實是這樣：因為那年巴斯卦，正逢三巴日，因之得以提早宰殺祭獻。按拉格郎熱神父的研究，那時管禮節的撒杜司祭們，曾定當凡巴斯卦而正逢三巴日，那麼，羔羊的宰獻，可以提前，即在瞻禮前日的午後就可舉行。法利叟們和希勒的門徒們，也都這般做的。又如德亞人的計算月之初一，是由看見新月的一晚開始的。所以加里肋省，與茹達省的計算，往往有一日的相差。

朝聖團的計算日期，當然各自根據他們本鄉的日曆，司祭們爲避免擁擠及種種爭論起見，也便遷就各地朝聖團的要求而提前或移後了。

但無論怎樣，我們確實知道，耶穌同宗徒們喫巴斯卦，是在尼商月十三日的晚上。他的仇人們呢，看他們翌日在比拉多衙前，徧促不敢前進，怕的是踐踏了外教人的屋基，沾污了自己，不配在晚上行巴斯卦禮；又看他們急急上訴，急急要把他釘死，而且不要在明日巴斯卦瞻禮日上正法等等，這一切都作證他們是在耶穌死後的明天，過巴斯卦瞻禮的。而耶穌却是死在同宗徒們行巴斯卦瞻禮的一天上。

瞻禮的一天，該絕對罷工。所以宗徒們從山園向伯大尼逃散之後，除了伯多祿若望外，別的一個也不跑回來，因爲這一天，正是他們的巴斯卦正日。翌日也沒有逃回，因爲那一天又正是三巴罷工日。

### 茹答斯的心里

耶穌在瞻禮四那天，對於自己死期的預言，似乎使叛徒茹答斯，下了最後的決心，完成了他喪心病狂的惡事。

可憐這個灰黑的靈魂，不知究竟作何感想？他已成為魔鬼，他常懷着鬼胎的跟着耶穌；他眼見復建義撒厄爾王國的夢，一天一天的渺茫微弱時，恨老師的毒液，也一天一天的滋長起來。一切道理，一切靈蹟，只能在他心靈上，油花一般的浮動着。現在他認清楚了，這個耶穌，只是一個理想的神秘者，事實上，他實一點不能有所作為，這同了自己的拜金主義，又完全背道而馳。在癩者西滿家裏，當瑪達肋納給耶穌腳上塗香油時，他曾佈露過他的心曲。現在他聽到耶穌屢次的說自己的死期到了。貪婪與懷恨，在他心裏煎熬着，他不能讓他白白死去；於是他決意把他出賣，既洩恨又賠利，正是一舉兩得，何樂不為的事。他良心上，當時也許起了一點反響，可是因為貪慾做了主，恩義二字，當然也顧不得了。

是何心腸？猶答斯竟出賣他三年隨從的恩師？他心靈裏，也許還給他許多很正當的理由，為掩飾他的醜惡。或許他還想：我去出賣耶穌，這是一件熱心救國的行爲；告發一個假先知，這是做一個好國民應有的責任；而且向最

高裁判所告發，由他們發落，這又是何等合法的事？只指示給地方以捉不良份子的途徑，管他凶多吉少，橫豎不是我自己去審判；三年師生，有何對不住他處？咄！什麼恩情？他打破了我的黃金夢，他已是死有餘辜。幹！一定幹！司祭們不但要酬報我，而且還要讚美我；這樣名利雙收，何樂而不爲？幹！一定幹！這種思想，不斷地在他腦海裏浮現反覆着。他決定了，他決定去見耶穌的仇敵：法利：叟：司祭們。

**叛徒投機求酬** 一那時候，衆司祭長及民間長老，聚集在大司祭蓋法院裏，大家商量：怎樣用詭計擒住耶穌而殺他。但他們說：不要在瞻禮日，怕民間生出亂事來。一 贊，貳陸，三一六。

我們從一不要在瞻禮日，怕民間生出亂事來一這句話上，可以看出最高裁判院已定當要在瞻禮之前，把耶穌解決；所怕的是那些緊隨他的民衆，而且這些民衆，自主日以來，早已聚在城內了。瞻禮近了，羅瑪的巡邏隊更形活躍了，假如民間發生了亂事，查問根由起來，他們這些煽動份子，豈不糟糕。



比拉多不是好惹的！蓋法的意見常是：或突然把他處死；或索性上訴控告，由羅瑪法律解決。突然把他處死，固然來得便利爽快；可是那些民衆要成問題。訴之法律，須有罪名，而且還得等待這些朝聖的民衆陸續散去之後，才好進行，那麼事情豈不又要延遲下去了嗎？既延遲，又麻煩：司祭們正在進退維谷，左右爲難之際，救星來了。就是他的親信徒弟，前來獻計。那真巧極好極了。

接洽的詳細情形，聖史們只有一個簡短的報告：「其時撒殫進了茹答斯，號叫依斯加畧的心，本是十二徒中之一。一路，一他去見司祭長，給他們說：『我將他交給你們，你們把什麼酬報我？』他們保證給他三十銀錢：從此以後，他就尋找機會，爲交付耶穌。」

這簡短的記述，當然對於經過情形，報告的太簡捷了一點；大概當時司祭們正在議論紛紛時，茹答斯突然前來獻計，他們當然極度的歡迎，看他們匆匆地接洽成功，便是明証。蓋法看着他十二個貼心裏，尙有倒戈的奸細，那麼民衆歸向他的心，更可以設法把他們挽回過來。就是比拉多不肯按他們

的心意辦理，他們未始不可以利用民衆作後盾。

茹答斯的獻計，格外受到歡迎的，也是因爲司祭們好幾次要拘捕耶穌，却終是不知怎的給他溜走了；此番有了內線，事情一定成功。因爲茹答斯又講述了耶穌對於死期的預言，並如何在巴斯卦禮日，將被人釘死等話：這許多，都給司教們保證，此番事情的一定成功，這種種詳情，也可振作並鼓勵那些兵丁差役們的勇氣；因爲這些人，對於耶穌的德能，終覺得有些畏懼寒心。司教們爲保證他們安全計，並決定親自出馬。茹答斯還給他們約定，時機一到，自己也出場，來親作導線。

一切商量定當，茹答斯便得到了三十銀錢的酬報。三十銀錢折值約五百八十二個法郎又半，以國幣每元五法郎計，當得一百拾六元四角，這便是天主生命的代價！

茹答斯領了這筆血價，深藏於懷，便匆匆地回到耶穌及宗徒們那裏，外面佯裝着若無其事；當然在其他宗徒面前，他能捏造一個正經的理由，掩飾

他方才少別的緣故。可是洞燭人心的耶穌，完全明瞭這方才過去的一切情形。從此耶穌看見茹答斯在場，心中便覺得有說不出的痛苦了。

### 預備最後晚餐

瞻禮四的一天便這般過去了，雙方都在準備決戰。當法

利：叟們毒燄熱旺到極度時，耶穌也願給世人，表示他極度的愛情。在人們正在謀殺天主時，天主却定了聖體聖事，給人們以生命。

瞻禮四一過，便是瞻禮五，這是四月六日，是禁醉節的第一天，是陰曆尼商月的十三日。耶穌已預言他將於尼商月十四日被人處死，是以他極願於瞻禮五的晚上，同宗徒們喫巴斯卦。

就在一這禁醉節第一天的早上，門徒們來問耶穌說：「你願意我們在那裏給你預備喫巴斯卦呢？」只是路加的記載，是耶穌打發了伯多祿若望二位宗徒，前去預備辦理這樁大事。

：巴斯卦羔羊，是只能在日路撒冷城內吃的，而且在晚上，該先在聖殿內由司祭們宰獻祝福過。是以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一進城，必有一個拿着水

壺的人迎面而來，你們就跟着他，到他所進的那一間屋裏去，給那一家的主人說：『師傅問你：一那間廳屋，爲我同我的門徒，好在那裡吃巴斯卦？』他必將給你們指示一所大廳，已經陳設齊備了的，你們就在那裏預備。』

按上文所述，耶穌吩咐這一切時，他同他的門徒們還在城外，還是清晨；他們才從熱色莫尼山園裏出來。

一切按着他所說的實現了。入城後，拿着水壺的人，很容易的被找到，因爲井邊汲水，大概是女人們的事，男人是極少的。伯多祿若望見了拿水罐的男人，就只管跟着他走，他就給他們指示了一所飯廳。——從此永久稱爲建立聖體大廳——在那裏，耶穌在臨死之前，舉行了永留人間的聖體大禮，據說這廳，長十八公尺，進深十公尺，中間有兩行柱子。

聖若望說：『巴斯卦瞻禮前，耶穌知道他的時候來到了，要離開這世界，歸到聖父那裏。他既然愛了世上自己的人，到末了愛了他們。』聖路加也有一段動人的話，說：『到了時候，耶穌就同十二徒坐席，給他們說：『我久已望

而又望的，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喫這一次：巴斯卦席，因為我告訴你們，從此以後，我不再喫這席了，直到天國成全。」

「我久已望而又望的，」這是多麼一句情緒懇摯的話。為什麼要如此懇摯？因為這是受難死別之前，因為這是最後一次，因為這次喫了巴斯卦，此後只有聖體了。耶穌說：「從此以後，我不再喫這席，直到天國成全。」這天國就是聖教會，在聖教會內，沒有巴斯卦羔羊，只有聖體。

### 坐席爭論大小

一切預備好了，於是大家入席，大概起初彼此推讓，誰也

不肯坐在上席，當下就由耶穌安派了各人的坐位。我們知道如德亞人的坐席是躺着的，酒席安放在矮矮的坑床上。大概當時的坐位是這樣：耶穌坐主席，在耶穌右手裏是若望，若望下手是安德肋，若望與安德肋之間，一個斜角是伯多祿，（斜角是首位）此後是斐理伯，巴爾多祿茂，長雅各伯，瑪竇，再一桌上大概是多默坐了第一位，在他的右手裏是次雅各伯，達陡，西滿，最後是茹答斯。茹答斯雖坐末位，可是最近耶穌，只是他同耶穌是背向而坐的。

爲使明瞭當時的坐位計，我且作表如下：

耶 穌	若 望	伯 多 祿
斯 答 根	安 猶 助	
提 摩	斐 理 伯	
陡	巴 爾 多 祿 茂	
伯 各 雅 次	長 羅 各 伯	
蘇 多	瑪 羅	

按米血那律書上的記載：喫巴斯卦羔羊的禮節是這樣：

席間須四次行酒，第一先進蒿苳漿及無酵餅，繼而進的是黃昏時，在聖殿內由司祭們宰獻過的羔羊。在第二次行酒時，席間最幼的一個，該向主席詢問這羔羊的來歷及意義，——主席——就把喫羔羊的歷史，簡短地敘述一番，再唱一篇亞肋聖咏；唱到一半，便行第三巡酒，於是祝聖酒席，唱完聖咏後便

行第四巡酒。四巡酒，原也不多，可是人們往往飲的過量，到第四巡時，大概已是酩酊，昏昏睡去。

這次耶穌喫最後一次羔羊時，對於行酒一事，聖史們一概沒有詳細的敘述；只有聖史路加記載當晚坐席時的光景說：「耶穌取過爵來，謝了恩。說：『你們拿這個，分着嗑罷！因為我給你們說：直到天主國的來到，我不再嗑這葡萄汁了。』」

入席舉爵，耶穌總說是「最後一次。」可見他那時煩悶惜別的心境。當耶穌鄭重表示，此番已是最後的聚餐時，宗徒們却依舊老脾氣，彼此爭論起來了。所爭的當然是坐位問題，大家有些嫉妬着。聖路加明說是這一點，引起了他們的爭端：「他們裏頭數着誰大。」伯多祿爲宗徒長，並未正式發表公認過；答斯老是坐末位，這於他更是怏怏不快；試想一個皎皎的達省人，竟屈居在那些加里肋人之後，這是何等的侮辱！是以那晚的坐法，更其增加了他的毒恨。至於其他宗徒們的狹窄嫉忌，聖史的寥寥數語，已是形

容畢肖。而耶穌的教訓，也更顯得他一片婆心，諄諄善勸的精神。耶穌說：

「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們，那有權柄管他們的，就有仁惠的稱呼；但你們不要這樣：你們裏頭爲大的，該成爲最小的；爲長上的，該如同服事人的。實際誰爲大？是坐席的，還是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可是我在你們中，如同服事的人。」

常把默西亞王國中權位爲問題的你們，我今對你們說：「我在艱難困苦中，與我常常相偕的就是你們，爲此我將天國給你們預備下，如同我父給我預備了一般；叫你們在我的國裏，赴我的酒席，同我飲食，而且坐在寶座上，審判義撒厄爾十二民族。」

### 耶穌親濯徒足

一同坐寶座，審判十二民族。「那是何等榮耀，何等威嚴！

這個預許，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進到他們的耳管，他們聽了，能不快活得個眉開眼笑，心花怒放呢？可是耶穌爲教他們更注意謙遜的教訓，便給他們立了難能則效的表樣。聖若望拾叁，二一六：記着說：



「晚餐才開始，根據可靠的原文，並非如通俗本所說『晚餐以後或晚餐完了』。魔鬼已經把負賣耶穌的心思，投在

西滿的兒子，茹答斯依斯加畧的心裏。耶穌知道父把萬物，已經交在他手裏，也知道自已出於天主，還當歸於天主。就從席間起來，脫下自己的衣服，取了一條手巾，束在腰間，然後倒水在盆裏，就起頭洗門徒們的腳；又用束在腰間的手巾擦乾。」

這時正行過了第一巡酒。門徒們誰大誰小的爭論，已給耶穌片言撇開。耶穌為給他們一個不可忘却的表樣，就從席上站了起來。宗徒們依舊各自在自己坐位上左側躺着，兩腳伸在坑床之外。

他們看着耶穌起來，大家面面相覷，不知他起來做什麼？看他把外套卸去，又把長衣脫下，只存了內面的襯衫；他又隨手取了一條大手巾，束在自己腰裏。他這般裝束得像奴隸一般，為什麼？人們正在驚訝猜想時，他已把水倒在盆裏，捧了水盆，走到伯多祿跟前。

這番可把伯多祿嚇壞了。伯多祿看着形景不對就急急地一說：「主！你

給我洗腳麼？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現今不明白，後來就要明白了。」但伯多祿依舊抗議，他不允許有這般顛倒倫次的事情，說：「不，你永遠不能洗我的腳。」耶穌鄭重地說：「假如我不洗你的腳，我和你就沒有關係了。」——你我沒有關係了。——這不就是說絕交了嗎？同耶穌絕交，這是多麼不幸的事！伯多祿聽着不妙，於是情急不擇言的急說：「那麼，主呀！不但我的腳，而且我的手，還有我的頭呢？」這種天真的流露，也許要使耶穌莞爾；可是耶穌想到答斯負賣他的事，他不能不傷心，就回答說：「人洗過澡的，不過要緊洗洗腳，就全身乾淨了。你們可是乾淨的，但不是一總的人。」——意思就是說：你們靈魂潔淨，好似才洗過澡的人，可是你們中，有人不是這般。聖史不願後人誤會這人是誰，就明明的註着說：「因為耶穌知道是誰要負賣他，所以說：你們不全是乾淨的。」

——耶穌給他們洗完了腳，又穿上衣服，就坐在席間，給他們說：「我爲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了麼？你們稱我老師，主子，稱的不錯，我本來是；若是我爲

主子爲師傅的，尙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因爲我給你們立了表樣，爲叫你們見我怎樣給你們做的，你們也要照樣做。這裏我們可添入瑪竇的另一紀事說：「就如人子之來，不是爲受人服事，但却是爲服事人，並爲捨自己的生命，救贖衆多的人。」繼着耶穌又說：「我實實告訴你們，沒有僕人大於主人的，也沒有被遣者大於遣他的。知道了這些，並按着實行的，是當被祝福的。」

耶穌又說：「如今，事還沒有成就，我都告訴你們，爲的是事後，你們好信我是基利斯多。」這些話，爲其他宗徒們，日後都明白了。這所遇的一切，原是耶穌完全預見，預言，而且甘心預先忍受了的。爲耶穌原無古今前後的。

「我是基多，你們是我的使徒，」——我實實告訴你們；不拘誰，招留我所打發的人，就是招留我；招留我的，就是招留那打發我來的父。」

這幾句就是說：誰接待聽信宗徒的，就是接待聽從耶穌自己，誰聽從耶穌，就是聽從天主聖父。

## 叛徒發覺潛出

可是一陣傷心事，又顯呈在耶穌面前。加答斯的在場，實不斷地給耶穌痛苦難受。他甚願他所言所行的能使叛徒回心；可是私慾貪心，已把叛徒的心腸，化成鐵石了。耶穌見着這種情景，不覺悲從中來。就傷心地說：『我不是說，你們一總的人，都是我認得，我所揀選的吧？但爲應驗經上的話，說：一與我同食的人，要舉足踢我。』

假如加答斯肯把耶穌的這些話稍加思索，便可明白耶穌心中當時的極度隱痛。他也不難想見自己作的孽，是何等醜惡不堪。古先知曾把他的醜事預言過，後世人不知更將如何把他咒罵吐棄。

無奈耶穌的這些話，於他好似水潑頑石。

耶穌已數次很明顯地指出了那負賣者的居心與惡行，現在已不能再容忍他再混在宗徒中，假作善人了；他也再沒有假作善人的臉面。完成他惡孽的時候，已經到了。其實這時候並非由加答斯或最高裁判所定奪，却是耶穌自己定當。

：巴斯卦席，已將完結。但耶穌却準備完成一件爲宗徒們所不知的大事。就是一年前耶穌在加里肋講道時，預許的聖體聖事。現在已是完成這件聖事的時候了。

但在完成這愛情聖事之先，耶穌當先叫這個喪心病狂的奸細遠離，讓他去完成他地獄的使命，而不致冒領自己的體血，並污辱這神品聖事。

：巴斯卦的夜席，正將待撤。耶穌心痛要裂，突然向門徒們宣示了奸細的存在。聖若望記着說：「耶穌說了這些話，心裏就攪亂，明明地說：『我實實告訴你們，你們當中，有一個要負責賣我，一個同我同桌飲食的人！』」

耶穌說這話時，聲音裏，表示着極度的痛心，以致宗徒們都感到不安；他們深知耶穌是無所不知的，於是大家猜疑起來。聖瑪爾谷說：「他們就憂悶起來，一個一個的問耶穌說：『是我麼？』」主是我麼？耶穌回答說：『是你們十二人中的一個，同我一齊伸手入盤裏的，是他將負責賣我。』」

但這個指示並不顯明，因爲如德亞人喫東西，並不用刀叉湯匙；坐席的，

大家向席中大盆內手取麵包，浸湯或沾菓漿而吃，猶如我們吃菜一般。衆宗徒，都同耶穌在同一的菜盤內取食，誰都在同一盤內伸過手。

耶穌傷心至極，他無暇管宗徒們懂了沒有，他只痛心地说：「人子原當按着經上關係他而寫的話而去世；但是賣人子的那個人，是有禍的。那人若沒有生在世上，爲他倒更好。」

這是何等可怕的絕罰的判辭！可是茹答斯那時，已是心硬如鐵，一點也不覺動情；他竟還能鼓着餘勇，在其他同伴之前掩飾，佯裝不知，佯仿其他宗徒一般地問耶穌說：「先生，莫非是我麼？」狡猾的茹答斯，竟能在其他誠實的宗徒之前，把自己的逆迹，完全掩飾過去了。

這時宗徒們彼此議論紛紛，耶穌回答茹答斯的話，誰都沒有注意；只是後來大家憶及，當時耶穌曾給他回答說：「你說了。」就是說：是，正是你。

宗徒們面面相覷，不知這話指的是誰。聖若望說：「一門徒就彼此相看，看不出他說的是誰。門徒中有一個，是耶穌特愛的，倒在耶穌懷裏；西滿伯多祿」

就向他點頭，給他說：「他說的是誰？」那個門徒就又倒在耶穌胸前，問他說：「主是誰？」耶穌說：「我蘸餅，遞給誰，就是誰。」

假如我們沒有忘了當時坐位的順序；若望此番的動態，我們是很容易明瞭的。大概耶穌啓示這秘密時，曾給若望以守秘密的暗示；伯多祿是在另一坑榻上的一角，所以未曾聽見耶穌的回答。耶穌的行動，又是席間慣有的動作。以蘸湯的麵包，授給同席者，原是席終客氣的表示。茹答斯接此一角麵包時，反覺得自己裝腔的得法而自豪。這一角麵包，並非是聖體，只是酒席告終的表示。

「耶穌就蘸了一角餅，送給西滿的兒子茹答斯依斯加畧。茹答斯吃了那角餅，撒殫就進了他的心。」

「耶穌就給他說：『你要做什麼，快快做去。』但同席的人，誰也不知道耶穌，為什麼給他這般說。有幾個人，以為茹答斯掌管錢袋，就想耶穌是教他去買辦過瞻禮所應用的東西；或拿什麼去哀矜窮人。」茹答斯吞了那角餅，

立刻就出去了。那時正是黑夜。」

「那時正是黑夜。」這一句是何等有力的警句。黑夜是烏漆墨黑的一團；外面是這樣，茹答斯的良心上，靈魂上，也都是這樣。他在漆黑之夜，懷着漆黑的心，走向司祭長漆黑陰森的殺人機關，去報告耶穌的踪跡。爲完成他殺人，殺老師，殺天主的罪孽。

那時，大概是八下或九下鐘。

### 頒新誠立聖體

茹答斯出走了，耶穌如釋重負。於是，他的語氣，他的談吐，完全兩樣了。現在在他周圍的都是朋友，都是知己，他可以提示肺腑，可以像父子般的談話了。想到他的祭獻，想到他聖體的永留人間時，他凱旋似地暢談着將來。

聖若望記載說：「茹答斯既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光榮了。天主在人子身上也光榮了。天主既在人子身上得了光榮，也要在自己內光榮人子，而且不久就要光榮他。』」



耶穌想到自己死後快將復活升天的事，便忘了自己，却只給門徒們着想。用親愛的口吻安慰他們，給他們說：『孩子們！我同你們在一起不多時了，你們要找尋我，如同我給如德亞人說的：『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如今我也給你們說同樣的話。我如今給你們說一個新的誠命，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了你們，你們也要同樣的彼此相愛。如果你們彼此相愛了，衆人就可因此認出你們是我的徒弟來。』

耶穌頒佈了這條新的愛的誠命之後，他便立了這個愛情的聖體聖事。這是一天主仁愛之首榜者，『這是燒熱人心，連合愛天主愛人的兩大愛情的聖事。』

聖史們、聖保祿宗徒等，對於耶穌建立這聖事的敘述，都很簡捷。因爲初世紀的教友，誰都明白而且普遍實行的，所以用不到什麼詳細的報告。就是特別注意聖體預言的若望，對於這事，竟提都沒有提及。

聖路加說，是晚餐已畢；可是人們還沒有散席，夜飯之後，另外：巴斯卦禮

宴之後，按習俗是大家延長談話的，所以聖瑪竇及聖瑪爾谷却說：「喫晚餐的時候：——這就是說：當他們離開酒席之前。」

一切禮儀都已完結；可是宗徒們見耶穌，很鄭重的又取了麵包在手。他們覺得一定又有新的大事情發生了。於是大家都凝目注視着。

三聖史及聖保祿都這般記着說：

「耶穌取過餅來後，降福了，分開後，遞給宗徒，說：『你們接去喫罷！這就是我的身體。』」

又取過爵來，謝了恩，遞給他們說：『你們接去這個，噉罷！因為這就是我的血，新約的血，要為多人流出來，使得罪赦。』」

宗徒們恭恭敬敬地領了聖體聖血；可是耶穌還以為未足，他同宗徒們契合為一還不够；他還願他的體血永留人間，他還願同天下後世總人結合。於是把這成聖體聖血的權柄，交代給了宗徒們，立定了神品聖事，說：『你們每當行此，為紀念我。』」

這句是聖保祿宗徒格林多一書，拾壹，二六，補足聖史們的缺筆。  
從聖經這個短短的敘述裏，成冊成部的書，研究、討論、讚揚了這個至大  
無比，至妙無倫，至高無擬的聖事。可是這些都屬於神學範圍，我們這裏只有  
擱筆，只有感謝耶穌的愛情，驚訝聖體的奇妙罷了。

## 第六章

餐後叮嚀

望，拾叁，三六  
至拾柒章完。

(三十年四月六日)

警告伯多祿

諭徒增信仰

見我即見父

真理的聖神

給你們平安

耶穌大祈禱

我是葡萄樹

當彼此相愛

準備受艱難

聖神的使命

耶穌尤再來

因主名祈禱

抵達山園門

警告伯多祿

宗徒們從耶穌手裏，領了聖體後作什麼感想，聖經上沒有

給我們提及；可是他們領聖體後的轉變，却是很明顯的。

這時耶穌說話，拳拳諄諄，聲音談吐裏，充滿了悲哀，充滿了離情，好似在

頒授遺囑一般。他真已似隔世的人了。門徒們不敢打斷他的話路；可是悲哀已浸入了每個人的心。他們覺得快要同這個好師傅分離了。他不是在說嗎？「孩子們！我同你們在一起不久了，你們要找尋我，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你們也該如我一般地彼此相愛。」宗徒們聽着，都覺得離別在即，心中納悶；尤其伯多祿，已悶窒得不能再容忍了，突然打破了悶塞着的情緒，問道：「主！你往那裏去呢？」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如今不能跟我去；後來必要跟我去。」

什麼？主真的要離開我們了嗎？伯多祿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他既覺得領聖體後，他同他的血肉，已緊緊結合了；怎的再能彼此分離？他便貿然地說：「爲什麼？如今我不能跟你去呢？我情願爲你捨我的生命！」

這是聖體的效驗，這是愛情的呼聲！這表示，當然使耶穌喜悅。可是他的上智，預見了伯多祿前途可憐的失足。就要給他說破麼？這一腔熱火，豈非就要給他澆上冷水？所以耶穌回答時，却有一副吞吐的情形。但爲給他一個謙

遜的教訓，並教他知道徒恃人力的不可靠，耶穌終於直捷的回答說：「你將爲我捨你的生命麼？」我實實告訴你，今夜鷄鳴之前，你將三次不認識我呢？」

繼而向衆宗徒說：「你們今夜都要背棄我，因爲經上紀載說：『我擊牧者，群羊悉散。』但是我復活後，我將先你們到加里肋去。」

耶穌這時看着伯多祿猶豫懷疑，就給他說：「西滿！西滿！撒殫求得了准許，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般，但我已爲你祈禱，叫你的信心不至慘敗；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們。」

這又是耶穌曾預許伯多祿爲宗徒長的証實。他該是聖教建立在上的基石；他雖將失足跌倒，可是他不屈不撓的信德，且將堅固其他宗徒們。

「可是伯多祿說：『我已經預備了，那怕同你下監，同你受死。』雖則衆人都背你我至少不。」耶穌給他說：「我實實告訴你，就在今夜，在鷄鳴二次之前，你却要三次背棄我。」

一伯多祿越逞剛強，抗議說：『就是同你一起死，也不背你。』衆門徒們也都這般說了。」

門徒們，誰也沒有想到那未來艱鍊的重大。耶穌給他們指示說：「我打發你們去的時候，沒有口袋，沒有錢袋，沒有鞋；但，你們缺少了什麼沒有？」他們說：『沒有！』耶穌又說：『到底如今，有口袋的當帶口袋，有錢囊的也是這樣；沒有刀的，要賣去他的外衣來買柄刀。我告訴你們，凡是經上寫的這話，也要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關係我的事，快將到頭了。』

默西亞，是現世君王、民族救主的觀念，宗徒們，至今始終沒有放棄過。所以想默西亞，必用戰爭來得天下。現在耶穌說起刀，他們就想開戰在即；他們也磨拳擦掌，準備廝殺。當下很興奮地回答說：『主，看！這裏已有兩把刀了！』

耶穌也不給他們多辨明，就含糊的說：『那够了。』

諭徒增信仰  
死了，那時將怎麼辦？

這個含糊的回答，使門徒們重新愁悶了起來。好老師快將

耶穌看明這些，茹答斯這奸細又已不在場，便用最情愛的口吻，剖示了他全部的內心，安慰並鼓勵了在愁悶中的宗徒們。

耶穌囑咐給門徒們的第一椿事，是對他的信仰及依賴。耶穌既與天主聖父不能分離，他又用天主的名義講道。他揭除一切幕帘，給古教別開生面；他自作人與天主間的中人，成為宗教的中心，使人直接同天主來往。為此他給門徒們說：

「你們不可心亂，你們信天主，也當（同樣）信我。在我父家裏，有許多住處；若不然，我早給你們說了。我去給你們預備地方；我去了，給你們預備了地方，我還來接你們到我那裏：為的是，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

這些話，顯然不只對宗徒們，當然也對着後世教友說的。宗徒們深信，在他聖父的家裏，各人得到一位置，是很可能的事：為十一個人並不需要怎麼大的地方。但耶穌說的對象，遼闊廣大：一切好心的人，在天上都有預備了的位置，我們大可不必抱向隅之憂。所以我們將來必有一天，同耶穌在一起。而



且他又給宗徒們及後世人指示了道路。說：「爲到我所去的地方的道路，你們也知道的。」

率直的多默宗徒，聽了這些隱語，覺得莫明其妙，於是耐不住的大聲說道：「主！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麼知道那道路呢！」

耶穌給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

你們若認識了我，也就認識了我父。從今你們就認識他，且是已經看見他。」

這是很顯明的，一切存在的目的，是爲到父那裏。但爲到父那裏，必須經過聖子。——我是到父處去的必由之路，因爲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一人有了真理，才有生命；人有了真理，才能到父那裏。是以誰而信從耶穌，認明耶穌的，就是認明了天主；因爲耶穌，就是人目所能見的天主。

見我即見父

聖父同聖子的密切關係，耶穌在如德亞人前，早已聲明過，

說：「我父同了我，我們原是一個。」下面斐理伯宗徒的詢問，更使耶穌發揮了這層道理。

當下一斐理伯問道：「主！把父顯示於我們，我們就心足了。」

耶穌回答說：

「斐理伯！我同你在一起，已這樣長久，你們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我，就是看見了父；怎麼你說：把父顯示於我們呢？你們不信我卽在父內，父卽在我內麼？我給你們說的話，不是我自己說的，是住我內的父。他自己作了這些事，你們當信我，我是在父內，父在我內。至少因着我所行的事而信我。」

這些妙理，全從聖心中汲來，「我在父內，父卽在我內。」這話，便叫我連想到若望經前言上去，這同了一物：爾朋實在天主，實卽天主一的論調，完全一致；只是一物：爾朋——一字，用了一子——一字來代罷了。是以這裏所謂子，就是一降生爲人的物：爾朋。——他便是永遠的真理，永遠的生命。他降生來世，無非爲給天地間的旅人指示道路；而這道路，就是他自己。他既是一物：爾朋，——也就是天主；他給我們說話，就是天主向我們說話。倘若他的話不夠証明，那麼還有他的行爲，他的工作，以及他所顯的靈蹟。

流光年年轉逝，而這個証明，反日見有力。因爲他行的靈蹟，至今常有信他的人繼續施行。他自己給我們說：『我實實告訴你們；凡信我的，我所作的事，他自己也可以作；且可以作比那些更大的事。因爲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因着我的名，無論求父什麼，我必踐行，爲教父因子得光榮。你們若因着我的名求我什麼，我也必踐行。』

是以耶穌雖死，他的行動，將永永進行；使他的福音廣傳，教會發展，光榮日增。

但這些事，怎麼進行呢？誰來主持呢？耶穌在下面答應你說：『就是真理的聖神。』

### 真理的聖神

『你們若愛我，就該遵守我的命令。我將求父，父將另賜給你們一位師保，叫他與你們永遠相偕。就是一真理的聖神，一世俗所不能領受者，因爲（世俗）看不見他，也不知道他。你們却認得他，因爲他要常與你們相偕，還要常在你們心裏。』

我們快快準備歡迎，而且接受這位聖神罷！因為他是我們內心的顧問，我們的施慰者，我們的啓示者，我們的中保。我們將從他在我們心中活動進行的成績，而認識他。他在我們靈魂上，是耶穌的替代者，他將完成耶穌在我們靈魂上所未曾完成的事業。他便是耶穌常留在我們中間的憑証。是以耶穌說：『我不放棄你們若孤兒一般，我還來你們這裏。』

『不多時，世人就不見我了，你們還得見我，因為我生活，你們也要生活。』到那一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誰有我的命令，也遵守那命令，這人纔是愛我的。誰愛我，我父就愛他，我也愛他，我要把我自己顯示於他。』

『夫愛之誠，惟在實行不在虛言。』這道理，耶穌在山中聖訓內，嘗一再申述過。因為愛，不只是坐而言，却也該是立而行的事。是以他說：『誰愛我，當遵守我的命令。』這便是愛的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

但愛他而遵守他命令的賞報是什麼？下面便是答覆。

「達陡宗徒，當下問耶穌說：『主爲什麼緣故，你要把你自己顯示於我們，而不顯示於世人呢？』耶穌答應說：『誰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而且我們還要到他那裏，在他（心）裏頭，做我們的住處。誰不愛我，就不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見的話，並不是我的話，是打發我來的父的話。』」

這一段話，包含着超性學的寵愛論。寵愛在善靈上的發展，另外是聖神的工作。現在聖神沒有來，是以耶穌只給宗徒門說了這幾句大綱。他又說：『當我還在你們這裏住着時，給你們說了這些話。我父因我的名字，將打發的那位師傅，——聖神來時，必要教訓你們一切的事。並也要教你們想起我所告訴你們的一切。』

父、子、聖神，原是同一行動的。聖父遣發聖神，却因子的名，因爲聖神是聖父聖子所共發的。

說到這裏，耶穌的話又說回來了。因爲他現在談話的唯一動機，是在安慰宗徒。

## 給你們平安

「我給你們留下平安，我賜給你們我的平安；不是如同世俗所給的。你們不要心亂，也別害怕，你們聽見我給你們說了：『我要去』（但去了）還要回來，到你們這裏。你們若是愛我，就該喜歡（爲了）我往父那裏去。因爲父比我大。如今事還沒有成，我先告訴你們，爲了事成之後，你們好信我。今後我不再同你們多說話了，因爲這世界之王，就要來到，相反我；可是他一無所能，但爲叫世人知道我愛父。父怎樣命了我的，我就怎樣做了。」

耶穌的受難，外表是魔鬼勝利了；其實是耶穌愛聖父的至情的行動。魔鬼的一切外表勝利，其結果是零。耶穌爲給宗徒們一個迅速奉行父命的表樣，便起立，毅然決然給宗徒們說：「起來！我們去罷！」

## 耶穌大祈禱——爲自己祈禱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光榮你的兒子罷！爲叫你的兒子，也光榮你；如同你把統管萬民的權柄給了他，爲叫他把永遠的生命，給於一切你所交於他的那些人。這永遠

的生命，就是認識你獨一的眞天主，及你所託付我作的事，我全作完了。如今求你，父啊！把世界未有之前，我在你那裏所有的光榮，光榮我罷！

這是高妙的祈禱！這是降生爲人的天主的祈禱。他知道祈禱，是天主預定計劃中的一份。他也不知道，天主預定他將從死者中復活；並將在天上坐在聖父的右邊。但他還是祈求聖父光榮他，因爲天主因着祈禱的緣故，才賜予一切。我們在這裏還須注意耶穌說的：『這永遠的生命，就是認識你獨一的眞天主，及你所遣發的。這裏所謂的認識，就是在悟司上永永占有天主的本性本體，及他的基利斯多。這就是神學家所稱的一面對面的享見天主。』

其次，我們也須注意到，耶穌自無始之始的已有性。他說：『父啊！把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那裏所有的光榮光榮我吧！』這同了若望經前言上第一句：『太初有物，爾朋』的道理，又前後呼應着。

### 爲門徒祈禱

耶穌爲自己祈禱之後，就爲他周圍的門徒們祈求說：

『你從世俗中交給我的，我已把你的名字，顯示於他們了。他們』

本是你的人，你把他們交給我，他們遵守了你的話。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給我的，都是從你來的。因為你所傳給我的話，我傳給了他們，他們已受下了。他們真認我是從你出的。又信我是從你打發來的。我是為他們祈禱，我不為世俗祈禱，但為你給我的人祈禱，因為他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就是我的。我在他們處得了光榮。

「此後，我不在世界上了，他們却還在世界上，而我則往你那裏去。」

「父阿！你所給我的人，求你因你的名字，保留他們；使他們合成一個，如同我們一般。我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是我因你的名字，保留了他們；他們是你給我的，我護衛了他們，沒有喪失過一個；除了那個喪亡之子。這也是為應驗經上的話阿！」

「但如今，我往你那裏去，趁我還在世上時說這些話，是為教他們在自己心裏，得着我滿足的快樂。我把你的話傳給他們了。世俗惱恨他們，是因為他們不是世俗中人，如同我不是世俗中人；我不求你，把他們從世俗中取去；



但求保護他們，脫免凶惡。

「他們不是世俗中人，如同我不是世俗中人。求你在真理上，祝聖他們，——真理就是你的話。」

「我打發他們到世界上去，如同你打發我到世界上來；我為他們聖我自己，也叫他們因真理成聖。」

上面一篇慈父心的祈禱，舐犢之情，流露言表，當不必再畫蛇添足地給它注釋了。只是末了兩句：「我為他們聖我自己，也叫他們因真理成聖。」——成聖——一字，原指祭獻過的祭品或犧牲而言，是以這兩句，一切聖經的註疏者，都說：「這一聖我自己，——就是指點耶穌甘心受難完成的祭獻。耶穌固早以降生為人而成祭品了；可是加爾瓦畧山上的祭，好似在祭品上打了印烙。因為這是降生為人的物爾朋的，最後使命的完成。從這個聖的祭獻裏，引出了宗徒們將來殺身成仁的祭獻來。所以也說：「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為普世信友——

耶穌為宗徒祈禱後，自然也想到那些宗徒們，將用真理來

感化的後世的衆教友——就是我們。

所以那時，耶穌也曾想到我們全體，我們個人：善牧原想到了他全部的羊群，以及每一頭羊的。

一、我不但爲他們祈禱，也爲後來那些因着他們的話而信我的人祈禱；爲教他們都合而爲一，如同父，你在我內，我也在你內。使他們也在我們內合而爲一，叫世人相信我是你打發來的。

二、我把你給我的光榮給了他們，爲叫他們合而爲一，如同我們合成一個一般。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叫他們完全合成一個。使世人知道，我是你打發來的；且是你愛他們，如同你愛我一般。

三、父呵！我願意：我在那裏，你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好看見你賞給我的那光榮，因爲造世以前，你就愛了我。公義的父呵！世俗沒有認識你，我却認識你，這些人也認了我是你打發來的，我已經叫他們認識了你的名；我還要教他們認識，爲叫你愛我的愛情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

念了這篇祈禱的文字，須深切地記住，這時耶穌是在進山園交付給叛徒之前，在憂悶至死之前，在受苦受難之前。耶穌爲我們求的，就是大家共睦一心，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思想。耶穌豈不是再三的教人相愛如兄弟麼？看他就死之前，爲我們，爲普世所求的，是要我們彼此一心一德，彼此相親相愛；這是我們一總信耶穌的人，所必須求到，而且要設法做到的。我們該同這位仁慈自爲犧牲的耶穌，共同祈禱，使世界能彼此和睦，以進大同。現在全世界齊在覺得促進大同的必要，可是手段同目的，却完全背道而馳；反而使全世界分裂，使全人類仇殺。喂！你們各地的君王首領，你們要世界大同嗎？請先認識耶穌及他的教會。不見嗎？在他的教會內，是何等的彼此同心，彼此合一；這教會的合一，便是全世界大同的準則。

這個偉大的祈禱完畢後，耶穌便同了宗徒們出門，走向叛徒即將引兵丁們來搜捕他的地方。

我是葡萄樹

出了建立聖體廳，大概耶穌由小路直抄城門，那路羊腸九

曲，宗徒們一個一個跟在耶穌的後面，宛如長蛇。因着小巷的崎嶇，人人要緊留心脚下，大概路上誰也不說話。一出城門，宗徒們才又團集在耶穌左右。出城時，當是九下二刻光景。天上沒有半點雲，夜深如水，月光如洗，樹影交叉，低亞如畫，真是一個絕好的暮春之夜。

大概耶穌那時，月光下，正見了路旁葡萄樹，於是觸景生情，便發生了下面的這段誠摯的談話。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培植者。凡在我（樹）上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除去他；凡結果子的，為教他多結果子，他就清理他。現在你們，因着我給你們說的話，已經是清潔的了。你們當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如同葡萄枝，非在葡萄樹上長着的，自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在我內，也是一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誰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他才能結許多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誰若不住在我內，就如同葡萄枝，被丟在外面，必要乾枯，人拾來丟在火裏燒了。你們若住在我內，我的話也存在

你們心裏；任憑你們願意求什麼，必給你們成就。只要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在這事上得光榮。這樣你們就是我的門徒。」

才講了彼此合一，彼此團結的道理；方才又向聖父祈求過，使門徒以及普世信衆，都彼此同心合一；現在耶穌又給他們講了這層道理的至理。

這裏，耶穌是用了極平淡的言語，講了聖寵的妙理。耶穌是超性生命的根子，是一總聖寵的泉源；人們須用信德、愛德，同耶穌結合。爲保存這超性的生命，耶穌是樹幹，我們是極枝；極枝的生命，是從樹幹上汲取滋膏而來，然後可以開花結果，而這果就是我們的善行。

天主是清理這葡萄樹者：剪、刈、紮，莫非是要使枝子多結果子。我們現世的遭遇多故，並非是天主棄捨了我們；但是相反，他正要我們因此多結功德之果。

離了耶穌，我們就好比葡萄的極枝，離了樹幹，縱或枝頭葉綠，青翠可人；但不能長久，轉瞬間已萎地枯焦了；更不要說能結果子。離了耶穌，我們也許

在外表上，還能作些本性的善行；但終沒有根基，不能持久。寢假只有枝枯葉敗，同歸於盡罷了。「沒有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

### 當彼此相愛

「你們相信天主，你們也該相信我。」是信德產生了超性的生命，耶穌行的聖蹟，無非是要人相信。

但爲保存、滋長、發展，這個超性的生命，只有信德是不够的。誓反教徒的「只要信仰便能得救」的話，是完全當受棄絕。爲攻擊這種錯謬的異端，我們可引當時耶穌的話說：

「『如同父怎樣愛了我，我也怎樣愛了你們：你們當止在我的愛上，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可以止在我的愛上。如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我便止在他的愛上。』」

是以信之外，還要愛，還要遵守誠命。這話，好比耶穌自己給我們做了上面葡萄樹一段道理的詮解。愛，有兩道歸宿：就是天主及鄰人。

「『我給你們說這些事，是爲叫我的喜樂，相通於你們；使你們的喜樂，

得以充滿。你們當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般，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爲自己的朋友，肯捨自己的生命，人的愛情，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你們的事，你們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稱你們爲僕人了，因爲僕人不知道主人作什麼事。我稱你們爲朋友，因爲凡我從父處聽來的，都叫你們知道了。~

「我不再稱你們爲僕人了。」你們的出身，你們的地位與環境，原是奴隸僕役，可是我的愛情，把你們解放恢復了自由。現在你們不單是放奴，而且我還升你們爲我的朋友，提高了你們；使你們同我自己，都站在同等階級上。我對你們一點也沒有隱藏，我的財寶，都給你們公開了。我的思想，我的道理，一切都整個的傳給了你們。我的血和肉，都給你們做了飲食。我還將在十字架上爲你們死去。我所有的，全爲你們而且給了你們。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我選定了你們，是爲教你們去結果子；並使你們的果子常常存在。並使你們，凡因我名而求於父的，他

必給你們；我所以吩咐你們的，是希望你們彼此相愛。——

這是那麼急切的呼聲，耶穌的愛，彼此的愛，這便是我們全部的產業。我們極其需要這個甜美的愛，爲安慰我們！因爲我們時時處處，常能遇到種種無理的怨尤，與不可解的仇恨。

耶穌明知這些，所以接上說：

一、若世俗惱恨你們，該知道世俗先惱恨了我。你們若是世俗中人，世俗就必愛那屬他的人；但因你們不是世俗中人，乃是我從世俗中揀選出來的，所以世俗才惱恨你們。須記我從前給你們說的那話：一僕人不能比主人大。——他們既難爲了我，也必將難爲你們。假如他們遵守了我的話，也必遵守你們的話；到底爲我的名字，他們要加給你們那一切的事；因爲他們不認識打發我來的父。假如我沒有來，也沒有給他們說，他們倒可以無罪；但如今他們却是罪不容辭了。誰惱恨我，也必惱恨我父。我若在他们中，未行那人所未行的事，他們倒可以無罪；但如今，他們已見了，還是惱恨我而且惱恨我父。這



是爲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他們無故的惱恨了我。」

這一段話，是耶穌預言了聖教會將來的遭遇。耶穌所遭遇到的一切，他的門徒及世世信者，也將遭臨着。聖經之所以能歷萬古而不變者，因它不單具有生命的話，而且還教我們怎樣生活。它所說的一切遭遇，爲耶穌是如此，爲耶穌同時代的門徒們也如此，爲後世的信者們，也無往而不是如此。現代也有我們的比拉多，蓋法，茹答斯；也有今日擁護明日打倒的人群；也有私下信從，暗中扶助的人們；也有遵守我們的話的，也有相反我們的話的：形形色色，良莠齊俱。但聖經却永如中流砥柱，在這兩股逆流中，亘古常新。可是世俗究竟已不是降生以前的世俗了。降生救贖的道理，已照示萬民，信者不信者，自不能得到同樣的判斷。是以耶穌明明的說：「假如我在他們中，未行過人所未行的事，他們倒可以無罪了。」

### 準備受艱難

信或不信，接受或拒絕福音，二者之間，並無中立之區。你不能說，聖經說的不關我事。耶穌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信者得救，不信者將被

棄，誰說這不干我事？接受或拒絕，喜愛或憎惡，二者之間並無中立。拒絕福音者，卽是加艱難於受福音的人。全部聖教史，便在這個定律下寫成。是以耶穌就給宗徒們講了艱難發生的時候，人們該有的態度。

「幾時，我從父那裏，將遣發給你們的施慰者——就是發於父的真理的聖神——來時，他來了，必將給我作證；你們也要作證，因為你們從開始就同我在一起。」

「我告訴你們這些事，為免得後來你們疑怪。有人要把你們逐出會堂，而且時候將到，凡殺害你們的，反想是在虔奉天主。他們這樣待你們，是他們不認識父，並不認識我。我把這些事告訴給你們，為的是到那時候，你們好想起我已經給你們說過。」

我們將遭遇艱難，耶穌已給我們言之在先。艱難在聖教會中是不會斷絕的，聖教會就在艱難中創立，就在艱難中傳播發展。耶穌的忠信的友人們，也更在艱難中成聖成賢。艱難的終點是成功，茹答斯的負心，却完成了耶穌

的救世大功。艱難聖教的人，也常狼披羊皮，說的滿口仁義。如德亞人的殺耶穌，艱難宗徒們，還是滿口說是在奉事耶和華；後世艱難聖教的，也都依樣畫葫蘆，戴着同樣的假面具；喊的口號雖不同，而居心却是一般的師承。說是爲興科學，返自然，求進步，愛自由，愛民族，愛國家；以及其他好聽的名目，而與聖教爲難；但這些，我們或是耳聞，或是目覩，或竟身歷時，我們不必詫異，因爲耶穌在奠定聖教之先，已給我們說過了。

## 聖神的使命

耶穌結束這段訓話說：「我先前沒有告訴你們這些事，

是因爲我還同你們在一起。」——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人尙如此，何況存心最慈愛的耶穌。當此生別死離的關頭，看着他滿懷愁悶的門徒們，他的慈心，能不反覆慰藉？於是重新給他們講施慰的聖神的使命，並福音的將來，來安慰他們，並使他們深信無疑。是以說：

「如今我要回到打發我來的那裏去，你們沒有人問我：『你往那裏去？』」但因我給你們說了這些事，你們已滿心憂悶。到底我老實告訴你們，爲

着你們的好處，我須去：因我不去，施慰者不來。我去了，就差他們到你們這裏。  
 當他來了，他將責令世俗以罪惡、以義德、以審判。以罪惡，因為他們沒有信我；以義德，因為我往父那裏去，你們也不再見我了；以審判，因為這世界的王，已被判斷了。」

這末了三段話，大概人視為聖經中難解的文字。耶穌的話既這般的扼要，若望的記載又如此的簡捷，於是它的意思，便覺隱晦了。我們只知道耶穌此去，是為完成聖父預定計劃的緊要步驟。為完成這番大祭，耶穌須脫離這個世界；但耶穌去後，他還將因着聖神作中保而再來。耶穌將來在我們中的存在，既確實，又收效，而且較以前更為密切。但聖神確實密切的行動，將怎樣責令世俗之短。這一點，似乎有些費解。但我們也不妨盡綿力之所能，勉強解釋一點。

一施慰者將責世人以罪惡，因為他們沒有信耶穌。——這是說：誰不信耶穌，決不能以「不信」二字來唐塞無罪。不信福音，決不是一種美德；他們的

良心，常給他們反証着。聖神將給人們知道，世界正因不信耶穌，以致世道日衰，風化腐敗。平心而論，挽救世道人心的妙藥，是在信仰耶穌，並遵守他的命令。

一施慰者將責令世人以公義，因為耶穌將往父那裏。一聖神將啓示於人，人們冒義德的名字而攻擊耶穌。這種假仁義，無非是說謊的別名。耶穌的離世往父那裏去的公案，將受聖父的伸雪。聖神也將把耶穌的無辜，用宗徒的傳道，聖教廣揚的証據，來照示天下。假如耶穌沒有回到聖父那裏，那麼，世俗的醜惡，或將不致澈底揭露；現在耶穌已回到聖父那裏，聖神便將那些世世假冒公義而陷害聖教的人，不斷的加以責斥痛絕。因為耶穌原從天上來，今回天上去，功德圓滿，救贖功成；凡用公義二字而陷害他的人，便是公義的罪人。

一施慰者將責世人以審判，因為這世界之王，已受了判斷。一聖神要叫人知道。那些相反攻擊耶穌的世界霸王——魔鬼，——當他釘殺耶穌在十字架

上自鳴勝利時，正吃了全軍覆沒的敗仗。不見麼？從此天下萬國的泥塑木雕，不再靈活；廟宇從此坍塌；鬼奴從此收禁；通天絕地的魑魅魍魎，從此斂跡；上天下地，齊得向十字架屈膝朝拜。

但聖神却還有訓誨教導聖教的使命，他將常在聖教會內，使耶穌講的道理，引伸發展，使後世人在實施上，不致誤會誤解。耶穌說：

「我還有許多事給你們說，但如今你們不能擔當，幾時真理的聖神來到時，他必教訓你們各端道理，因為他不是從自己說，但是傳他所聽來的，且要把後來的事告訴你們。將來他光榮我，因為他將所受於我的，傳於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把所受於我的，傳給你們。」

由上文看來，聖神並不給聖教會以什麼新的啓示，他在聖教中所訓誨啓迪的，都是受自耶穌的。這樣聖神的工作，是在使人追憶或解釋耶穌所講的真理，使之不生誤解，使之在人靈上開花結果。聖神在聖教中的關係，和他

在天主三位中的關係是相同的。門徒們聽到耶穌去後，有這位施慰的聖神

來時，愁思也許可以稍斂；但耶穌愛徒心切，還給他們預許了自己不久復來，爲安慰他們。

### 耶穌允再來

「不多時，你們就要不看見我了；又不多時，你們又要看見我，因爲我往父那裏去。」門徒中就有幾個彼此說：「他給我們說的這話：『不多時，你們要看不見我，又不多時，你們又要看見我。』」又說：「因爲我往父那裏去。」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說的這「不多時」，可有什麼意思呢？我們不知道他說的什麼？」

情景如畫，耶穌正由小路上向熱色莫尼山園前進，數小時後的種種可怖景像，已在他眼前排列着，他也再三的給門徒們提及此事。可是事前，他這些話，爲他們都是隱晦難解，事後才明白這些話，他是在預言他的死，以及三十八小時後的復活。當時，他們却是什麼也不懂，彼此嘁嘁喳喳的說：「他說的什麼？我們不知道呢？」不多時，是什麼意思呵？他們彼此推着去問，可是誰也不敢出頭。

「耶穌知道他們要問他，就給他們說：『因為我給你們說了，一不多時，你們要不看見我，又不多時你們要看見我。』你們爲這事，彼此相問麼？我實告訴你們，你們要痛哭流淚，世俗却要歡樂；你們要憂愁，但你們的憂愁，將變成歡樂。婦人生產的時候，未免憂苦，因爲她的時候到了；及生了孩子，就喜歡，忘了苦痛，因爲給世界添了人口。你們也這般，你們如今也在憂苦中，我再見了你們，你們就喜樂了，且是你們的喜樂，沒有人能奪去。到那日期，你們就什麼也不再問我了。」

極好的比喻。耶穌的受苦受難，爲宗徒們實似婦人的生產，在愁痛苦悶之後，來的是光榮快活。此後，一切爲他們都是豁然開朗，一切都覺悟，一切都明白，更用不到詢問什麼了。他們將復找到耶穌，而且從此不能再有人把他們的耶穌從他們手中奪去，他將常坐王位，誰也不能篡奪。他將在十字架上，一舉而完成他作世人中保的任務。

## 因主名祈禱

耶穌當時已想到這個未來的新世紀，這個人類復生的新



紀元。但這個新紀元，實是因祈禱而得以刷新的。是以下面，耶穌就教訓宗徒們祈禱，說：

「我實實告訴你們，你們因我的名字，求父什麼，父必給你們。到如今，你們還沒有因我的名字求過什麼。你們求，就必得着，為叫你們的喜樂得以充滿。」

這個預言，一如其他預言而應驗了。一切須經耶穌的手，他是天主與世人之中的唯一中保，除非經過他，誰也不能到父那裏，父處的一切，也不能通到我們處。

「我用比喻把這些事告訴了你們，時候一到，我便不再用比喻同你們說話了；但却明明地要同你們談論父。到那日期，你們要因我的名字祈禱，我就不給你們說，我替你們求父了。因為你們既愛我，又信我出於天主，父自己也愛你們，我出於父來到世界，如今又離世歸父。」

來自天主，現在還得歸於天主，這不僅是耶穌生命的孤線，也還是我們

各人生命的始終。這裏已說得不能再明白了。

「他的門徒給他說：『看！你如今就同我們明明地講話，不用什麼比喻了。我們如今知道你是全知的，用不着人來問你，因此我們信你，是出於天主的。』」

### 抵達山園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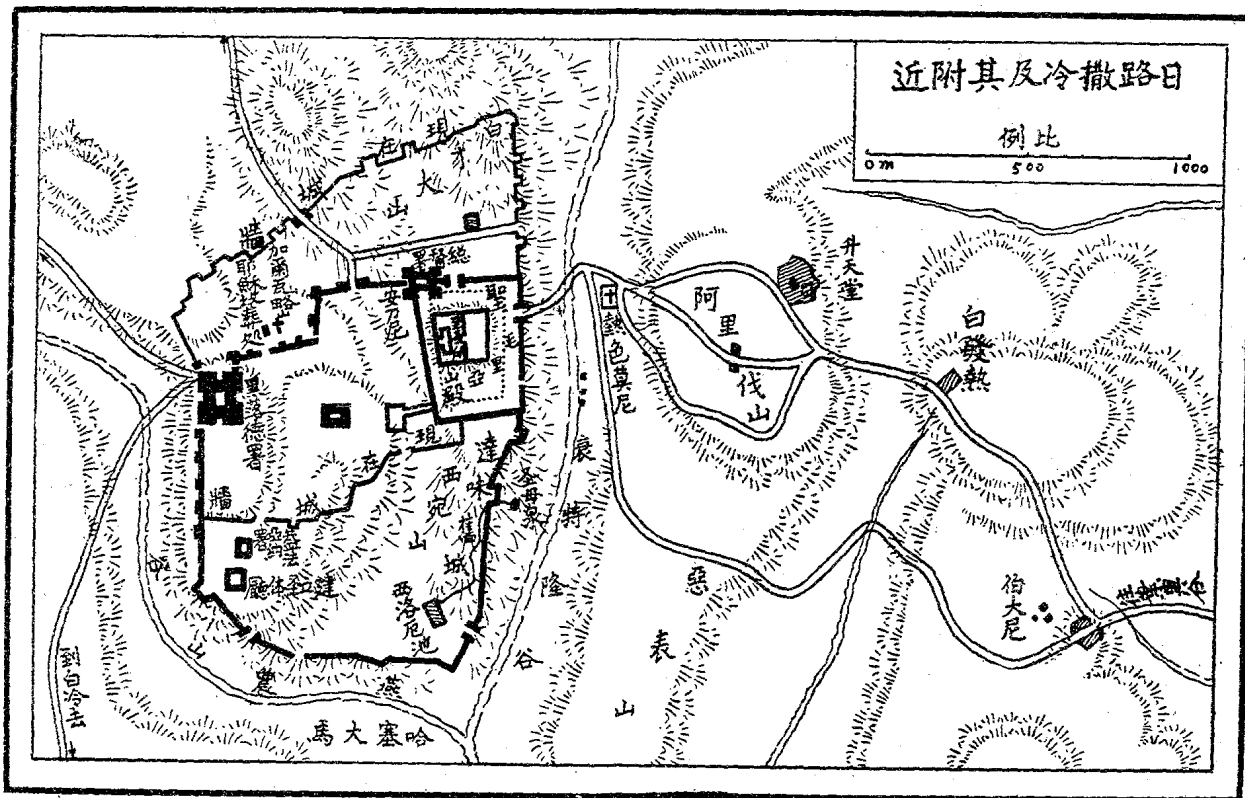
一路說說談談，耶穌這一小队人，這時已到了熱色莫尼山園門前。當耶穌及宗徒們，於夜深不能回伯大尼時，往往就過宿在那園裏的。那夜，因着巴斯卦瞻禮的緣故，他們原不能離開日路撒冷的。茹答斯深知這些，他已在暗中準備下手了。

我們須注意，宗徒們在山園門口。最後回答耶穌的話，却是一種信德的話：「我們信你，你是出於天主的。」耶穌答應他們說：『你們這時才信麼？看！時候要到，且是已經到了，你們將各自離散，各投己所，留下我孤獨的一個！』

但，我不孤獨，因為我父與我同在。『』

好似要振刷自己，並為鼓勵他的門徒們上戰場激戰似的，耶穌用了這

有  
力  
的  
話  
說：  
「  
我  
把  
這  
些  
告  
訴  
你  
們，  
爲  
叫  
你  
們  
因  
我  
得  
平  
安；  
在  
世  
上  
你  
們  
將  
受  
患  
難，  
但  
放  
心  
吧！  
我  
已  
得  
勝  
了  
世  
俗！」



## 第七章

熱色莫尼

路，貳陸，三六—五六；谷，拾肆，三二—五二；  
貳貳，二九—五三；望，拾捌，一—一二。

（三十年四月六日）

山園苦禱

慘痛窘迫

宗徒瞞睡

叛徒來了

全營出動

格綠田雅

你們找誰

束手受縛

### 山園苦禱

按瑪竇爾谷的記載，熱色莫尼是個莊子，而歷代却又稱它

爲山園。這山園是一個阿里伐樹及其他菓樹的樹園。熱色莫尼一語，解釋油車；大概那邊有榨阿里伐的油車，於是該地也就叫做一油車頭了。在熱色莫尼山園裏，有幾個天然的山洞，可以避風躲雨，耶穌及宗徒們，好幾次，就在這些洞裏，用大衣裹了過宿的。今夜的來，誰也不會希奇，但當宗徒們預備伸展休息時，耶穌却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到那邊去祈禱。』

善念。

他們不敢有所詢問；他們極願遵命醒着祈禱；可是疲勞勝過了他們的

耶穌却叫了伯多祿、雅各伯、若望和他同去；他們是他在大博爾山上顯聖容時的見証。他領了他們，便向山園深處走去。

當他單同了這幾個最愛最忠信的宗徒們，走向山園深處時，突然地他改變了常態：他就一起頭憂悶，難過得很。『好似他屢次鼓勵宗徒們的勇氣，剎那間，已完全消沉。不但消沉，而且是恐怖畏懼之情，鉛一般的鎮壓了他的心。』他那時就給他們說：『我的心憂苦至極，至於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同我一起醒着。』祈禱罷！爲的不致陷於誘惑。』——

三位宗徒就在那裏站下了，耶穌稍復上前，一離開他們，有投石的那麼遠，一大概二十公尺的距離。星光裏，月影下，宗徒們很驚訝的見他突然一俯伏在地一祈禱。按聖瑪竇的記載，是撲在地上，面向着地皮，反覆的祈禱說：「我父！假如可能的，這杯苦爵，遠離我罷！然而……勿如我願，但照你的意旨！」

「阿巴父呀！一切於你都是可能的，遠離我這爵罷！但不要隨我的意思，但你所要的。」（谷）

「父！假如你要，遠離這爵於我罷！但別叫我的意志，却是你的意志承行罷！」（路）

禱詞裏，充滿了憂悶與恐怖。三個較近的宗徒，在朦朧入睡之先，聽到了他們可愛老師的刺心的哀聲。茫茫間，又似見到了一個天神前來鼓勵他，振刷他業已衰極的精神，加增他業已疲極的力量。聖路加這般記載着說：「有一位天神，從天顯現於他，加增他的力量。耶穌悲傷要死，祈禱越發熱切；他的汗，如同血珠，淌流直到地上。」

### 慘痛窘迫

星光月影下，樹蔭滿地，萬籟無聲，一切寂然，誰料在這山園的平靜空氣裏，耶穌正度着一個極猛烈的激戰。這不僅是生與死之戰，不僅是光明與冥獄之戰。死亡他原不怕，即虐刑慘死，受難時未來的種種，也決不能解釋他這次這般慘痛的現象。他不是說過的麼？「你們不要怕那些只能殺

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但該怕那個能罰你的靈魂肉身一起下地獄的（天主）——所以他不怕死亡，因他是生命之主，死亡不能於他發生威力；他也不怕魔鬼，因為他能向撒殫及其惡神發號施令。他恐怖什麼？——他是怕他的天主。

也許這句答語引起讀者的驚訝，耶穌不是方才在說：「我將到我父那裏去。」嗎？子歸父處，有何可怕？須知此時熱色莫尼的耶穌，按着超性學士們的解釋：他，那時，同天主聖父已不是慈父愛子了。那時，他身上實負有前古來今的萬民的罪過：從亞當以至末日假基利斯督的罪惡，齊集壓迫在他一人身上。他那時在聖父前，實是一個不能再惡的罪人。他已是聖父義怒的對象。試想純潔無罪的天主子耶穌，竟成為地獄的坯子。思念及此，能不誠惶恐懼，汗血流地？

**宗徒瞌睡** 這個慘痛要死的祈禱，大概延長有一小時，——是十下至十一下的光景。——三個近身的宗徒，起初還能同瞌睡爭札，迷濛中，還能見到耶穌



的舉動，聽到耶穌的哀聲；可是漸漸眼皮不能再啓，昏昏瞌進了睡鄉。耶穌眞如他所預言的，只有他獨自一個，面對着聖父。第一階段的祈禱完了，他突然起來，按聖路加的記載說：「祈禱完了，起來到他門徒那裏，看見他們都悶睡着。一極度的疲倦困乏，極度的憂思煩悶，把宗徒們趕入了昏沉的睡鄉，這也不足深怪。耶穌這時，身負衆罪，滿心愁痛，既不見諒於聖父，乃思求慰於宗徒；可是宗徒們不單不與他分憂，反而和衣瞌睡。於是耶穌先薄責伯多祿說：『西滿你也睡麼？你不能醒着一小時麼？』又給其他二位宗徒說：『你們不能同我共醒一小時麼？爲什麼你們睡着呢？起來！祈禱吧！醒着祈禱吧！免得陷於誘惑；你們志氣雖剛強，肉身却軟弱的。』宗徒們聽了這話，自是羞愧滿顏。

一耶穌又去祈禱，說的是同樣的話，說：『我父！若是這爵不能免，必要我瞌的，就照你的意旨行罷！』這第二次的禱聲裏，已是充滿着順命的口吻。這次祈禱的時間，也沒有第一次來得長久。祈禱完了，一他又來看門徒，見他們還是睡着，一而且睡得更是酣熟。聖經說：『他們睡得連眼都睜不開了。也』

不知說什麼來回答耶穌。」

耶穌深知定時業已迫近，又見宗徒們悶睡沉沉，踉蹌不安，更難望宗徒們來替他分憂。於是重新離了他們，自去作他第三次的祈禱，說的又是同樣的話。

他，忽然又急急回到宗徒那裏，用着諧而且莊的語氣，喚醒了他們，「給他們說：『你們如今睡覺吧！安歇吧！够了！時候到了，你看人子就將付於罪人手了，起來；我們去罷！看哪，那負賣我的人已近了！』」

叛徒來了——耶穌話還沒有說完，赫答斯依斯加畧——十二徒之一，就來

到了，又有一大批從大司祭、民間長老們那裏，派來拿着刀劍棍棒的人。」

爲使明瞭那些經過，我們話且說回來，就是怎樣赫答斯在建立聖體廳裏被趕出之後，他同耶穌的仇人商議定當的經過。

「你要做的，快去辦吧！」耶穌說了這話，赫答斯走了，那時是八下左右。現在已是半夜，赫答斯領了兵丁，衙役來到熱色莫尼，從城內到熱色莫

尼山園，只須廿分鐘的路程，何以他們竟消磨如許時候？那其中一定是在重開會議，商量擒住了耶穌之後，當如何發辦。

荻答斯只是一個內線，他離了晚餐廳後，他急急去見大司祭蓋法，並通知他們，今夜正是拘捕耶穌最好的機會。耶穌曾當衆宣佈揭破了他的陰謀，他已不能回到宗徒們那裏；耶穌很明顯地把他趕走，他現在只願報仇，他願獻身親自率領兵丁們到山園裏去。

蓋法及他的顧問等，都把荻答斯的報告，視為嚴重。他們不願再浪費時間；但他們也願腳踏實地的進行：他們不願半夜裏，起兵動馬，而結果撲個空。  
**全營出動** 蓋法的計劃，我們已在前章內說過，就是要合法地狙死耶穌。

他不願像其他法利叟的只願從事暗殺。因為他們不願請求羅馬官長，來殺一個自己的同胞。蓋法却不然，他是最高法院的裁判員，用政治眼光看來，這羅馬官長的參與是必要的。於是他，按着這個預定計劃實行。第一步，就是通知這個地方上惟一操生殺之權的比拉多。

我們看耶穌自被捕至被殺，爲時的短促迅速，實是這個假設的証實。半夜被捕，審了三堂，午前判決，午正就執刑正法。假如沒有如德亞人方面有力的預先運動，比拉多決不致如此草率行事。當然這些有力的如德亞人，向他解釋了事情的危急，以及延到瞻禮後的危險等。他們自然在比拉多前，狡詭之極，一面懇求，一面威脅，使事情如意成功。

在刑事迅速了結的証據外，尚有一個更有力的証據，作証我們的假設，並非虛想：就是拘捕耶穌時，有羅馬官兵的參與。聖若望聖史在他的記載上，給我們暗示說。

「赫答斯就領着一隊兵，及司祭長及法利叟的僕役們，拿着燈籠、火把、兵器，到園子裏來。」數行之後，又說：

「于是營兵及千總，並如德亞人的僕役們，就拏住了耶穌，將他捆綁起來。」

營兵（高凹而脫）——千總（脫利蓬）——這些都是羅馬兵制。高凹而脫

是羅馬的步兵單位，一高四爾脫，約合中國兵的一營，計五百至六百人，但在殖民地或屬地，人數便要加倍了。十高四爾脫爲一軍，約合中國的一師左右。每高四爾脫，有一長官統制，卽是脫利蓬，當是中國的營長，脫利蓬下面有好幾個百總，（連長，）百總下面有幾個小隊長（瑪你布勒。）聖經上這些名稱，也分得非常清晰的，當比拉多要知道耶穌在十字架上是否確已死時，他便去叫個百總來問。只是聖經的記載，却使我們驚訝，何以青天白日之下，人山人海的法場上，如德亞王執行死刑時，一連兵就已足夠，而在星月交輝的黑夜裏，荒廢無人的山園中，去拘捕他時，竟須動一營之衆呢。許多史家，謂係聖史們的筆誤。拉格朗熱神父，則謂耶穌的仇人們，曾向看守聖殿的營長，派遣他營裏的兵隊，到山園去拘捕耶穌。也許是得到了比拉多的准許後，該營長便親身出馬，他的兵隊，便帶着刀槍兵器打着燈炬火把來了。

無論如何，羅馬兵是來了，蓋法力排同人的非議，運動了比拉多，實行他速拿速決的計劃，怕的是延長了日子，民衆要反案，他的計劃反將成爲泡影。

而且全營武裝兵士的在場彈壓，也足鎮住民衆的反動。蓋法一定又在比拉多前，說明耶穌是通魔術的危險者，聖殿裏的一分隊兵，力量也許不夠；六個月之前，他們已有過了教訓：所以全營兵的出場是必要的。比拉多原是個鹵莽武夫，雖對於宗教性的神話，不肯相信；但因了蓋法的催逼，也便答允了。于是營長便接到了全營出動的命令。所以若望聖史一字不錯的記載說：「于是營兵及千總，並如德亞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穌，將他捆綁起來。」

**格綠田雅** 比拉多妻，格綠田雅潑勞格拉的翌日的從中阻撓，又給我們

的假設，以強有力的証實。

聖瑪竇記載着說：「比拉多正坐堂的時候，他的妻子打發人來說：『這個善人的事，你一點不可干涉；因為我今日夢中，爲他受了許多煩惱。』」

那當然是瞻禮五的夜間，比拉多從督署回私宅時，曾把蓋法大司教等要拘捕耶穌的強求威逼的經過，一一告之於妻。她細酌詳情，覺得這件案子，絕對不公正。她既怕她丈夫的妄殺義人，又爲這個義人的生命擔憂，於是憂

思忖忖，轉輾成夢。羅馬人，尤其羅馬婦女，對於夢兆，是很重視的，是以翌日她即向她丈夫作焦急的報告。

### 你們找誰

蓋法於一切籌備之後，一面調起兵馬，一面命叛徒，前往城廂路角，探聽耶穌的行動；自己也很忙亂的招集同黨，準備犯人提來時，即行坐

堂開審。

茹答斯，奉令偵察得耶穌確已同了宗徒們進山園祈禱後，他急急回到聖殿，報告了司祭長，並立即領了上面派來的兵隊差役們上道。據聖史們的記載，這隊人馬可就不少，聖瑪爾谷聖路加只說「一羣」，聖瑪竇說「一來了一大批人，拿着刀劍棍棒。」聖若望却說得更明晰，他說：「茹答斯領着一營兵，以及司祭長、法利賽們的差役，拿着燈籠、火把、兵器，到園子裏來。」估計這些人數，當不下七八百人。既然這隊武裝人馬，同時也為鎮壓民衆的，大概他們就從聖殿起，在城裏各要道，各街口，並從東西城腳，一直到阿里伐山坡，都站了崗，宣佈了戒嚴。

蓋法及法利：使民衆向耶穌的心反轉過來；在耶穌復活了拉匝祿之後，一司祭長及法利：使他們曾下了一個會議，說：『這個人，行了如許聖蹟，我們可作什麼呢？若聽其自便，衆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把我們的聖地人民奪去。』——那麼，宣傳之法，只有把這層後面的意思，散播民間，誰不愛其家室妻子？誰不愛其父母國家？『看哪！羅馬人已發動他的兵隊，來拘捕這個加里肋人了。不是嗎？司祭長及其差役們，都同去合作了。誰出來反抗，誰就是國賊。我們的聖殿與民族便要結束在他手裏了！』這個宣傳，固然大生效力，民衆當夜不但不出來反對，而且到了明天，還都要他的死，而寧願放去巴拉巴。

叛徒領着的這隊兵馬，現在已到了油車頭山園門口了。雖則預先佈置完密；可是答斯心中總有些賊不放心。他深知他老師的神力，他自己曾好多次目觀過。怎麼辦呢？難道他就肯從容就縛不成？假如他要逃走，也不要誤拘了別人！宗徒中有人（次雅各伯）很像他；樹蔭火光裏，更容易纏錯。何



況那些羅瑪兵，原是不認識他的。姑答斯左思右想，總覺不妥，於是對兵們說：『我同誰擁抱親吻的，就是他，拏住！帶去！當心帶得牢些！』

可是事情的經過，並不如叛徒所預料的。按若望的記載，是耶穌走出園門來迎接了他們；好似他不願叛徒及惡人們褻污他所禱的聖地。

一兵士們見了耶穌，都停住了，耶穌首先發問道：

『你們找誰？』

他們回答說：『納匝肋的耶穌。』

耶穌說：『就是我！』

在耶穌的聲音姿態裏，表示極頂的威嚴與偉大。以致「就是我」三字一出口，兵隊們亂着後退，一陣傾軋，都仰倒在地上。

姑答斯當然也在場，聖若望記載着說：「那時賣他的姑答斯，也同那些人，在那裏站着。」他一時不及後退，一他就上前，給耶穌說：『先生！請安。』就擁抱口親了他。『這是東方別後再聚時親暱的表示。』

耶穌接著這個負心人虛詐的假親暱，一陣惡心，說：「朋友！你來做什麼？」  
「答斯，你用口親來賣了人子了一看這話裏，充滿了斷腸傷心語；可是叛徒當時却漠然毫不動情。」

這時第一排兵士已從地上爬起，抖縮縮地。

「耶穌再問他們說：『你們找誰？』」

他們回答說：『納匝肋的耶穌！』」

「我已給你們說了，就是我；既然你們是找我，就不要阻這些人走。」

聖若望註解說：「這是爲應驗他先前說的那話！你交給我的人，我一個也沒有失去。」

### 束手受縛

：勒味中，一個爲首名叫瑪爾果的，他是大司祭的僕人，他第一個跑上來，好似要表示他對於主人的忠信賣力。

宗徒們並非冷血，耶穌的堅決與鎮靜的態度，加增了他們反抗的精神。他們的思想，是要用武力來解決武力。說：『主！我們用劍砍吧！』西滿伯多祿

有一把劍，就拔出來，砍那大司祭的僕人。劍從瑪爾果的鋼帽上削下，只削去了他的右耳。」

戰爭已是開始，可是耶穌給萬世殉道致命者以表樣，說：「讓他們吧！隨他們怎樣辦。」就摸了摸那個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兵士們又起了猶豫。這時耶穌就給伯多祿說：「裝你的劍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這一爵，我豈可不啗麼？難道你們想我不能求救於父，立刻爲我打發十二師天神來嗎？但若是，經上所說應該如此的話，將怎樣應驗呢？」

這裏，耶穌還不斷地表示，是他自己在支配一切遭遇。兵們終不敢近前來。司祭長、法利叟、守殿官、及民間長老們，他們的來，原爲鼓勵兵們的，現在看了這種光景，倒也覺得尷尬了。於是他們自己走上來，耶穌見了他們，便冷刺刺的說：「你們拿着刀劍棍棒，到我這裏來，如同捉強盜一般，可是我天天坐在聖殿裏，在你們面前講道，你們却沒有下手拿我。」

好似允許他們拿捉似的，他又說：「但現在却是你們的時候，黑暗的

能力！這無非是爲應驗經上的話。

門徒們就棄捨了他，都逃跑了。

於是兵隊，千總，並如德亞人的差役，就上前拿住耶穌。將他捆綁起來。

宗徒們的逃亡，人們並不那麼注意。九個宗徒，大概是向伯大尼逃去。並

把這個惡消息傳給了耶穌的友人們。伯多祿及若望，却設法混在兵隊裏，這

樣混進了城，並直進到大司教的院子裏。只是聖史瑪爾谷，當時少年活潑，他

却記載說：「有一個少年，身上光披著被單子，跟隨着他，他們抓住他，他就丟

下了被單，光著身子，從他們手裏逃了。」

看著馬爾谷聖史，記載耶穌受難始末的詳細，這個少年，當就是聖史自

己。他寫的受難事件，比若望瑪竇都細到，堂上審問的話，他都記得。他當時正

是少年，各處混得進。所以他所記的，不只是伯多祿的回憶，因他還是當時目

視一切的見證人呢。

# 第八章

## 開審至判決

路，貳陸，五七一貳柒，三〇·谷，拾肆，五三一拾伍，二〇·  
貳貳，六三一貳叁，二五·望，拾捌，十九一拾玖，十六·

(三十年四月七日)

先解亞納署	蓋法署初審	伯多祿背主	百般受凌辱
蓋法署再審	解送總督府	叛徒的失望	比拉多之前
你是否國王	比拉多卸肩	在黑落德前	送回總督府
開釋巴拉巴	受鞭打酷刑	茨冠鞭聖首	判決釘十字

## 先解亞納署

黑暗的時候到了，耶穌落到了仇人的手裏了。勝利者，先前胆怯的，現在已志高氣揚的更是兇暴了。耶穌已不似先知，他只是任人宰割的犧牲；兵士們把他牽到大司教公署，先見要人亞納。亞納是大司教蓋法

的岳父，一個刁滑陰險的政治家。他曾身任大司教，現在雖已退休林泉，可是有了什麼重大事情，人們還得請教他。因為他在城裏，還潛伏著一股極大的勢力。

當然由著蓋法的命，人們把耶穌先領到亞納那裏。按例，人們先給他鬆了縛，然後審問。

二年來，耶穌的言行，轟動了地方上的人們：收到了許多徒弟，折服了許多平民，又宣講了許多給上等階級的人們聽了，以為危險的新道理。這時亞納高坐着，傲慢地向耶穌詢問招徒宣講的事情。可是耶穌只淡淡的回答說：「我向來是明明地給世人講話：常在會堂裏，聖殿裏，如德亞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私地裏並沒有說過什麼。為什麼問我？問他們聽我的，我是說了什麼？他們都知道我所說的是什麼。」

普天之下，決沒有向被告本人探聽的訟事。耶穌只求他的案子，按律開審。可是他的話，惹氣了旁立的一個差役，他就打了耶穌一下把掌，說：「你這

樣回答大司祭的麼？耶穌却心平氣和，不動聲色的回答說：『我若說錯了，你証明出錯來；假如我說得對的，那爲什麼打我？』

亞納看着這件案子，是不能不照公例法辦的，被告是在要求証人，那麼須尋出証人來；只是事不宜遲。於是他急急命人把耶穌重新縛了，送到他女婿蓋法那裏。蓋法是那年執行任務的大司教。

### 蓋法署初審

耶穌態度，非常自然，既然他不願對私審有所答覆；那麼，只有正式起訴。按如德亞律，對於被告，是非常寬容的，爲的是要避免許多誤會與冤枉。案情總得盡力求其水落石出，是以須求大多數証人的相和。夜間原也准開堂，但斷案必須在白天。倘若案件危急的話，判官只准在夜間審查案情，而案件須待明天判決。一樁案子，至少有廿三個判官判決；假如其中十二人判決，十一人否決時，那必須再加審判官，直可加到七十一人。是以一件刑事的案子，是不能在一天之內了結的。彌血那律書上說：『三巴以及瞻禮的前夕，不准下判。』

可是蓋法現在也顧不得這些法律了。他只有一個觀念，就是若望注明着的：「一是他從前給如德亞人出主意，說：『叫一個人來替衆百姓死，是有益的。』」國事第一，國家的問題，超過了一切法律的拘束，雖則他底子裏，還在設法，使這樁案件，在可能範圍之內，不背法律。是以耶穌確曾二次上堂，目下上堂了一次，另一次是在明天大早。因爲按律，從開審至判決，至少須有一夜的相隔。

聖瑪竇及聖瑪爾谷的記載第一次開審，當是在午夜後一點鐘。

亞納曾通知了蓋法，須聚集証人，因爲被告拒絕發言。

一司祭長及圖裁判所裏的人，尋找告耶穌的一個証據。爲定他死罪，到底找不着。一谷按聖瑪竇的記載，並非是証人少，而却是合式的証人少。他說：「雖有許多假見証，前來控告，但終找不出合式的來。」蓋法雖是急不容待，可是他也得會集見証；他雖是裁判所主席，但他是撒杜責黨員，而他的四週，却滿是法利叟。兩黨的暗鬥，是常在無形中對峙着的，是以他總該待着大半



數的票決。但是合式的見證又沒有，那怎麼辦？

突然，蓋法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因為有二個証人出來說被告曾攻擊過聖殿。攻擊聖殿，就是對於天主、對於國家，都犯了大不敬的罪：情節却很重大。於是兩人被分別詢問，一個說：「這個人說過：『我能拆毀天主聖殿，三天以後再蓋起來。』」第二個却說：「我們聽見他說過：『我拆毀這座人手建造的殿，不出三天，又造一座，不從人手建造的。』」聖瑪爾谷說：「就在這一節，他們的說話也不相符合。」

蓋法於是決意自己審問。只要在被告口供內，提到足以使比拉多以及法利叟們一致通過的罪名，那就好辦了。人們還沒有忘掉，上次帳幕瞻禮時，耶穌曾說過：「我父同我，原是一個。」那時，人們就要把石頭來磔死他。最近他的葡萄園的比喻，不是又惹起了一場風波的嗎？是以假如他自認為天主子，那麼法利叟們必定一致表決他的死的。至於比拉多，對於這問題，是滿不在乎的，他所著重的，是反動起事。是以如德亞王一名字，定能打動他的心。所

以如今，只要被告自認爲基利斯多天主子時，便可一箭雙鵰，達到目的。

子是一大司祭起來，立在中央，問耶穌說：『這些人告你的事，你沒有什麼回答麼？』耶穌依舊默然，什麼也不回答。『

千兇萬兇，不理最兇。耶穌一味消極的不睬，倒也弄得他們沒有辦法；但這位狡滑陰險的政治家，自有他的毒計，自有使一個真誠的如德亞人，不能不回答的法術，他就向耶穌問道：『我向生活的天主發誓，叫你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利斯多，可頌天主的兒子。』

經這麼一問，耶穌真的鄭重莊嚴地回答了，說：『我是的，而且將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全能天主聖父的右邊，乘着天上的雲彩降來。』

被告完全自認了：是天主子，是基利斯多。這答語，真使蓋法一舉兩得。他私自慶幸着計劃的成功，但爲博得法利、斐們的歡心，並表示彼此思想的調濟與同情，又爲發顯他大司教保護及尊敬天主的熱心，他就裝出極度的悲憤，一他就撕破了自己的衣裳。大聲說：『他說了褻瀆的話了，我們還要什麼

見証呢！這裏瀆的話，你們方才都聽見了，你們看着怎麼樣？

衆人都回答說：「他配受死刑。」

### 伯多祿背主

當屋裏面發生着上述的經過時，屋外院子裏，僕婢衙役們正圍着火炭烤火。伯多祿也進來了，不一刻便應驗了耶穌方才的預言；當時，伯多祿會竭力的否認。聖史們却都有直言不諱的記載，而且把宗徒長的失足，同耶穌光榮的顯聖蹟，記載得同樣的光明落磊。聖若望記着說：

「一到底，西滿伯多祿，還有別一個門徒，跟着耶穌去。這個門徒，是大司祭所認識的。他就同耶穌進了大司祭的院子，伯多祿則在門外立着。那個大司祭認識的門徒，出來向看門的一說，就領進伯多祿去。看門的使女，就給伯多祿說：『你似乎也是這個人的門徒。』伯多祿說：『我不是。』」

衆宗徒中，只有二人冒險進城——伯多祿及若望。若望同了司教公署裏的人，還有些交情，是以人們也不去阻撓他。伯多祿却只能站在院子外面；所以若望能在內庭，細細地聽着看着。迨他想到自己的同伴，被阻門外時，就出

外設法，把伯多祿引進內院。可是只恃自己力量的伯多祿，現在已是驚弓之鳥，走過門房時，竟經不起看門婢女的一問。他不加思索，機械式的否認背負了耶穌。

在巴勒斯坦，四月裏，白天雖已很暖，但一到夜間，另外到了下半夜，却依舊是夜涼透骨，宛如殘冬，是以院子裏，還生着熊熊火炭。伯多祿一進內院，已感侷促不安，爲迴避他人的耳目計，他便混在僕役公差隊裏，坐着伸手向火。

僕役們見到這個行奇的耶穌，去拘捕他時，竟這般意想不到的容易，他們忐忑的心，才始放下，於是大家講着議論着，看門婢女也介進來烤火了，她一見伯多祿，就定睛看着他說：「這個人是同他一起的。」繼而直接給伯多祿說：「你也是同納匝肋耶穌一起的呀！」伯多祿凜然，直跳起來，抗議着說：「女人！我不認識他；我不知道，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這時大約是一點鐘，頭更鷄啼了。伯多祿覺得在場不妙，便想轉身溜開；可是門已下鍵，院子又小，人又多，無論如何是逃避不開，於是進退維谷，只得

重回原地去烤火。可是那婢女却有些蹊蹺，一味釘住他，還說：「這個人同他是一黨的。」旁邊的一個人，響應了那女子，向伯多祿說：「你也同他一黨的嗎？」另一個婢女走上來說：「你也是跟隨納匝肋耶穌的人？」別人也附上來說：「你大概是他的徒弟。」伯多祿此番却弄得四面楚歌，竭力的否認說：「你這個人：我不是，我不認識他。」

一小時靜靜地過去了，伯多祿深深地透過了一口輕鬆的氣，他爲掩飾自己，便和他們攀談起來；可是弄巧成拙，他噙着鼻子的加里肋土音，把他的真相顯露了。人們一聽，就有一個人決斷說：「這個人，真是同他一起的，因爲他也是加里肋人。」伯多祿反對說：「你這個人，我不知你要說什麼。」但別的同聲和着說：「你真是同他一起的，因爲你是加里肋人，你的口音就把你顯露出來了。」這真糟了！衆口一辭咬住他，他那時無以解圍，便咒罵起來，並且發誓說：「你們說的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他。」可是差役中來了一個被他砍去耳朵的馬爾果的親戚，出來証實說：「你同他在園子裏，難道我沒有看

見你嗎？這番，他可真的窘了。他正在抗辯時，鷄又啼了。

這時堂上，正值審判告一段落。人們領耶穌出屋子，爲到地窟裏去，等待天明再審。從內屋到地窟，須經過外邊院子。這時耶穌垂首被人牽着，當他走過伯多祿前，他轉首凝視了伯多祿。兩人的目光正交叉着，伯多祿見耶穌的眼光裡，滿含着無限悲痛，無限哀憐。一他就想起主給他說過的話來：「今夜鷄鳴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第一堂已審過，最高裁判所的承審員都出去了，門也開了，伯多祿也跟着人們出去，但心中却充滿了無限的痛苦，——他哭了。

從此，耶穌復活之前，他不再向人間露面了。

### 百般凌辱

當伯多祿出外，避在城間一角，流他痛悔的眼淚時，耶穌正復上了鎖鏈，領入地窟，交給僕役差人們手裏，受盡了百般侮辱。他曾說過：「人子將被付：受辱：唾面。」一七百年之前，大先知依撒意，也預言了說：「我沒有反抗，也沒有後退，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鬚鬚，我由他拔；人辱我，

吐痰於我，我並不掩面。」

這種侮辱，不只自地窟內開始，當衆裁判員，爲發洩他們對於階下囚的宿恨，在下堂臨行之際，大概各人向耶穌面上吐了一口濃痰。迨耶穌一落到差役們手裏，這些粗漢，更無一點心肝。他們原是殺人不怕血腥的人，何況現在惡辦耶穌，還算是在討好上司的呢。於是在掌擊唾吐之外，還尋出別的新花樣。聖路加記着說：「那些看守耶穌的人，玩弄他，打他，又蒙起他的眼來，打他的臉，問他說：『喂，先知！猜猜看！是誰打你？』」再有其他不能形容的惡劣手段，聖史只說：「他們還說了許多別的侮辱他的話。」

可是耶穌對於這些都默然忍受，不怨不尤，也不申辯，因爲這一切，都是聖父所賜苦爵中的一勺。

幾小時侮辱之後，衙役們手也酸了，口也渴了，玩的也厭煩了，於是丟下耶穌，各自休息，讓他蜷坐一角，靜待天明。

蓋法署再審

聖路加記着說：一天才黎明，民間長老，及司祭長並經師們

就聚了公會，提耶穌到他們公會裏。

一天才黎明，一那就是大清早。最高裁判所的人，重新會集了。這次是人數齊全，組織裁判所的二等人員，完全在場。這次開審，並非在找口供尋証人，昨夜已判決，這次開審只是檢定一下。所以開審的惟一的目的，是在使耶穌將昨夜自認為基利斯多的話，在大眾前，再認一遍。耶穌提來了。於是有人問他說：

「你若是基利斯多，就給我們說明。」

耶穌向他們說：「我給你們說，你們也不信；我若問你們，你們也不答應，也不開放我。」接着，更用鄭重莊嚴的聲口說：「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天主權威的右邊。」

衆人就都同聲的說：「這樣，你就是天主子了。」

耶穌堅決地回答說：「你們說的，我就是。」

於是衆人，就像昨夜蓋法一般的說：「還用什麼別的見證呢？我們親自



聽見了他的口供。」

既是全體一致，更用不到什麼表決，尼各德莫同熱心人若瑟，也許當時不在場，即在場，也是孤掌難鳴，決不能推翻衆論的。

時候催促，裁判員個個起立，催送耶穌赴督署。比拉多處，這番引渡，實際只是一種形式，案子早已定局，現在只有執行罷了。可是事情的經過，却沒有他們想像的那般容易。

### 解送總督府

假如上章所說，蓋法預先運動比拉多的事，並非幻想，那麼今天總督的清早坐堂，審問耶穌，就不足爲奇了。比拉多雖坐堂，却還帶着三分粗暴氣。理由是：一則他稟性如此，二則他昨夜同他的夫人，對於耶穌的無辜，定有所討論爭執；而且此外，他一定還得到奉命拘捕耶穌的千總的報告。這報告，爲蓋法等却是十分不利的。因爲蓋法上訴催迫的名目，是說耶穌是一個極危險的搗亂者，是一個急須正法的煽惑者；可是據千總目覩的報告，耶穌却是一個極和平，極莊重偉大的人物，態度溫雅，談吐有條，對於拘捕的

兵士，一點不加抵抗，伸手就縛，而且還禁止屬下用武。

一個如德亞人的生死，在比拉多，原是無足輕重。但自己被這些如德亞人的司祭法利叟等威脅要挾，心中却老大的不快。是以他此後的多方設法解救耶穌，實非由於慈憫，但却由於自尊，並對於司教們的不信任。

比拉多批准如德亞人一切宗教上的拘泥，不強他們進他的督府外院。

聖若望明明的說：「清早，他們就將耶穌從蓋法那裏，解到督府去，他們却没有進督院，爲的是不受染污，好喫巴斯卦。」

所謂督府，便是比拉多的行政公署，也即是他的衙門。是在安刀尼砲壘之中，四周鋪着白石的石皮街。

衆人在督院門外，待候總督升堂時，有幾個司祭回到了聖殿裏去，在那裏，他們見了另一幕驚人的慘劇。

**叛徒的失望** 一其時賣耶穌的茹答斯，看見耶穌定了死罪，就後悔了，他把那三十銀錢，還給司祭長及長老們，說：「我出賣了義人的血了，我有了罪。」

了。  
「一覽

這財迷的叛徒，也許原想在這些人處得到片言隻語的嘉獎，譬如向他說：「不，你却做了一樁善事，你吐露了一個國家的叛逆者，你報告了一個假先知了，」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他們目的已達，他們對他只有輕視與厭惡，所以那時，他們粗魯地叱咤他說：「干我們什麼事？你自己去料理吧！」

這句冰人的冷語，却使叛徒看清了自己罪孽的深重，於是良心上的攪亂，怒浪似的擁將上來。唉！只爲了三十銀錢，就負賣了最好的老師！他也想起昨夜老師的那幾句傷心話，「你用親吻來負賣了人子了！——朋友！你來做什麼？」想到這裏，他挺着胸說：「我作了孽了，我出賣了義人的血了！」於是他自咒自罵着。他忘了回頭是岸，他只知恨，怨漸漸地這可憐虫，就沉浸到失望的深淵去了。

失望的財迷，現在恨他手中的銀錢了。突然，他用了毒恨的手勢，把手中的銀錢，都丟擲在加里脫廳內，急急奔走出外，自去上吊了。

加里脫廳也即聖斯德望的致命處

幾個司祭，出來把銀錢收拾了進去。他們覺得把這筆款子收入聖庫，也是不妥，便商議說：『這是血價，不可放在聖庫內。』於是議定在燕農山谷裏，買了一方審地，為葬埋外路人。一所以那塊地，至今還叫做哈塞大馬，就是血地的意思。一這就應驗了先知日肋米的預言說：『他們收了那三十銀錢，義撒厄爾子孫所估斷的，他被賣的價錢；買了審地一方，按主所吩咐我的。』

這幾個司祭，正商議完畢時，在督府衙門前的司祭們，為了更迫切更緊急的事務，又派人來叫他們了。如答斯的死活，他們更是不去管了。

### 比拉多之前

人們等待不多時，總督就上堂了。司教法利叟們圍着安刀尼砲壘，後面擁着闔城好奇的民衆；耶穌已又交在兵士們手裏，他們把耶穌引到總督坐堂的象牙椅之前。

為遷就如德亞人宗教的拘泥，比拉多就不在屋內公案上坐堂；却自己走出來。聖若望記着說：『比拉多就出來，一但他第一句話，就充滿着傲慢與自大，因此就激怒了下面的人們，他說：『你們告這個人什麼罪呢？』』

可是他們的回答，也是粗暴無理，「他們答應他說：『這人若非罪犯，我們又何必把他交付給你？』」意思是說：我們並非是來告他，他的罪案早已定局；要不然，我們也不把他領到你這裏來了。

比拉多覺得他們語中有刺，於是冷冷地反嘲他們說：『你們帶他去，照你們的法律去判斷他罷！』

比拉多佯作事前他們並未有過任何合法的審問，至少是罪不致死；但他們却表示不懂他的隱語，他們只申說這個人早已判決，而且罪應該死。是以回答說：『我們沒有殺戮任何人的權柄。』

死刑，是羅馬官員的事，比拉多自是無可推委，因為如德亞人只能用亂石擲死人；但也只能在惹動衆怒，在民衆暴動的時候，而又只在現行罪的光景內使用。在十字架上釘死，却是羅馬的刑罰，「這爲應驗耶穌的話，他說過自己該怎麼樣死：『該交於外教人，釘在十字架上。』」

但比拉多，並非是如德亞最高裁判所的執行委員，他決不肯放棄他的

審問權。于是他要查問案情，他們就告他說：「我們見這個人，煽動我們的民衆，不許給凱撒納稅，又自稱爲王者基利斯多。」路·貳叁·二。

這搞亂、抗稅、爲王、謀叛的三大罪名，加在耶穌身上，無非是夢囈虛言。所謂搞亂，事實何在？所謂抗稅，法利、斐們果曾設計陷害他，但他的回答，是一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一不久之前，他除自己納稅外，還給門徒伯多祿納稅。所謂謀叛，更是含沙射影。雖則民衆們曾數次擁護推戴；但每次，他終是拒絕迴避，因此有許多信從他的，反離棄了他。是以這三項罪名的有無，不辯自可明白。

## 你是否國王

聽了原告의 訴情，比拉多便走進督府，去審問被告。第一第二項，他一聽，就覺得毫無根據，惟第三項却有些嫌疑。於是召耶穌走前，問他說：「你是如德亞人的王麼？」

耶穌見到比拉多魯莽地問得可憐，有着這般勢力兵力，却不能知道如德亞人的有王與否？於是回答說：「這話是你自己說的呢？還是別人對你這

樣說了我？意思是說：對於默西亞的事，你是真心求教呢？還是只在形式上問問而已的？

總督覺得尷尬了，於是耐不住的，表示他不願受任何人教訓的脾氣，反問說：「莫非我也是如德亞人嗎？難道我也要管你們如德亞人的這種兒戲事？」話說回來：「你本國人同司祭長們，將你交付給我，你究竟做了什麼？」

但耶穌也不容他迴避這個高大的問題，就回答說：「我的國，不是這世界上的；倘若我的國，是這世界上的，我的臣下，早打了仗，使我不致被付於如德亞人；是以我的國，不是在這裏。」

比拉多就納罕地給他說：「看來，你爲王，倒是真的了？」

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我是國王。——我生來爲這，我來世爲這，爲真道作証，誰屬真道的人，必聽我的聲音。」

「什麼是真道？」比拉多打斷了耶穌的話說。

世俗無真理。官家一切，只是些附庸。今日是，明日非。只有耶穌的真道，歷

千古而不變；誰沒有這眞道，誰就在黑暗中摸索。耶穌之與比拉多對立，真是象徵了這兩個不同的世界。

### 比拉多卸肩

當比拉多在內庭詢問耶穌時，惡人們在外面，既不知道內而經過的情形，等待的又非常之焦急。於是他們用他們的吶喊，來給他們的控訴助威，空氣裏，滿佈了這種要挾的吼聲。聖瑪爾谷說：「司祭長告他許多款犯。」在這種狂呼聲中，耶穌默然不語；比拉多覺得希奇，又問他說：「你沒有什麼回答嗎？你看，他們告你多少條款！」可是耶穌對於這些無謂的狂呼，完全讓比拉多去判斷，所以一還是什麼也不答應，惹得比拉多格外驚訝。一比拉多看着耶穌冷靜高貴的態度，覺得非常感動。心裏又明知這些控告，完全毫無根據；雖則他自認是王者，但他却淡淡的陳說。他世上別無黨羽，他的國土，原不在世上的。千總的報告，說他被拘時的一無抵抗，更是明証。這些都是宗教的問題。比拉多便決意不去參與這些莫明其妙的爭執。

於是他走上石台，向司祭長民衆們大聲的說：「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



什麼罪來。」

惡人們大感失望，難道他們拿住的就將免脫了嗎？於是他們釘口咬住：抗稅、謀叛，暫不提；一口說定他是一個搗亂者。他們越發固執，說：「他煽惑民衆，施教於如德亞全境，從加里肋起，直到這裏。」——路

加里肋人，大概是很活動的。比拉多一聽說他是加里肋人，便砰然心動。一就問他是加里肋人麼？既知道他屬黑落德所管，就把他轉送於黑落德。黑落德那天也在日路撒冷。——

比拉多把耶穌轉送給黑落德，並非是看重黑落德；正因黑落德在不久之前，曾一度殺過加里肋人，因此同了總督有些意見不合。比拉多既不願受司教們的支配，他正好卸肩，如此又可同黑落德平合，一舉兩得，何樂不爲？黑落德又正在日路撒冷過巴斯卦，爲的是要討好如德亞人，表示他對於如德亞宗教的熱心；比拉多就派了一個使者，並調了一支兵隊，把耶穌護送到黑落德衙門。

## 在黑落德前

聖路加獨給我們留了這個記述，說：「黑落德見了耶穌，甚是喜歡，因為他曾聽見過耶穌許多的事，早就盼望見他，也指望他行個聖蹟。」黑落德這老狐，——幾個月之前，耶穌曾這般稱呼他。他在若翰保弟斯大處，關於耶穌的事，定有所聞。但他早為聲色所迷。對於耶穌的種種，他無謂的好奇心所關切的，只有一事，就是希望能見到一個靈蹟。

現在耶穌已在他面前。黑落德就召集了他的小朝廷，環視着，審問着，觀劇一般地，希望能見一個靈蹟。耶穌在比拉多之前，尙對比拉多啓示真理；可是在這前驅的劊子手之前，他只有厭惡，只有蔑視，所以一語不答。雖則一些司祭長及經師們，站在那裏，不住地告他。黑落德高唱着獨腳戲，自問自答，怪無聊賴的。黑落德心知這加里肋人的不睬不理，完全是在藐視他的醜行敗德，於是老羞成怒，決意以毒攻毒，他同他的官憲們，就把耶穌任情輕慢玩笑。末了給耶穌穿了一身白袍，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裏，同時並附了一封感激道謝的信。聖路加註着說：「黑落德同比拉多，就在那一天成了朋友，

他們以前原是有仇的。」

### 送回總督府

耶穌於是又在兵隊監察之下，送回督署。訟事一點也沒有進步，只是爲比拉多却已有二點優勢：一，既黑落德也沒有在耶穌身上，指出什麼罪名來，那耶穌仇人們的毒蝕就可降低。二，比拉多同黑落德既經復歸於好，那麼，訟事不論那樣解決，或釋放或處刑，在羅瑪凱撒處，自不會再有其他有勢力者去控告。

現在比拉多想用情感來，柔和原告們。一比拉多就把司祭長，官長等都召集了。向他們說：「你們給我送這個人來，說他惑亂百姓；你們看，我在你們面前，審問了他，你們所告他的那些罪，我並查不出一條來，而且黑落德也是一樣。因爲我打發他到那裏去，他却把他打發回來了。總之，他所行的，也沒有該死的罪。所以我把他重罰一下之後，便開釋他。」

比拉多原想這般調濟，案情就可以了結了。豈知他想入非非，因之反鑄成大錯。既然耶穌沒有罪，爲什麼還要加以鞭打的酷刑？假如他是有罪的，爲

何不按法照辦？他想用酷刑來感動人心，可是重鞭下的血和肉，在這些瘋狂的民衆前，一點也不會起什麼反應的；而且罰後開釋的預許，却也絕對的未得接受呢？

這時，比拉多也察出民衆已不若初時的瘋喊狂呼了，他突然又來了一個主意，就是每逢巴斯卦瞻禮，總督按舊例，允民衆的選擇，釋放一個囚犯。

他深知民衆對於這事非常歡迎，又深知耶穌的被告，完全由於司祭長官紳們的嫉妒，原不干民衆的事，於是他便決意運用這一著，來使民衆官紳間分裂。

## 開釋巴拉巴

比拉多自想，用這一著可操必勝。於是向民衆問道：『你們

有一個舊例：巴斯卦瞻禮日，我給你們放開一個人，如今我給你們放開如德亞王，你們要不要？』他這般說，是要如德亞人們知道，由他的手，這個如德亞王，恢復了自由。

民羣起了不決的態度。假如比拉多立時要求答覆，不給耶穌的仇人們

從中煽動的功夫，其結果如何，我們可不敢說。但正在這個時候，總督夫人格綠田雅差人送信來。

爲頒佈敕令，比拉多坐上寶椅。聖瑪竇記載說：「正坐堂的時候，他妻子打發人來說：『這個義人的事，你一點不可干涉，因爲我今日在夢中，爲他受了許多苦惱。』」

上面已經講過：如何蓋法等運動總督，如何總督一清早上督府等等。所以當總督夫人醒來時，比拉多已動身到了督府辦公去了。——及格綠田雅打聽得那人的訟事惡轉時，她便急急差人送信來，教她丈夫留心，切勿誤斷了義人。」

當比拉多正在探聽妻子的消息時，「司祭長及長老們，挑唆民衆，求放巴拉巴而殺耶穌。」——

按聖瑪爾谷的記載，巴拉巴是一個亂黨，他同作亂的人被押在監，在作亂的時候，殺過人。按若望說：他還是一個強盜。

當總督再問民衆，「你們願否開釋如德亞王」時，衆人都喊着說：「殺這個人，給我們開釋巴拉巴！」

比拉多只做沒有聽清，再問道：「兩人中，你們要我開釋那一個呢？」衆人喊着說：「巴拉巴！」比拉多說：「那麼，這個稱爲基利斯的如德亞王，耶穌，我可怎麼辦呢？」

這批屢受耶穌恩惠的民衆，這時狂了似的大聲喊着說：「釘殺他！釘殺他！」

比拉多失敗了，但他還問道：「他可做了什麼惡事呢？」

這時民衆執頑不可理喻，他們聽也不要聽，他們已不察問語，不管公道，他們只有恨，瘋也似的一味吼着說：「釘殺他！釘殺他！」

比拉多於是又回到他最初罰後開釋的主意，「他第三次向民衆問道：『他作了什麼惡事？』並且我也查不出他有什麼該死的罪來。所以我且鞭打他，打後再開釋。」

利害了。一路

### 受鞭打酷刑

但他們大聲迫逼，總是要求釘殺耶穌在十字架上。他們喊叫的越喊越利害了。一路

假如只讀三聖史，我們必以為耶穌的受鞭打，只是十字架

上受釘的前引。但讀了若望聖史的記載，我們可知道這個鞭打的刑罰，在比拉多，無非是要代替十字架刑的，好比現代用充軍、奴役、長監、來代死刑一般。可是比拉多的好意，却加增了耶穌的痛苦。

督府裏的羅馬兵，他們受的教育，便是輕視虐待如德亞人。他們都是力士壯丁，心狠手辣。草菅人命，原是他們的家常便飯。現在這個如德亞人，落在他們手裏，他們又聽說他是被同國人控告的。那麼，這人當是奴隸的奴隸了；又聽說，他設計謀反，抵抗羅馬，那更是罪不容誅，即在鞭下鞭死，也還有餘事。又何況昨夜為擒捉他，竟勞動了他們全營兵士，弄得雞犬不寧，大家不得安歇。現在這人既落到了他們手裏，他們豈再肯鞭下留情，不洩此恨？

鞭笞之刑，羅馬原施於奴隸。被鞭的，須捫衣裸體，兩手繫於高約一公尺

的石柱上，精赤的背，弓也似的彎曲着，準備受那皮條鉛鏈，或荆條的鞭子。鞭子的一端，往往還縛着鉛球，是以受鞭的，不特是一鞭一血痕，簡直是一鞭一肉糟。史家若塞曾記在降生後六十四年的時候，有一個預言京城被毀的人，被人鞭打得只剩了骨架。在皮鞭之下鞭死的，時有所聞。按如德亞法律，被鞭者不得滿四十下，而羅馬刑律，則漫無限止，完全看刑役的勞乏，與受刑者之強弱而定。

耶穌受的是羅馬刑，故被鞭之數，原無預定。況比拉多的本意，這次鞭打，原要激發如德亞人的惻隱之心，故耶穌受鞭之數，必愈重而愈多。我們不難想見，這個慈善的耶穌，那時繫手石柱，裸體弓背，在笑聲中，鞭聲下，打得血肉橫飛，成了一個血人。但這些也都是他苦爵中的一勺，是他預言過的，是他甘心樂受的，為的是補贖我們的罪，為的是要救贖我們。

### 茨冠箍聖首

這次鞭打，歷時幾何，我們不得而知；所知的，只是監刑官深知總督本意，故一見耶穌昏絕倒地，不能再受刑時，便喝令停鞭；但兵士們還



沒有滿足他們殘暴的心。士兵中有人提議作侮辱偽王的巴戲，因為這個人他自稱為王，那麼我們就從而王之。這個提議，一倡百和，頓時一營兵士完全加入了這個惡作劇。

羅瑪總皇的儀仗，顯著的有四。即：紅袍、皇冠、權杖、及受人叩拜。兵士們對於這些早是司空見慣，熟門熟路的。於是便有人，從砲壘角裏拖出了一件襤褸的破紫紅袍。教耶穌坐在方才縛手的矮石柱上，把破紅袍給他披了。院子裏原堆着預備為夜間作火把的荆條，有人便把他做了一個棘圈，當做皇冠，拿來箍在他頭上。又在荆條旁邊柴堆裏，抽出了一根蘆葦，插入他縛着的手裏，當作權杖。這一切，人衆手多，在剎那間，都弄齊了，於是就滑稽諷刺式的叩拜。這些兵，一個一個的屈膝在耶穌面前，膜拜頂禮，笑着，喊着，叫着：「亞物！如德亞王。」同時吐痰在他的面上，並且用蘆葦敲他的頭，使棘圈的刺，深入腦壳。

鞭苔之刑，是比拉多的命令；茨冠之苦，却是士兵們偶然心得的私刑。這

裏把惡人們野蠻殘暴的獸性，完全表演了，而犧牲的却是隨地行善的耶穌。然而這些兵士們，這種毫無人道的殘暴行為，是完全由於如德亞人的鼓吹，以及比拉多的縱容。可憐的比拉多，事後還想這種行經，正暗合他的初衷，足以激發如德亞人的惻隱之心呢！

### 判決釘十字

比拉多尙願復還這加里肋人以自由。五小時以來，他同民衆掙扎着。他以為這鞭打的酷刑，足使如德亞人、動惻隱之心，而不再堅求把他釘死。因為一見被刑者之痛苦慘狀，即死仇，也將激動天良，而生憐憫。

當刑役引耶穌前來時，比拉多還夢想着目的必達。耶穌這時，身披紅袍，頭戴茨圈，雙手緊縛，插着蘆葦，頭上痰涕淋漓，血污滿面，由兵士們押着，隨從比拉多步至庭外。一比拉多向衆人說：『看！我給你們引出他來，爲叫你們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可罰的罪來。』

這時耶穌突然端立在衆人之前，血人兒一般的狼狽得可憐，民衆也肅然寂靜了。比拉多突然給衆人說：『看，這個人！』意思說：看！你們解送給我的

人，已是如此受辱，如此改相，如此受刑了。我責罰的已如此，他已改相的如此模樣，你們還以為不足嗎？看他已無生人氣象，他尚能為王麼？你們還怕他什麼呢？

比拉多原要把耶穌提出，勸衆生憐，勸百姓勿為已甚。可是如德亞人，這時，堅定於惡，心如頑石，比拉多的種種做作，也只是徒勞無益，枉費心機罷了。到底聖若望細察着當時情形，註明着說：當時只有一司祭長及衙役們，一見耶穌，鼓着餘勇，喊叫着說：『釘殺他！釘殺他！』

比拉多生氣了，怏怏地說：『那麼，你們領他去，你們自己去把他釘罷！因為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有可罰的罪來！』

『我們有法律，按那法律，他該處死，因為他自稱為天主子。』這裏司祭長等說出他們的正意。這猶是說：我們有我們的信條，我們有我們的法律，這法律信條，是羅馬批准尊視的。他是一個褻聖者。他該死，我們早已判決了，你總督，只有執行我們所判決的罷了！

比拉多因着妻子的吩咐，對於耶穌的案子，早已有些疑懼。現在，按聖若望的記載：「比拉多聽見這話，就更害怕了，又回到督院裏，問耶穌說：『你是那裏的？』」意思是說：你真是神之子嗎？你是世上人，還是從奧靈匹亞神山上下來的？羅馬人對於神道，原是很畏懼的。

但耶穌默然不答。比拉多就給耶穌說：「『你不給我說麼？你不知道我有權柄可以釘你在十字架上；也有權柄可以放開你的麼？』」

『若沒有上面賜給你的權柄，你在我身上，什麼權柄也沒有。所以把我交與你的人，罪過更大。』」

這裏，耶穌反好似判官一般的回答了。他對於世上的權威，毫不介懷。一切權位，自從天主來的，比拉多也只是是一個權位的代理者。只是他，對於許多情形，漠然無知，不比茹答斯蓋法等，是明知過犯的。

這一切，都使總督更盡心的設法營救耶穌。聖若望說：「從此比拉多想法開釋耶穌。」聖史們，沒有給我們留下當時總督與司祭長們的爭執詳情，

只是末了司祭們却用上訴來恫嚇總督說：

「你若釋放這個人，你就不是責撒肋（凱撒）的朋友，因為自立為王的，就是反抗凱撒的。」

這個恫嚇，為比拉多確是一個致命傷。羅馬官吏決獄，總在露天，表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無私弊的意思。比拉多聽見這話，就領出耶穌來，在一個地方坐堂。這地方叫做花崗石臺，希伯來話叫憂伯大。比拉多為表示他拒絕裁判，坐上象牙椅，給如德亞人說：「看！你們的王！」

他們就喊叫說：「打倒他！打倒他！釘殺他！」

「我將釘你們的王麼？」

司祭長們，甘心為奴的喊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別的國王。」

比拉多看着民衆叫喊若狂，不可理喻；乃叫奴隸取水來，當衆洗手，文過自白。說：「我對於這義人的血是無辜的，這血你們去承當。」

一衆百姓都舉手怕胸，挺身作保的答應說：「願他的血，歸於我們，及我

們的子孫。這可怕的預言，固然世世的應驗了。

這時總督便徇衆情，下了簡短的斷決，命人放了巴拉巴。巴拉巴拿出十字架來，一把耶穌交給了他們，爲釘他在十字架上。他們接過耶穌來，就拉他出去。這時正近正午十二點鐘。

## 第九章

被釘

路，貳柒，三二一五五，谷，拾伍，二一四一，  
貳叁，二六一五〇，望，拾玖，一七一三〇。

(三十年四月七日)

耶穌肩負苦架

西肋訥人西滿

日路撒冷女子

被釘加爾瓦畧

豎立二盜之中

耶穌如德亞王

父寬赦他們吧

架下分衣拈袍

往來人的譏笑

你我並進天國

這是你的母親

爲什麼捨棄我

我渴 完了

我神付於爾手

耶穌肩負苦架

大祭的時候到了，耶穌先前曾說過：『誰若願跟隨我，該

棄絕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而來從我。』他深知世世教友的生活裡，滿佈着十字架。現在他預言的重大的十字架已在他面前，他不禁悲喜交集。

釘

被

十字架刑，最是慘酷殘虐，因為受此劇刑的，並不在緊要肢體上受到什麼致命傷，只是兩手兩腳穿着釘，懸在空中，餓着，渴着，血一滴一滴的流着，直到他漸漸血枯肉乾，慢慢死去。這種活鍊凌遲的刑罰，羅馬人原定只為奴隸以及非羅馬公民的。

受刑者須自負刑架，直到法場；法場往往是在城外空地，衆目共見的地方，以便號令示衆。

在羅馬人手裏，這個慘刑，數見不鮮：在耶穌死前百年，在奴隸造反的一役裏，同時有六千人，被釘十字架死；在降生後七十年日路撒冷毀滅的當兒，被釘之多，以致做十字架的木料也感缺少。

犯人的被釘於十字架，有先釘後豎木架的；有先豎木架而後釘上的；或先釘了兩手，迨豎起十字架後，再釘兩足的。大概耶穌是先釘在十字架，而後豎起刑架的。

耶穌現正背了他的十字架，向法場進行，後面還跟着兩個伴他一起受



釘的強盜，他們也各自背了自己的刑具。旄旗導於前，騎卒擁其後，狹小崎嶇的街道上，塞滿了好奇看熱鬧的民衆。

耶穌負的十字架，大概直木有三公尺三〇長，闊十八公寸，厚八公寸，橫木長一公尺六〇，闊厚如直木，木料大概是栢樹或松樹，重量有四十至五十公斤。

### 西肋訥人西滿

耶穌已是一夜未曾闔眼，更沒有進過粒米滴水，一清早又被人拖來拖去，從這衙門，到那衙門。何況又是受了鞭打重刑之後，血已流去不少，頭上又戴着一動即痛的茨冠。勉強支持着走出衙門，搖搖擺擺的背着重大的十字架，走上狹小崎嶇的街道，真是一步一顛，何怪其要數次跌倒，壓在十字架下了。惡人們看耶穌實已力疲筋盡，怕他死在半路上後，便不能釘他，於是在路上看見一個服裝異樣的外方人，便拉來強他代替耶穌背十字架：這個人就是西肋訥人西滿。

聖瑪爾谷註明說：「有一個西肋訥人名叫西滿的，是亞立山及路福的」

父親，他正從田間歸來，經過那裏，他們就逼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一

起初，西滿當然有些出於勉強，但後來看見耶穌的忍耐和善，心中也起了憐憫之心；替這個可憐犯代勞，盡這個愛德的善事，反覺得欣慰了。

瑪爾谷之所以特地表出他的二個兒子，大概亞立山路福二人，當瑪爾谷傳福音時，是衆人所認得的——而且還是熱心的門徒。（據聖難釋義，二人俱爲西班牙主教，其一且爲主致命者。）

## 日路撒冷女子

城裏街道既小，人又擁擠，要辨別跟從者是何等人，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那時只見幢幢擾擾，人頭擠擠而已。及一出了城門，耶穌肩上架重的十字架既由西滿背着，那分別衆人，自較容易，擠着跟着到法場去的，一有衆多的民人及許多婦女。這些婦女，搥胸悲號，哭耶穌。一路

女子心柔情熱，易動慈悲。他們一見耶穌的可憐狀態，便動了惻隱之心，悲泣號哭起來。

一耶穌乃轉身向她們說：「日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該哭你們

自己，及你們的子女。因為日子將到，人要說：那荒胎的，沒有生育的，沒有喂哺的女人，是有福的；那時人要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吧！對小山說：蓋起我們來吧！因為青綠的樹木，尚且這樣相待；那枯槁的，更將怎樣呢？——路

這是耶穌遙見日路撒冷將毀，對於民衆作最後的警告。

### 被釘加爾瓦略

出西門不遠，便到了刑場——加爾瓦略山，又名各爾各大

意卽腦殼，蓋山形頗似人的腦殼骨，故名。據聖教相傳：這腦殼山名的來歷，是因為原祖亞當正葬在那山上，耶穌的十字架，那日又正豎立在原祖的髑髏之上，耶穌的聖血，也馨流在他的上面。或謂該地乃白骨累累的刑場，是以因之得名云。總之，耶穌是在那裏受刑的，受刑被釘之前，大概就是上面說的那些日路撒冷女子，託士兵們把歿藥調和的酒給他嗑，爲的使他麻醉，因之可減輕些被釘的痛苦；可是耶穌，準備嗑乾聖父所賜的苦爵到最後一滴，是以嘗而沒嗑，那足以減輕他痛苦的藥酒。

末了，耶穌是被釘了，而且十字架也豎起來了，也應了他的預言：一從地

上被舉了起來。『昨夜山園裏，他精神上受了臨終之苦，現在却精神肉體兩方面，都受着這非人的刑罰，非人的痛苦。唉！可怕的時刻！天主的聖子，竟被人懸釘在十字架上！從正午十二點，直到午後三點鐘！』

### 豎立二盜之中

耶穌在十字架上被豎起之後，人們把兩個強盜釘了，在他的兩旁也豎了起來：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惡人們的本意，原為加增他的侮辱，使往來者，都目見耶穌與盜賊同罪；可是他們的惡計，正應驗了先知的預言，聖瑪爾谷明明記着說：『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同他一齊釘在十字架上，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這就應驗了古經上的話，說：『他被擬於匪類之列。』』

### 耶穌如德亞王

『比拉多又寫了一個橫額，放在十字架的上面，寫的是：『納匝肋人耶穌，如德亞人的王。』』這橫額有許多如德亞人念了。因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離城不遠；又用希伯來，希臘，拉丁三種文字寫的。如德亞人的司祭長們，給比拉多說：『不要寫『如德亞王』，但該寫『他自己說：我是』』

如德亞王。』比拉多說：『我寫了，就寫了。』一望

這條橫額，就是斬條。從若望的記載看來，這橫額是後來放上去的，大概籌備費時，一時未能放上，故放上時，山上人羣已漸漸疏散，故聖史只說許多如德亞人念了。大概念過的人，便憤憤地去告訴司祭長們。司祭長們看着比拉多這般寫法，實有意侮辱他們的民族國家，便也憤憤地前去同他交涉。

但比拉多正因同他們爭論耶穌的案情，被他們威脅恫嚇而失敗，心中尙覺憤憤不平；現在看他們得寸進尺的又來囉唆，便毅然決然說：『我寫了，就寫了。』意即我乃朝廷命官，所定既定，誰也不能要求增減隻字。

他這種堅決的態度，很使耶穌的仇人們掃興，懊喪；但却勉勵振作了宗徒們的胆量：逃散的漸漸歸聚；而且耶穌死後就有門徒去，直向比拉多要回耶穌的屍首，而且當比拉多在任時，——此後尙留任六年——最高裁判所，也不敢過分的難爲耶穌的門徒們。

父寬赦他們吧

耶穌自被釘十字架到斷氣，共說了七句話。這七句話，是

他的心聲，他的遺囑。第一語，由聖路加記着說：「父！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這非降生爲人的天主，不能說出這話。他忘了自己筋斷肉裂的痛苦，却替自己的仇人着急，給處死他的人們憂慮。他先前說：「你們該爲難爲你的人祈禱，並愛你們的仇人。」他先前教人的，現在親自實行了。他在十字架上，向全世界宣佈了他愛仇的道理：他不但置仇不究，而且爲仇人求赦。於是十字架，便成爲前古後今最大的講壇。

「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看這禱詞，何其宛轉，何其曲致。比拉多的不公，兵士們之殘暴，司教們的凶狠，民衆們的負恩，都是百口莫辯，罪不容辭的；但耶穌却爲之推委，爲之覓一卸罪的門徑，律云：「不知不罪。」耶穌便把「不知」二字，給惡人們卸罪，雖則惡人們的罪，原無可卸。看耶穌的禱詞，曲妙宛轉，真是良工心苦，吾主說這話前，真不知其腸迴九曲的，幾度思量也。

但耶穌的說這句話，不只爲惡人，但也爲我們後世的罪人。

### 架下分衣拈袍

四聖史均載。兵士們釘了耶穌之後，就在十字架下，瓜分他的衣服，聖若望記得更詳細，說：「兵們既釘了耶穌在十字架上，就取他的衣裳，分爲四分，一個兵要了一分。還有一身袍子，這袍子是從上到下，渾然織成，沒有縫兒的，所以他們彼此說：『我們別撕開它，大家拈鬮，看是誰的。』」這是爲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衣，又把我的袍子拈鬮。」兵們果然做了這事。」

在十字架下，令人看了最傷心的，便是人們的硬心。且看那些爲劊子手的兵們，釘了耶穌之後，對於臨終者已是漠不關懷。按如德亞國俗所許的，凡死囚隨身的遺物，概充作刑役的犒賞。他們於是便斤斤於小利，瓜分耶穌的衣裳。他們看看這件一線打成的外袍，捨不得撕裂，便大家擲骰抓鬮。他們殊不知這一件袍子的製造者——聖母，就在十字架傍，傷心地見她慈母手中千針萬針打織成的，也卽她愛子身上惟一的遺物，現在竟落在兇手手裏。更不

知他們這個舉動，正是爲應驗先知的預言。

### 往來人的譏笑

且看司祭們，現在個個以勝利者自居，個個在十字架下，戀戀不捨，鑑賞着他們死仇的死；不時還說上一兩句刺心話，來刺這個架上的被釘者，來加增他的痛苦，完成他們的傑作。無知的愚民，也跟着他們一吠百應的譏笑着，咒罵着。

聖瑪爾谷記載說：一過來過去的人，搖着頭，凌辱他說：『喂！你這拆毀天主殿，三天又蓋起來的，你可救你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司祭長同經師們也是這樣譏笑他，彼此大聲說：『救了別人，自己倒救不了！基多、義撒厄爾王，如今從十字架上下來，可教我們相信。』

瑪竇還加上記着他們的話，說：『他依靠天主，天主若喜愛他，如今就當救他。因爲他說過：我是天主子。』

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越說越有勁。這時大批人馬已陸續散去，剩下的，除了那些必要親眼見他死了才快心的司祭長外，只有少數來來去去



的好奇民衆。

兵們瓜分了耶穌的衣裳後，一就坐在那裏看守耶穌。一覺悶坐守死，殊覺無聊，聽了司祭們以及民衆的訕笑也覺得有趣。一兵們也玩笑耶穌，（其中一個）上前來送他醋嗑，也說：『你若是如德亞王，就該救你自己。』一路耶穌那時，真成爲衆人譏笑的鵠的，都在說：『假如你是天主，你便可不死。』一但耶穌默然無語，三天後，却把自己的復活，答覆了他們。

### 你我並進天國

當然是民衆與司祭長此去彼來的譏笑，引起了同刑的

二盜的談話，聖瑪竇，聖瑪爾谷都說：『那和他同釘於十字架的強盜，也是一樣凌辱他。』

大概他倆起初，見民衆兵士們譏誚耶穌，也人云亦云的，同樣應聲附和。他倆同是罪孽深重，惡貫滿盈的。但突然二人間，起了極不同的變化：一個堅定於惡，一個却轉盼之間，心變口改。右盜，大概是看着耶穌，在苦難中尙爲仇人所求，他覺得這人定有來歷；繼而再三細察他頭頂上的橫額，面容上莊嚴

的態度；又看看十字架下的他的母親，以及他親友的動靜，同時又有了聖寵的感動：他覺得這個人不但有來歷，而且實是個非常人。突時一陣羞愧懊悔的心，如潮一般地湧上心頭。聖路加記載着當時光景說：一掛着的強盜，其中有一個凌辱耶穌說：『你若**是基多**，就該救你自己，也救我們。』另一個就責斥他說：『你既受同樣的**刑罰**，怎麼還不怕天主呢？爲我們正是公道，因爲我們所行的，正配我們所受的**刑**。但他，並沒有做過什麼惡事。』乃轉身向耶穌說：『主！你幾時，到了你的國的光榮裏，請你記着我。』耶穌給他說：『我老實告訴你，今天你就得同我並進於天國。』——

按聖教相傳，這悔改的強盜，名叫田斯馬斯，後人還把他當作聖人相看。按聖路加所記的，他已值得受人欽羨，畢生作惡，翻然間能認錯悔改，承受極刑，且苦口勸其同伴。另外他的信德，實屬難能可貴。人們的信耶穌，多因見了耶穌的光榮，耶穌的聖蹟；但他的信耶穌，却在他被人萬般凌辱，受刑將死之時，他朝拜皈依了！在十字架上的天主！他轉向耶穌時所說的話，實係信仰，希

望，熱愛的呼聲。

而耶穌回答他的說話，却又充滿着慈悲、赦宥、與大權威。他雖身釘十字架，但却表示他是天堂的佈置員，天國的管理者。是以昨夜對最高裁判員說：「今後，人子將坐天主之右。」

### 這是你的母親

耶穌曾爲仇人們祈求，曾向同刑者開口，難道對於他的慈母，以及架下的諸親友，將始終默默，無片言隻語來相囑嗎？不，他決不能忘掉他侍立架下的母親。她曾參與他全部的痛苦，她還願給她的愛子、作伴直至最後的一刻、一分、一秒鐘。當她目擊她惟一的愛子受慘痛的劇刑的當兒，聖母真覺腸斷心摧，其苦其痛，惟有身爲母親者始能料其萬一。愛莫深於母子，死莫慘於刑戮。試思古今來，母子間的愛情，可有愈於耶穌聖母的嗎？刑戮致命的慘，可有比了基多的死在十字架上更慘的嗎？那麼，斯情斯景，何堪設想！斯情斯景，將何以稱？聖教會稱聖母當時的痛苦爲「同受苦難」，實是至情至理。因爲聖母自從獻耶穌於主堂的那天，聽了西默盎預言之後，三十三

年之久，沒有一天，不在關懷他的聖子；現在目擊他的聖子，懸釘十字架，真是『昔日怕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了。她現今別無所望，別無所思，惟願她的愛子，在斷氣之前，給他片言隻語。果真，耶穌於臨終訣別之前，是不會忘掉他的母親的，他同她講話了，而且這句話，不只表示他念念不忘其劬勞之恩，而且還給她一個新的愛的使命，就是給她一個繼子——繼子之後還跟着無數的繼子繼女——教她愛護，教她顧復。

我們且讀若望經上這篇動人的紀述。爲若望，這當然是尤其不能忘記的一段：

一臨近耶穌十字架立着的，有他的母親，及他母親的姊妹格肋阿法的妻瑪利亞，還有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看見他的母親，及他所愛的門徒，在旁邊立着，就給他母親說：『女人，這是你的兒子！』然後又給那門徒說：『這是你的母親！』從那時候，那個門徒，就接下她，在自己家裏。

耶穌的說這幾句話，上面已說過，不祇是因爲他同聖母從此天壤睽隔，

侍奉乏人，故叫聖母認若望爲繼子，並叫若望認聖母爲義母，俾得晨昏定省有人，而聖母得頤養天年；而且還把若望做我們教友的代表呢。喚句話說，耶穌把若望託付於聖母時，也同時把後世總信友託付給了聖母，是以不只若望從此以往，曲盡孝事；就是聖母也從此氅衣宏開，慈蔭廣被，我們後世世世教友，也沒有一個不是在她的蔭庇之下。聖教會的恭敬聖母，超越諸聖諸天神者，也不只因她是一天主之母，一實因她，也是一我等之母一的緣故。是以我們做她的子女的，當然也該個個如若望一般，在她的膝下，曲盡孝道，以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囑託。

### 爲什麼離棄我

架上前三語，當係初釘後說的，說了三句話後，繼續的，是一個沉長嚴肅的緘默，如德亞人見了耶穌已經被釘，已是奄奄一息，他們覺得放心了，於是陸續都回家預備吃巴斯卦去了。坐守着的兵們，見到犯人受刑，原是司空見慣，一點也不生什麼感想；只是一個百總，覺得今日的光景，不與常同，他却把一切看見的，留心細察着。我們在下面將見他的結論，是多麼

值得記述。

聖母聖若望以及一總架下的聖女們，當下對着這嚴肅的景象，各有所思；天象這時也由嚴肅而變為哀慘。三聖史都記着：「從六點到九點，（即從我們的午正到午後三點）徧地都黑暗了。」——太陽也失去了光明。——真是天地淒悲，萬物如喪。

在這嚴肅淒悲的景象裏，救世主默默同死亡掙扎着，承受那臨終的劇苦。這般慘苦的三小時過去了。突然，一耶穌大聲呼喊說：「厄老！厄老！依！依！拉瑪，撒巴克大尼！」就是解說：我天主！我天主！為什麼你離棄了我！」

假如我們知道這兩句，便是聖咏上，先知聖王，正在預言基多今日的遭遇時，我們不單不以爲這兩句話費解難懂，而且爲我們真是一道光明，證明耶穌的生死，實是逐字逐句的在應驗着先知的預言。

我們且一讀這篇動人的聖咏——耶穌的先祖，達味的預言：貳貳，一十二四。

「我天主！我天主！為什麼你離棄了我？」

爲什麼，我呼號着你，而你的救援却遠離了我？

我的天主呵！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

黑夜，我也不得安息！

可是，你是聖的，

你居住在義撒厄爾的讚美之中。

我們祖宗依靠了你，

他們依靠了你，你解救了她們。

他們向你呼號，你救援了她們！

他們依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地上蟲，不是人。

是人們的羞辱，是百姓的藐視。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

他們連呼搖頭，他們說：

「他自己託付了耶和華，希望耶和華救他，耶和華既愛他！耶和華就救他罷！」

★

★

★

★

★

「求你不可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也沒有人來幫助我。」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的大力公牛四面困住我！

他們張開血盆大嘴向我，好似抓撕吼叫的獅子。

我如水的傾流，我的骨頭都脫了節。

我心如蠟，在我五臟內溶化，

我精力如瓦片的枯乾，我舌橋貼在我牙床的上面。

你使我化為死灰。

犬類困着我，罪犯之羣環繞我：

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脚，我數請了我的骨骸。

他們呢，他們細細觀察我，瞪眼看着我，



他們瓜分了我的衣裳，佔鬪了我的長衣！

★

★

★

★

★

你，耶和華呵！求你不要遠離我！

你是我的力量，快來救我吧！

救我的靈魂於刀劍，救我的生命脫離狗類！

救我於獅口，並拉出我於野水牛的角。

那時我將你的名傳於我的兄弟們，在會場中讚揚你。

你們那些敬畏耶和華的人，讚美他吧！

你們一總雅各伯的後裔光榮他吧！

欽戴他吧，你們一總義撒厄爾的子孫！

因為他沒有藐視，並沒有棄捨受苦人的痛苦。

他沒向他們掩面，當受苦人向他呼喊時，他垂聽了！

★

★

★

★

★

這篇聖咏，可說是達味的耶穌受難記。這篇聖咏，充滿着萬種莫可名言的傷心，而同時也充滿了一副沒邊際的依靠心。耶穌當時心靈上，實也有這般矛盾。他覺得身負萬世萬民的罪，已成為聖父義怒的目標。聖父也要他的聖子成為全燔之祭，故也捨去他片時的愛護，離棄其頃刻的慰藉，任聖子墮入極苦無底的深淵，贖萬民的罪過，補償人類不能補償的罪債。於是聖子無依無告，羞媿無地而發此哀號。可是聖子靈性的上分，却依舊充滿着依恃聖父的心，這聖咏的後半篇，便是這種情感的表示。原耶穌是天主而又是人，主與人，總是兩性；神與形，原也二分，固不可渾而為一的。他受難時的情形，好比高山，山腰上雖正疾風雷雨，而絕頂上却依舊陽光燦爛，氣候清和；又好比黑夜大殿之內，側殿雖陰森昏黑，而中殿却常有聖體燈熊熊燃照着一般。

我渴 上面一句慘痛的呼聲，在旁聽見的人，都想他是在喚厄利亞，一就有人說：「你看，他在叫厄利亞呢？」一谷但聖若望接上說：「這事以後，耶穌知道一切的事，都已成就，為應驗經上的話，就說：『我渴！』在那裏放着一

個盛滿着醋的器皿。他們就用海綿，吸滿了醋，安在牛膝草上，送到耶穌的口前。

按聖瑪竇及聖瑪爾谷記的，海綿是放在蘆葦竿上的。總之兵士們的這般送醋上去，當非出於惡意，但他們決不知這個舉動，正也應驗了先知的預言：

「我指望有人體恤，可是徒然，

我尋安慰我的人，可是尋不到！

他們拿苦胆給我當食物，

我渴，他們拿醋给了我喝。」——聖味，陸拾玖！二十一。

聖瑪竇却記着說：「其中有一個人，聽見耶穌說：『我渴，』就快跑去，用海綿浸滿了醋，放在轎子上挑起來，送給他嗑；別的人就說：『你且等一等；我們看厄利亞來救他不來。』」

口渴之苦，甚於刀創飢餓，而流血後的燥渴，更是焚不可耐，醫院裏開過

刀的人，但喊口渴，並不急於呼痛，可爲資證。試想耶穌自昨夜晚餐以來，山園祈禱，汗血迸流；鞭笞之後，血肉橫飛；而又茨冠箍首，血流滿面；況他自被釘以來，已將歷三小時，掌心脚背上的釘孔裏，又把聖身內所有的血滴滴流盡。經云：『一聲流聖血，』故耶穌當時，體內確實已無流質，真是五臟欲焚，心肝如炙，燥渴之苦，實難形容。但耶穌當時大呼口渴時，不單在喊他生理上的渴，還有他的心理上，更大的莫解的渴。這個渴，就是渴念人的靈魂。先前他曾在雅各伯井畔，向撒瑪里婦人表示過他這種渴：現在十字架上，當然也在喊著這種渴。他渴著天主的光榮，他渴著人們的靈魂。他如今對每個人，一如對當日那個女人說：『我渴，給我水喝吧！』我們稍加思索，誰能不以愛還愛，而拒絕他的請求呢？誰敢如那個兵士，不給他解渴的飲料，而反給以酸醋呢？

完了

耶穌噙了那醋，說：『完了。』

耶穌已盡了他的任務，一切爲救世界的方法，他已完全用了，而且用的還過於必須。他已完全應驗了先知的預言，他已完全承行了他聖父的意旨。

他的使命，他的救世的工程，已全部完成，於是他說：「完了！」這句話是使臣反命前的快語，是將軍得勝時的軍歌，是藝術家完成其傑作後的微笑。現在只有凱旋榮歸，回到他聖父那裏去了。

### 我神付於爾手

聖路加繼續記上說：「耶穌乃大聲呼喊說：『父！我交我的靈魂於你的手。』」聖若望說：「說了這話，遂低下頭，交付了靈魂。」

耶穌的死，是天主的死，是異於常人的死。他以前曾經清清楚楚地說明過：「沒有人能奪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捨他。我有權柄捨性命，也有權柄再取回它來。這是從我父處領來的命令。」（望，拾，十八—一九）是以在他最後的一語裏，實表示他具有生死絕對的自由。他好似在說：「兵們已把我所有的完全拿去，分了我的衣裳，拈阄了我的長衣，侮辱鞭撻釘了我的身體。可是我的靈魂常在我手，這是我父所交於我的，我現今復還給我父。我自情自願地復還，為救贖這世界。」

這般，「自為祭品而且為獻者」的耶穌，在十字架的祭壇上，完成了他

的  
大  
祭。

|耶  
|穌  
的  
一  
生  
是  
偉  
大  
，  
他  
的  
死  
也  
莊  
嚴。

## 第十章

### 埋葬

寶，貳柒，五四一六六；谷，拾伍，三三一四七；路，貳叁，四四一五六；望，拾玖，三一四二。

（三十年四月七日）

死後異象

架下百總

親友違佇

肋膀被刺

埋葬聖屍

士兵守墓

### 死後異象

耶穌才死，許多異象，頓時發生。聖瑪竇記載：「忽然殿中帳幔，從上到下，撕裂成兩半。大地震動，石頭崩裂，墳墓也開了。有許多聖人已經埋葬的屍身，也復活起來。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來到聖城裏，顯現於許多人。」

聖殿裏帳幔的撕裂，不單瑪竇，三聖史都有記載。這個撕裂，表示耶和華從此不再享祭至聖所，聖殿從此變為俗地了。從此古教壽終正寢，世界開始

了新紀元。至於天昏地震，石相觸碎的光景，正表示造物主的崩逝，大自然莫不悼傷哀戚，而代鳴不平；可是喪心的如德亞人，觀此竟然毫不動情，真是頑石也不如。這時山坡上石封的墳墓，也開了封，許多古聖人的屍身，在耶穌復活後，也復活了起來，顯示於日路撒冷的鄰里親友，作了耶穌復活的保證。

## 架下百總

看守十字架士兵的小隊長，原是一個精細的觀察者。他留心着一切過去的情形，默察着耶穌的態度，靜聽着耶穌臨終的言語，注視着耶穌面部的表情，以及他死後大自然的一切異象，在在都使他驚訝畏懼。他原是心地正直，抱着宗教觀念的，聖路加記載說：一百總看見所出現的事，就光榮天主說：「這人真是義人。」他這個呼聲，大概也感動了他手下的兵士，作了這過去一切的證人。百總知道，耶穌的被判釘死，是因為他自稱為天主子，他的仇人們，又不斷的在十字架下，這般譏笑侮弄他；百總一切都靜看在眼裏，現在不禁喊着說：「這個人真是天主子。」聖瑪竇記着說：一百總及同他一齊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動，及其他發生的那些事，就害怕得很，他們反覆



着說：「這個人真是天主子。」

雖則他們誰也沒有了解他們口裏喊着的話的深義，至少他們都給耶穌作了公然的承認。如德亞人喊着，罵着，說耶穌是該死的囚犯；但是他們現在都看清了，這個耶穌，確是一個義人。

### 親友遠佇

但感動的不單是百總及那些兵士們，耶穌臨終時，山頂上，原尚有許多人，東一堆西一簇的遠遠立着，看着，其中當然還有耶穌的仇人們，以及不關痛癢的好奇的人們。按聖路加的記載，在這種人隊裏，也發生了心靈的遽變，聖史說：「那些站在那裏觀看的衆人，見了所出現的這些事，都捶着胸膛回去了。」

司祭長及法利叟們早已走散了，小百姓們既沒有這些人們的慫恿，他們對於耶穌的恨，也覺得輕減了，也許他們還在追憶五天前，他在青枝下進城時，他們給與他的榮耀。他們的心軟化了，於是都捶胸流淚，懊悔不已。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站立架下的耶穌的親友，雖說都是些婦女，

但零星遙遙佇立着的，也許尚有耶穌的私淑弟子亞里瑪底人若瑟，尼各德莫以及西肋納人西滿等，至於宗徒中，那只有他的愛徒若望了。伯多祿大概隱避在城裏，去哭他的罪去了。其他宗徒們，大概都逃到了伯大尼，他們不見了伯多祿，若望，定想他倆同耶穌一起受了追捕，因此更其加增了他們的恐慌。拉匝祿，因為如德亞人曾一度要拘捕他，那時大概也奔避他處，所以親友中剩下的，只是些婦女們。聖瑪爾谷及聖瑪竇二聖史另外指出的是：瑪達肋的瑪利亞，以及宗徒次雅各伯及若瑟的母親瑪利亞。這個次雅各伯的母親，就是聖母的妹子，也叫做瑪利亞格來阿法的。此外再有若望及雅各伯二位宗徒的母親撒洛美，以及同耶穌一齊上路撒冷的許多婦女。谷

### 肋膀被刺

釘死在十字架上，已够慘苦了。可是耶穌在場的親友，另外耶穌的母親，見到了他死後的肋膀被刺；這鎗尖，無異是刺在她自己的心頭。聖若望目擊當時的情形，記着這不可磨滅的印象說：一如德亞人因為這一日是預備日，怕三巴日屍身還懸在架上，這三巴又是大罷工日，他們就要求比

拉多砸折他們的腿，把他們弄去。所以兵們來，把第一個人的腿，及那一個同耶穌一同受刑者的腿，都砸折了。及到耶穌跟前，看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砸折他的腿；但是有一個兵，用長槍扎開他的肋膀，立刻有血及水流出來。看見這事的人，就作見證，他所證的是真的。——他知道自己說的是實話，可以叫你們相信，因為所有的這些事，是為應驗經上的話，說：「你們不要折斷他的骨頭。」——經上還有一句話，說：「他們將望見所刺透的人。」——

若望寫史到這裏，他的筆，不僅是在寫一樁偶然憶及的紀錄，他對於這兵士有意無意的扎開聖肋，他看來這不能不是天主的聖意，是以他引據古經來證實。他引的古經的第一段，原是在說：「巴斯卦羔羊，不該折斷牠的骨的，若望深刻地記着他第一個老師若翰的話，說這耶穌，便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至於第二段引據匝加理先知的話，乃要證明在耶穌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決沒有出於偶然的，那兵的貿貿然持槍來刺耶穌，決不自知有什麼意義，可是他這行為，正就合了天主的聖意，應驗了先知的預言。

當時聖母、若望、以及在場的聖女等，看着這個兵的暴行，定是雪上加霜，痛上加痛。內修的神秘者，都說當時若望就認這長槍的扎開聖肋，是耶穌救世工程的印戳。這含有奧義的聖心被刺，聖教會也認為是聖心初次的顯露，是聖心敬禮的根據。這一槍，便表示了耶穌的生死，無非是愛，他的聖心做了一切，他的聖心引導了一切，他的聖心，完成了一切，他的聖心給我們解釋了一切。他曾說：『我來世為放火種，並極願這火熊熊燎原。』耶穌聖心給聖女瑪加利大說：『看，這個心，怎樣的愛人！』先知匝加理在先前早已說了：『他們將見那個被刺透的人！』看清明瞭，同情，契合，活一個愛與懺悔的生命：這便是敬禮聖心的至義。

## 埋葬聖屍

人們急急要把囚犯處死的緣故，是因為巴斯卦近了。如德亞人不願在這個快活的日子，看見自己的同胞懸掛在十字架上。是以受刑者一斷氣，人們就來放下他們的屍體。大概屍犯放下後，就拋在山谷裏，供鳥啄獸嚼。至多掘了一個坑，草草地埋了完事。當然耶穌的母親以及他的友人們，

是決不許把聖屍這般作踐的。於是若瑟亞里瑪底，他是最高裁判所中有面子的一個，便急急去向比拉多要還耶穌的聖屍。

若瑟同了同事尼各德莫，二人意見正又相同。若瑟在加爾瓦畧山下，原有一方地產，在那裏又正有一個新的墓穴。這個一良善的義人，一他既不能，或不敢公然反對最高裁判所，一因為怕如德亞人；一可是他却毅然決然地，去要求比拉多交還聖屍。大概他們二人，對於這事是共同進行的，結果是並無甚麼困難。比拉多也並不阻止，因為比拉多所怨所恨的，是那些法利、叟們的要挾和恫嚇，是以他對於他倆的要求，心內還覺得歡迎，只是怪異何以耶穌會死得這麼快，因為他正才派人去折斷屍骨；而他倆已匆匆趕來了。於是比拉多便叫了方才派去的負責人百總來，問明了一切之後，他就把耶穌的屍身給了若瑟。聖瑪爾谷記着說：「比拉多把耶穌的屍身給了若瑟。」

這是反常的事情。羅馬官對於屬國的橫征苛斂，是無孔不入的。諦伯爾皇帝自己，也稱他們為「一吸收傷亡者之血的蒼蠅。」比拉多自也不能例外，

對於人們向他的任何要求，非孝敬一筆款子，是不能得到的；可是這一次，竟無條件的，把耶穌的屍身給了若瑟，這也可足證他對於耶穌的敵人，尚銜恨在心，而且良心裏因殺了義人，還覺得不安，於是容許人安葬聖屍，來自掩飾。總之，若瑟一得了許可，便匆匆去辦了一幅白麻斂布；而尼各德莫也急着買香料殯藥，為預給耶穌的屍身塗抹。按聖若望的記載，尼各德莫帶了一百斤——約三二公斤的沉香殯藥來。

兩個強盜的屍身，大概就草草投入荒谷。耶穌的屍身，則由若瑟、尼各德莫、若望等，小心翼翼地从十字架上放下之後，就安置在聖母膝上。此時聖母的心傷悲悽，歷代畫家雕刻家的傑作，當不能形容其萬一。

耶穌的聖屍，既一度急急拭淨之後，便抹上殯藥香料，裹上殯布，送上離豎立十字架不遠的若瑟亞里瑪底的花園，推進到鑿在山坡上的一個新的墓穴裏。若瑟就這般把自備的壽穴，讓給了耶穌的聖屍。一因為是如德亞人的預備日，墳墓又近便，就在那裏停葬了耶穌。——望，拾玖，四十二——並把餘下的香

料殍藥，都洒在殮布上以及墓穴裏的四週。迨一切手續完備後，人們一又把一塊大石頭運搬到墓門口，把墓門封住了。

聖路加記載：「從加里肋同耶穌來的那些婦女，在後邊跟着，觀察那墳墓，並觀察耶穌的屍身是怎樣安放的。」按聖瑪竇及聖瑪爾谷的記載：這些婦女們，便是那些遠遠佇立在十字架下的聖婦們，內中有瑪達肋納瑪利亞，以及若瑟的母親等。這裏聖史沒有提及撒洛美，大概她同了她的兒子若望，見着聖母已是哀傷無力，故已伴了聖母先自回去了。

聖瑪竇記着說：男人們把大石頭運到墓門口後，走了。在那裏有瑪利亞瑪達肋納同了另一個瑪利亞，面向墳墓坐着。大概其中一個，年老力衰，站了大半天，外加悲痛刺激得過度了，一時無力回城，便坐在墓前，畧畧休息。可是紅日已快西沉，大罷工的時刻立將開始。聖婦們雖則覺得那些男人們對於傳抹聖屍的手續，尙未如她們所願的那樣完備，但也只得匆匆回城；一面却定志待罷工一過，立刻再來補抹香料。聖路加貳叁，五六，註明了說：「她們回

去以後，就預備下香油香料。三巴日，她們就按律罷工。

是以在六下鐘之前，耶穌的聖屍便草草埋葬了。議員若瑟亞里瑪底同了尼各德莫各自回家，聖婦們也各赴避難所。二十四小時以內，他們便該靜守着三巴。直到明天太陽落山之後，聖婦們就去買了香油，爲預備給耶穌的屍身補抹，可是第二天再上坎地，爲時已是太晚了。於是只得再待第三天一清早去。

可是她們走後，一到明天，坎墓上，却發生了新事件。

## 士兵守墓

耶穌的仇人們，那天凱旋回去後，欣然喫了巴斯卦，他們覺得有一種完成了任務後的愉快。但一到明天，知道了有人到比拉多處要回了耶穌的屍體，而且把他好好埋葬了，他們便大不以爲然，而且還恐懼起來。前夜審問時，人們曾根據他一可將那座聖殿拆毀，而三天內重新建造一的話上訴，雖則口供不一致；但按聖瑪竇的記載，耶穌的仇人們，却也有明知這是他在預言自己死後第三日將復活的話，於是怕他的門徒們，以及附和他



們的二個議員藏屍後，却要在民間宣傳他已復活。他們暗防着這一著，又爲表示反對若瑟的待耶穌太親善，他們便封了墓門，並放了一隊羅瑪兵。聖瑪竇的記載是這樣：

「第二日是預備日的次日，司祭長及法利叟黨人，一同來見比拉多說：『大人！我們記得那騙子活着時，說過這句話：『三天以後我要復活。』』所以懇請派人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的是他的徒弟們來把他偷去，然後給人民說：他從死者中復活了。這般，那後來的錯誤，比先前的要更不好了。』」

比拉多聽了他們上面的請求，明知他們是在暗刺他辦事的不周，或竟料他受了若瑟的賄賂，所以交還了耶穌屍身：於是就冷冰冰給他們說：『你們有看守的兵，去罷！你們知道看守的，去看守罷！』他們就去了，堵好了坟墓，把石頭也封了起來，並派了昨日執刑的那支兵隊，守住了坟墓。

按史家的考據，當時封墓是用布條，布條上還蓋有大司教的印戳。可是這時耶穌的門徒，早已消聲匿跡，何敢再來盜屍，更何況還有軍隊駐守着。他

們對於自己所謀殺的耶穌的屍身，竟這般怕得心慌意亂，真是一死基多嚇昏了活司教了。」

# 陸編

## 榮光時期

(三十年四月九日——五月十八日)

### 第一章

復活

路，貳拾，一——七；谷，拾陸，一——七；  
路，貳肆，一——二；望，貳拾，一——八。

(四月九日)

復活非幻想

聖婦們上墓

已是復活了

坟墓已空了

天神的發顯

二宗徒奔墓

復活非幻想

以人情而論，一切已是過去完結，親友仇人都作這般想；但

一切都按着耶穌的預言而復興再始。這復活的事件，是古今所未有，也不能再有的大事，是靈蹟中的靈蹟，是一切預言的歸束，是初世紀教友們皈依的

動機，是改變全世界局面的主力。

司祭們想的真是無微不至。他們想宗徒們迷信心深，幻想的心理作用，也許要傳染給民衆，於是墓前放上了羅瑪兵隊，以防萬一，以爲從此可以高枕而臥了。誰知道弄巧成拙，這隊羅瑪兵，反而證明了基多的真的復活呢？現代的唯物派唯理派人，更拾那時司祭們的牙慧，說耶穌的復活，純係宗徒們及最初教友們的心理作用。可是理想幻像，也許一時能迷惑一二人，但何能使大衆永久信服，更何能使耶穌的仇人默無一言。這種謬說，細讀聖經，便可不攻自破。

聖經上記載耶穌復活的，除四聖史外，尚有聖保祿給高林多書信。五處記載，對於耶穌復活發現的次數，各有異同。即保祿的弟子聖史路加，同了他老師的記載，也有大同小異。可見聖史們的記載，各據自己的根據，各自爲政，不相爲謀的。但假如我們在大處着眼，却見復活的事實，是互相補足，互相啗合，並無半點矛盾處。若有不信，請打開聖經去念。

耶穌復活，說是宗徒們幻想的結果，那真尤其不合情理。因為當時宗徒們，對於耶穌復活，不單沒有任何心理作用，而且還抱着一種錯誤不變的觀念。他們事前非但不信耶穌死後會復活，而且還覺得耶穌一死，百事俱了，他們所希望的已完全毀滅。聖經記載，耶穌復活後，他們還是一再不肯相信。也許有人要問，耶穌的仇人們尚怕耶穌的復活，何以宗徒們反而狐疑不信？答題很簡單：因為宗徒們對於耶穌的復活，正無所謂什麼幻想或心理作用。他們所想的，是只希望這個默西亞，前來復興如德亞國，做一個民族英雄，他們可因之而高居十二族之上，從此飛黃騰達，坐享榮華富貴。全部聖經證明着，他們始終沒有脫離過這種思想。厄瑪伍路上的兩門徒所表白的，是這層；耶穌升天之前，宗徒們急於問耶穌的，也是這層。那時宗徒們問耶穌說：「主呵！就在這時你將復興撒厄爾王國的麼？」——宗徒大事錄，壹，六。

他們希望的，是一種凱旋的，驚天動地的復活：對他的仇人，可雪恥報恨；並眼見他用他的神權神力，征服全世界，現在他們看到這種偷偷摸摸，無聲

無臭的復活：對於仇人不施報復；對於外界，不事聲張；對於聖城的被外教人坐鎮，不示憤恨。這種靜悄悄，只顯示於少數人的復活，實使他們感到懷疑！是以明白了宗徒們這種心理之後，以爲耶穌復活，是宗徒們幻想的結果，那真是一樁不合情理而不可能的事。現在且看聖經的記載。

### 聖婦們上墓

復活當然是在埋葬之後。須記當夜的葬禮，因着大罷工的來臨，是以草草未曾完備，聖婦們原預備再來補抹完工的。她們當天鬱鬱回城時，絕未想到她們將遭遇的事。她們一起是三人，瑪利亞瑪達肋納，是她們中最年輕，最活動，而又是領頭的一個；其他一個是聖母的妹子——次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第三個是若望宗徒的母親撒洛美。這時晨光熹微，耶穌的坟墓，還籠罩在昏暗裏。瑪達肋納年華最輕，行動最捷，首先到了目的地。她們三人，都沒有知道，最高裁判所曾在坟上貼有封條，置着守兵的事。她們一路擔憂的，可有誰將給她們揭開墓門大石，而她們得以匍匐進墓，給耶穌的屍身補抹殓藥。

已是復活了

可是在她們到達若瑟亞里瑪底的墓園之先，驚人的事件，

已是發生。獨有聖瑪竇給我啓示了一點情形。大概他是根據着守兵頭目的報告之後而寫的。他寫着說：「罷工日既過，七日的頭一日（即主日）天一發亮，瑪利亞瑪達肋納同了別一個瑪利亞，來看坟墓。忽然地殼大動，因為有主的天神，從天降來，上前把石頭轉開，坐在上頭。他的容貌如同閃電，他的衣裳如同白雪。守兵被天神嚇得昏迷倒地。至於如同死了一般。」（聖，貳捌，一一五）

昏醒過來，他們只有四散逃亡，一有幾個逃進城來，把那發生的事，報告給司祭長們。一他們心怕要發生的事，現在固真實現了，他們感到自己投在自設的羅網裏了。於是就急急一同長老們聚會，商議之後，給了兵士們許多銀子，說：「你們就說：一夜間我們睡着的時候，他的徒弟來偷了他去。」若這事被總督聽見，有我們勸解他，保管你們無事。」一兵士們當然是言聽計從。遇難逃職，罪名非輕；現在既可免罰，又可得到許多銀子。這種名利雙收的解決，真是何樂而不從？於是一兵們受了銀子，就按着他們囑咐的話去行。那謠

言在如德亞人中，就傳開去直傳到今日。<sup>一</sup>寶，貳捌，十二—十五。可見直到瑪竇寫聖經的時候，這個假消息，還並沒有失其重大的應響。上述種種，也不過顯露耶穌的仇人們驚惶失措，弄出了這齣兒戲。宗徒們，原怕如德亞人把耶穌的屍身，偷來投入空谷。聖婦們一到墓門，不見耶穌時，第一個思想也何嘗不是如此。

## 坟墓已空了

當守兵們逃進城去時，聖婦們正抵達到墓門，瑪達肋納第一個趕到，她一看見那塊封墓門的大石已經轉倒在一邊，大吃一驚，向墓內一望，又只見墓內空洞洞的。可惡極了！人們已把主搬走了！她已是魂飛天外，她不顧一切，即刻拔腳奔向伯多祿處，——這時城內只有伯多祿及若望二宗徒，——她就向他們喊着說：「有人從坟墓裏把主搬走了，我們也不知道人們把他放在那裏，——她已是急不擇言，若望雖沒有記載同她一起去的同伴是誰，但她說的『我們』，是明明是在指同她一起上墓的兩個同伴。」

天神的發現

這時，其他兩位聖婦，也到了墓門。瑪達肋納的驚呼，很使她



們凜然，但他們雖然恐懼，但却也抖縮縮地要去看個究竟。聖婦們走近坟墓，墓門石是轉倒在一邊，坟墓却已空了。恐怖更侵繞了她們倆。突然兩個人，穿着光亮的衣裳，顯示在她們面前，給她們說：「不要怕，你們來找納匝肋的耶穌麼？你們爲什麼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復活了！不在這裏了！看，那人們把他安置的地方！但你們當去給他的門徒及伯多祿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里肋去；在那裏，你們要看見他，如同他從前給你們說過的。你們該記得他從前在加里肋時，曾給你們怎麼說的？」人子必要被交付於罪人之手，被釘十字架，第三日復活。」

這時兩位聖婦，都怕的慌，身子石化了，動也不敢動，也不敢昂首望，只低着頭向地下看。天神說完了話，她倆就從墳園裏出來，奔命的逃跑；又戰兢，又恐懼，因爲害怕，便什麼也沒有向人告訴。迨到了目的地，神思稍定之後，她們才記起了天神的那話來。

這裏，聖路加却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就是：「她們既從坟墓那裏回

去，把這一切的事，報給十一個宗徒及一總別的人。給宗徒們報這信的，有瑪利亞瑪達肋納，及若翰納，並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還有她們的女伴，她們這些話，宗徒們看着是胡言，不信她們。」

在這段記載裏看來，九位逃避他鄉的宗徒，現在也已回來，女伴中黑落德手下大員的妻，若翰納古撒當然亦在其中。這些都教我們深信聖婦們在開口之前，必先反復思量，先同女伴們商妥了，然後決定向宗徒們報告的。伯多祿若望因着瑪達肋納的報告，已匆匆上程，二位聖婦回來後先向女伴們報告，於是女伴們，便結隊一起往墳墓上去看究竟。她們雖沒有得到天神的顯示，但看了墓上的光景，便信了她們倆的話，是以她們就把同樣的消息，報告了宗徒們。其間當然還隔着相當的時間，因為九位逃避在伯大尼的宗徒們回來時，伯多祿同若望，正奔向墳墓去。

**二宗徒奔墓** 這事，聖路加只記了伯多祿一人上墓，可是身歷其境的若望，却給我們以詳細的報告。他記着說：「伯多祿同那個門徒，就出來往墳墓

那裏去，他們倆一齊奔跑，那個門徒比伯多祿跑得更快，先到了墓上。向裏面一欠身，看見殮布擱放一邊，到底沒有進去。隨後西滿伯多祿也來到，他就進了坟墓，看見殮布放在一邊，又看見耶穌蒙頭的首帕，沒有同殮布在一齊，是另在一處捲着。那時先到的那個門徒也進墓去，他看見就信了。這是他們還不明白聖經，耶穌必該從死者中復活。於是兩個門徒又回到他們那裏去。——讀着這段詳細的報告，我們好似看到他們一路奔跑，聽見他們到達坟墓時的喘息，並在這裏並可看出他們倆的個性，若望比較多思想富理論，伯多祿却更堅決更銳進。

他們倆先後的觀察，結論是：坟墓空了，耶穌的屍身已不在，可是看不出半點移屍的痕跡。殮布頭帕的捲摺，都有力的表示着，並未有過什麼暴行。當然不是司教們前來偷屍拋棄的，後來宗徒們還知道，司教們還捏造他們前來偷屍的呢。可是，司教們在心慌意亂中捏造的謠言，反而給初世紀及後世的教友，一個牢不可破的耶穌復活的鐵證。

## 第二章

顯示於茹達省

路，貳捌，八——一〇；谷，拾陸，一二——一三；  
路，貳肆，三四——四三；望，貳拾，一九——二九。

（三十年四月九日——四月十六日）

顯示給瑪達肋納

顯示給聖婦們

顯示給伯多祿

顯示於厄瑪伍村

顯示給宗徒們——多默不在

顯示給宗徒們——多默也在

顯示給瑪達肋納

歷代相傳，耶穌復活後第一次的顯示，當是顯示給聖

母。這是合理的推想，大概也是確切的事實；可是聖史們對於這次顯示，都一言也沒有提及。

而聖經上記載耶穌復活後的第一次顯示，却是給瑪利亞瑪達肋納。這當然是她恆心忠信的賞報。

她當時並未想到耶穌已是復活。那天，她急急自墓上奔回報告伯多祿及若望之後，又匆匆地回到了坟墓上去。她當時也沒有聽見聖婦們報告天神發顯的經過；就是聽見，也只因悲傷過度而聽焉不聞：她的心神，已同耶穌的屍體一起埋葬了。聖若望給我們記載了她當時愁腸寸斷的光景，說：「她靠在墓外，哭着。一面哭，一面不斷的向墓內望。」這是誠心熱愛的表示，這墓是曾埋葬她心愛的救主的，現今不見了，如何能叫她離開此地呢？她只是哭着，啜泣着，四週的情形，她一點也不感覺；突然，她看見墓內光明了一。她看見墓內兩位天神穿着白衣，在停放耶穌屍身的地方坐着。天神向她說：「女人，你哭什麼？」她說：「因為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我也不知人們把他放在那裏去了！」

以如德亞人恨耶穌的深，很能前來移屍拋棄。聖婦瑪達肋納，二天來所擔憂的就是這件事。現今坟墓空了，那理想定已成為事實。她於是痛憤交迫，不斷地老是說：「人們把我的主搬走了。」一面說，一面起了嗚咽，淚珠也遮

斷了她的視線。

「她說了這話，向後面一回頭，看見耶穌在那裏站着，她却不知道是耶穌。」耶穌給她說：「女人，你哭什麼？你找誰？」她只是想是個園丁，就給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搬去的，請你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裏，我好去收取他！」耶穌給她說：「瑪利亞，她就轉過身來，給耶穌說：『拉包尼』就是說『老師』。」耶穌給她說：「不要碰我，因為我還要升到我父那裏去，但你該到我弟兄那裏，給他們說：『我要升到我父與你們的父的那裏，我的天主與你們的天主的那裏。』」——「望，貳拾，十一以下。」

這是一段細到動人的文字，許多藝術家，許多宣講師，曾在這段聖經上沉思冥想過。「瑪利亞！」——「老師！」——呼一應間，極度的表示了文學的美妙，修成的精采。

但「不要碰我！」這句話，却有些難解，下面便是一個差強人意的解釋：

大概當時瑪達肋納趨伏耶穌腳下，抱住了聖足，好似怕他逃走的一般。耶穌這時，便婉轉給她表示，她這種舉動，和他不久離世升天的光景，已不能配合。耶穌的口氣似在說：瑪利亞！你因為找到了你的救主而快樂，好似我將永永在你們中的一般；但你錯了！雖然我現在還沒有到父那裏，但你可給我的兄弟們說：『我將升到父那裏。現在我給你們的顯示，只是我升天的前奏。』只叫她把自己已復活並將升天的事，去通知衆人。此後他同人來往的態度，將和以前兩樣了。

一她就聽命，起來，就去報給宗徒們說，她曾見了主。一

這時宗徒們已陸續回來，群集在聖母身旁。聖瑪爾谷把這次顯示簡短的記了之後，加上說：一她就去報信於向來跟隨耶穌的人。他們那時正在哀痛流淚。他們聽見說耶穌已復活，瑪利亞還見過了他；但他們不信。一拾陸，九  
這復活後的首次顯示，在宗徒們心裏，並沒有發生什麼應響，若望雖則心中深信了，可是他的信心，也不能克服他人。

## 顯示給聖婦們

瑪達肋納固邀吾主特寵，但聖婦們也未被遺忘。按聖路加的推測，聖婦們被一股無形不可抵禦的力量所吸引，她們重新到了墓前。大概就在空墓的週圍，她們得見了耶穌的顯示，把她們傷心的淚水，化爲了快樂的源泉。

聖瑪竇記載這次顯示說：「忽然，耶穌迎了她們來，說：『你們好！』她們就上前，抱住他的腳，朝拜他。耶穌給她們說：『不要怕！去告訴我的弟兄們，叫他們往加里肋去，在那裏見我！』」

聖婦們已把天神的話報告過宗徒們，此番雖是由吾主的親口，重申前令，但宗徒們並不相信。他們直到親眼見了耶穌，當面接了訓令，才動身到加里肋。在那裡，他們才見到重大意義的顯示。因為耶穌復活後，八天之內在茹達省的一再顯示，只是爲教宗徒們先深信他確已復活，並克服感化他們的頑固而已。

後面厄瑪伍村的二個門徒，便十足表示了宗徒們那時的心理。



## 顯示給伯多祿

宗徒中第一個得到顯示的，是伯多祿。聖路加記載：厄瑪伍二門徒，見了耶穌，趕回日路撒冷，向十一位宗徒說話時，他們說：「主真是復活了，而且顯示給了西滿。」

聖保祿給各林多書信裏，也給我們證實，說：「我自己所學的，又傳給你們的，其大端，就是基多因着聖經的預言，爲我們的罪死了，且被埋葬，第三日，又按聖經的話復活起來，顯示於則法（卽伯多祿），復乃顯示於十二徒，以後又一同顯示於五百多兄弟；其中雖有幾個已經死去，到底還有許多存在。以後顯示於雅各伯，再後顯示於諸位宗徒，最後顯示於我。」

聖保祿的記載，細節雖與四聖史不同，但却可資證耶穌的顯示於宗徒們，伯多祿實佔第一。

耶穌顯示於伯多祿的詳情，大概伯多祿因謙虛的緣故，一點也沒有傳出，是以他的秘書瑪爾谷，也一點沒有記載。

## 顯示於厄瑪伍村

可是瑪爾谷聖史記載耶穌顯示於厄瑪伍二徒，却比

較詳細。二人中名叫格來阿法的，大概年齡稍長，至少是一個出頭才子。聖路加對於這顯示的記載，更是生動如見。他說：「那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鄉村去，村名厄瑪伍，離日路撒冷約二十里。——他們倆不是宗徒，但是門徒；他們的到厄瑪伍，不是爲散步，但是爲歸家。住在日路撒冷，再有什麼意思？他們的希望，已同耶穌的屍體同時埋葬了。他們背着夕陽，走着麥苗青青的田野小路，追思着這幾天所經過的一切，彼此談論着。當然那三天前經過的慘況淒狀，使他們悲觀失望。」

忽然，走來了一個客人，就是耶穌；可是他們一如瑪達肋納的不認識他。大概耶穌復活後的容貌狀態，可以完全自由改換，他的靈魂，雖云重新結合肉身，但已不受物質的支配了。

門徒們當他是朝聖回里的一個。按着東方人的習慣，對於客人常是客氣爲禮的，於是他們就同這個路頭客攀談起來了。可是言爲心聲，談吐裏，無意中，他們就透露了他們心中的憂鬱。

這客人，到也健談，他問他們說：「你們一路走着，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爲什麼你們面帶愁容？」一個名叫格來阿法的，答應說：「你現在日路撒冷作客，獨不知道那裏近日所出的那些事麼？」——「什麼事呵？」——他們說：「納匝肋耶穌的事呵！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衆百姓前，說話行事都是有能力的。司祭長及我們的官吏，竟把他付官判死，釘他在十字架。我們原盼望他，就是那要救贖義撒厄爾民的。但這事以後，到如今已經三天了。到底我們中有幾個女人，還嚇我們；她們天明以前，到了墳墓那裏，沒有找着他的屍身，就回來，說見了天神顯示，說他復活了。我們中也有幾個往墳墓去的，所遇的事，如同婦女們說的一般。到底可沒有看見他！」——

這客人早已博得他們倆的信任，他們真是一見傾心，一接談，便把他們心中蘊藏着的愁悶，一起傾吐了出來。看他們言語中，已不怕隱然自認爲耶穌的門徒了；他們還把自己希望耶穌爲義撒厄爾救主的心理——也是其他宗徒門徒們的心理——兜底罄翻了出來。他們給畢生爲善的耶穌惋惜，並爲

他代抱不平。

雖然幾個婦女從墳上回來，說了許多奇事，可是看她們心慌意亂的光景，而且又是女人話，有什麼可信的呢？雖則她們中有人也到墳上去，看見的同她們說的雖不相左：墳是空了。但一他，一却没有找到，也沒有見到他！唉！他的屍體作何下落？誰知道？他們說到這裏，他們的心頭，又蒙上了一層較外界更為灰色的黑暗。

可怪的，這個不速之客，對於他們傾吐的心曲，不但不表同情，而且自視很高，竟開始來指導安慰他們，還帶着責斥的口吻，向他們說：「沒有知識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心裏信的，竟是這般遲慢！基多不是應當忍受那些事，才進到他的榮耀裏的麼？」於是從梅瑟起頭，及一總先知在全部經上所有關係他的那些話，都給他們講明了。一

一路談談說說，那客人真是口若懸河，議論風生；說的又廣博遼闊，二徒越聽越佩服，感到這個一定是義撒厄爾的博學鴻師。談論間，不覺已到村口。

二徒停住了脚步，那客人，却似再要向前遠行，他們却捨不得遠離他，便強請他也留下，給他說：「屈留了罷，老師！因為夜已來，日已西落了。」耶穌就進去，同他們住下。」

坐下喫飯的時候，耶穌取過餅來，祝福了，拗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開了，認出他就是耶穌；耶穌却忽然隱去了。

耶穌這番，許多人以為是他復行了最後晚餐時的動作，因之門徒們認出他是耶穌來。可是這解說，却有困難，因為最後晚餐時，同席的，只有十二徒，雖則事後宗徒們也許傳述講起，門徒們因之也耳聞其事，但決不能證明，這次耶穌的行動，便是在成聖體，而且二徒也沒有認定是在成聖體，何況這裏又沒有提起成聖血呢！

近情近理的解釋，還是大概耶穌以前每次坐席，常處主人地位，取餅祝福分開；這二徒曾與之同席同食者，當也不止一次，這種舉動，他們却已見過。尤其今夜，他既非主人，乃竟以主人自居，又突然做了耶穌坐席時常做的動

作，他們倆路上本已欽佩他的學問口才，再加上超性的神光，他們便認出他是耶穌來了。他突然的隱去，更使他們深信無疑；因為路上談話時，他們已覺得這個客人的非常。聖路加還記當時一他們就彼此說：『當他在路上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

他們這時，樂也融融，心中的快活，隱藏不住了；雖則這時已過昏黃，但快慰給他們添了翅翼，快慰給他們消除了疲乏，他們一遂立時動身，返回日路撒冷，遇見十一宗徒及他們的同伴，聚在一處。他們就給宗徒們說：『主真的復活了，也顯示給了西滿。』兩人也就把路上所遇着的事，及分餅的時候，怎麼認出耶穌來，述說了一遍。——路，貳肆，十三—三五。

### 顯示給宗徒們——多默不在

雖則喜訊疊來，可是在日路撒冷的宗徒及門徒們，還是信疑參半。聖瑪爾谷記着厄瑪伍二徒回京報告之後，却說：『別門徒也不相信他們。』

當厄瑪伍二徒講述時，當然其中還有許多人不相信，同他們辯論責難。

聖路加說：「正說這話的時候，耶穌忽然立在他們當中。」聖若望說：「門徒們因為怕如德亞人，在他們聚集的地方，關閉着門戶。耶穌就來了，立在他們當中。」這時全場當然寂然無聲。耶穌向他們說：『和平給你們！』這一句話，把一切疑惑打散了。但他們不肯信任自己的眼目。」聖路加說：「他們驚惶害怕，想是見了神鬼，因為門關着，他已進來了。但耶穌却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驚惶，為什麼心裏起疑惑呢？看看我的手，我的腳：實在是我呢！你們摸摸看看，神是無肉無骨的；而我，你們見了，我都有呢。』」

「說了這話，就顯露手與腳給他們看，」只見釘痕顯然。宗徒們，快活得不能自信了，快活得嘴也掛住了，大家默然不作一語。聖路加說：「他們喜歡驚訝，還是未信。耶穌就給他們說：『你們這裏有喫的東西沒有？』他們就獻給他一點燻魚，一塊蜜棗。他就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喫了，還把餘剩的給了他們。」又按聖瑪爾谷的記載，這時「耶穌還責斥他們沒有信德，心太堅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看見他已經復活的人講的話。」

異端者，說耶穌的復活，是宗徒們的心理作用，是他們捏造出來的。這真是掩目不見太陽，強說沒有太陽了。但當時宗徒們的不信，比了這些異端者還固執得多呢！

這次顯示，在場的，都轉愁爲喜，一切懷疑，悉已雲消霧散了。

「耶穌乃又向他們說：『平安給你們，父怎樣遣發我，我也同樣的遣發你們。』說了這話，耶穌就向他們吹了一口氣，給他們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誰的罪，誰的罪就赦了；你們存留誰的，誰的罪就存留了。』」

這以前，法利叟們以爲是大逆不道，凌辱天主的，現在耶穌却堂而皇之的，給宗徒們及後世繼續宗徒的人，把赦罪的權柄交代給了他們。宗徒們就此便成爲良心的法官，下判斷，決去留。但宗徒們之行使職權，決非靠自己的能力，但是因主耶穌的名。他們在這良心的公案前，他們是仁慈耶穌的代表，而原告被告，却是罪人自己。

這告解原爲赦罪，而罪人時地有，是以這赦罪之權，耶穌不只付於當時



的宗徒們，而實也授權於一總後世繼續宗徒的人。

### 顯示給宗徒們——多默也在

耶穌願他復活的事實，使全體跟從他的人，

完全深信無疑，是以他不憚煩勞的屢次顯示：初次顯示給聖婦們，繼而顯示給伯多祿，顯示給厄瑪伍二徒，以及差不多全體宗徒。但當第五次顯示時，多默宗徒却没有在場；事後雖則衆人苦口給他述說，他也不信。聖若望記着說：「多默是十二門徒中的一個，也叫提第莫，當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同他們在一齊；別的門徒，就給他說：『我們看見主了！』他却給他們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傷，又用我的手指探着他的釘傷，再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是不信的。』」

多默既知道，他的同伴們都會探摸過他的創痕，那很自然地，他也這般要挾起來了。多默還想是同伴們有意哄他，或他們竟是個個眼花。無論宗徒們曾否摸着耶穌；他，除非親手摸着老師的全部創痕時，決意不肯相信。他要細細摸到，才信「他」真是前天被人釘死的一個，而不是什麼幻影虛像，或

是什麼心理作用了。

他這種不二價的固執，竟堅固了後世人對於耶穌確已復活的信心。因為若望記着說：「八天以後，門徒們又聚在那裏，多默也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閉着，耶穌就來了，立在他們當中，說：『平安給你們。』然後給多默說：『用你的指，探探這裏，看看我的手，再用你的手探入我的肋，不要再不信，但信而無疑。』」

多默當時，定是又侷促，又不安，內心早已被耶穌征服了，因為他八天前的無禮大話，以及他心裏蘊藏的意見，已被耶穌洞鑒無遺。耶穌還迎就他的要挾，給他說：「用你的指，探探這裏，看看我的手，再用你的手探探我的肋。」多默看着耶穌這般慈善，便不禁大喊說：「我的主！我的天主！」但耶穌對於多默的不信與要挾，却要加以針砭。因為假如後世總人都像這位宗徒的執頑，要見要摸，那麼信德就根本不會產生了。我們對於信條，固有權利推敲究問，但我們也有義務，深信天主所傳示我們的一切。耶穌為表示後世

我人的信德，比了宗徒們的信德，更美麗更有功，當下便借着多默，給我們說：  
「多默！你因為看見我才信了；那沒有看見我而信的，才是有福的。」

### 第三章

顯示於加里肋

路，貳捌，一六二〇，谷，拾陸，一四一八，  
路，貳肆，四四一五〇，望，貳壹，一四二四。

(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五月十八日)

底伯里亞湖畔

顯示給七宗徒

三次問伯多祿

遣徒訓誨萬邦

底伯里亞湖畔

耶穌已數次約宗徒們到加里肋省集合，因加里肋是他們的故鄉。在茹達省，宗徒們又常怕着如德亞人。耶穌雖是天主，但也是人。故鄉甜蜜的回憶，也在吸引他回底伯里亞湖畔去。在那裏，他曾宣傳了最初的福音，行了最初的聖蹟，收了第一批門徒；現今雖是湖山如舊，風景依然；可是他已救贖功滿，快將升天去了。他極願再聚集他的宗徒們，到那曾佈滿他足跡的故鄉，作最後的周遊，授最後的使命。從那邊出發往普世，給萬國宣道，給

萬民傳教。蓋此後他們將不再臨故土，而將爲耶穌作証而個個流血他鄉。

在日路撒冷的第六次的顯示，當在三十年四月十六日的晚上，大概那時，耶穌又面申前令，叫宗徒們會集於加里肋。何況八天的節日，業已過去，宗徒們本該回鄉了。但此後的生活問題，將如何解決？耶穌在時，他們果什麼也不缺，但此後將如何呢？耶穌固曾給他們以赦罪的權，但這種神權，對於麵包，是毫無關係的呵。

他們今已遵命回鄉了。他們也想在歸路上，能如厄瑪伍二門徒一般的遇到耶穌；可是事與願違，一路上他們不單誰也沒有遇到，就是同行的，因等候不着耶穌，也陸續分散回家了。按聖若望的記載，最後他們在一起的，只剩了七人。就是：西滿伯多祿，多默，加納的那帶那厄卽巴爾多祿茂，戴伯德的兩個兒子，以及其他二個門徒。

耶穌不在了，生活從此拮据。同他們以前共操漁業的漁夫們，也許背後都在譏笑他們是夢想者；他們再去同他們相處，實然覺得有些靦腆。

於是西滿伯多祿，突然興奮的說：『我去打魚去！』

伯多祿天性好動，閒着空守，守什麼？生活問題，是不能空坐着解決的，生活的例，是須把額上的汗換麵包。伯多祿的意思是：我們原是打魚的，那麼我們就去打魚。其他同伴們，聽着他的話，知道他的用意，於是都說：『我們也同你去！』

「他們就出去，上了船，可是這一夜，他們一點也沒有拿到什麼。」

一切使他們掃興，耶穌既不同他們在一起，更無指示的人。他們久已不下網了。何處水深魚肥，他們已有些模糊，也許他們以前捕魚的水田，已被旁人佔去了。要解決生活，生活偏不能解決，如何叫他們不掃興，如何叫他們的信德不動搖呢？

## 顯示給七宗徒

晨光已開始染紅了湖邊的山岩，那是初夏。終夜撒網下鉤，結果徒然！現在船正靠近海灘，昏暗茫茫的晨光裏，一個不相識的人，正站在岸上，向他們看着。

若望記着說，這個不相識的人就是耶穌，可是門徒們都認不出來。那人，却親暱地向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有喫的魚沒有？」

他們答應說：「沒有。」

耶穌給他們說：「你們在船右邊撒網，就得了。」

他們雖已是勞苦終夜，他們却還聽話，他們就在船右下網。網一下，一網裏魚竟多得他們拖不動了。——這是一樁奇遇。若望——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第一個看出是聖蹟，他就給伯多祿說：「是主呢！」

那是夏天，夜涼雖爽，但一工作，却就要淌汗。伯多祿當時赤膊着，一聽見說是吾主，就披上衣裳，束上帶子，跳在海裏，爲的打水裏走，可以早些到岸，親近那個渴待的老師。

別的門徒，因爲離岸不遠，約有二十多丈，就在船上，拉着那網魚來。他們上了岸，看見那裏有燃着的炭火，火上有魚有餅。——他們見了這些，當然都驚訝！耶穌已給他們預備好了早點。

一耶穌給他們說：『把你們才打來的魚，取幾條來。』西滿伯多祿就上去，把網拉到岸上，滿滿地盛着一百五十三條大魚，雖然魚這樣多，網却没有破。一久已不用的漁網，原已有些敗爛，盛着這些魚，竟能不破，豈非也是聖蹟？

他們正欣欣地拉網取魚時，耶穌給他們說：『你們來喫早點罷！』

雖說耶穌這般慈善，但宗徒們竟覺得彼此之間，却有一個很遠的階級相隔着。他在復活後，已不是人世間的人了。聖若望註着說：『門徒中沒有人敢問他：你是誰？因為他們知道是主。』

但他極度慈愛，竟自己給他們服事，一他上前，取過餅來，分給他們，又取過魚，也同樣地分給他們。『望，貳壹，一一三』

### 三次問伯多祿

二年前，在同樣的情境之下，耶穌曾第一次對伯多祿表示特別親暱，並對他說：『從此你將成為捉人的漁夫了。』這時耶穌還沒有教他與湖海絕緣。但這次却暗中教他要與權網訣別，而將向大陸上發展他的神國；把宗徒長的實權，真予除授。這很使伯多祿老大的感到不安，聖若望



繼續記着說：

一門徒們喫完了飯，耶穌給西滿伯多祿說：「西滿，若納的兒子，你比這些人更愛我麼？」伯多祿說：「當然，主！你知道我愛你的。」耶穌給他說：「你牧放我的羔羊！」耶穌又給他說：「若納的兒子西滿，你愛我麼？」伯多祿說：「當然，主！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又給他說：「你牧放我的羔羊！」耶穌第三次給他說：「若納的兒子西滿，你愛我麼？」伯多祿因為耶穌一連三次給他說：「你愛我麼？」就難受了。他感到他曾一連三次的背逆，心中不勝懊悔難堪，於是哭聲嗚咽的向耶穌說：「主，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就給他說：「你牧放我的母羊！我實實告訴你，當你少年時候，自己束上腰，隨意往那裏去；但到你老年時候，你可要伸開你的手，別人要綁起你來，拉你到你所不願去的地方。」

若望註着說：「耶穌說這話，是指伯多祿將怎麼樣死，可以光榮天主。」我們知道若望寫這聖經時，年齡已是很高，眼看降生後快滿一個世紀，當時

的人，都在謠言說他不會死的。於是若望詳細追述往日情形，闢謠的說：「耶穌既說了這話，又給他說：『你跟隨我吧！』」

一伯多祿一回頭，看見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在後邊跟着，就是在晚餐時候，倒在耶穌胸前，說：「主，誰要賣你？」的那一個。伯多祿看見他，就問耶穌說：「這個人後來怎麼樣呢？」耶穌給他說：「我若願意他存留在世，直到我來，與你何干？你跟隨我罷！」

於是弟兄中，傳出這話，說這個門徒不會死，但耶穌沒有說他不死，只說：「我若願意他存留，直到我來，與你何干？」——望，貳壹：十四—二十四。

### 遣徒訓誨萬邦

耶穌第七次顯示於加里肋湖畔時，只顯示於少數宗徒；之後，或由耶穌自己預先召集，或由伯多祿召集了衆門徒及許多信者，指定在加里肋的某山集合，等待耶穌第八次的顯示。這次的顯示，盛大的多了，聖瑪竇記着說：「一門徒十一人，往加里肋去，到了耶穌指定的那座山上。」他只說十一人，因為耶穌這次顯示的主要目的，是傳授神權於宗徒們。宗徒們在

人羣中是站在第一條陣線上的，其他衆人，只該由這十一人指揮進行。據聖保祿宗徒記載：這次顯示時，在場的人數有五百餘人。保祿書信上說：「此後，有一次，他曾顯示於五百多弟兄們。」就是指這一次。

這次耶穌顯示，既是通知在先，是以場上格外人多；當然先知道消息的，還要彼此召集；集合的地點是在一個山上。正當人頭擠擠時，耶穌突然來了。他的來，正如君臨臣下，聖史說：「他們見了耶穌，就朝拜他。耶穌就上前來，給他們說：

「天上地下，一總的權柄，都給了我，所以你們當去訓誨萬邦，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他們遵守，我就同你們日日相偕，直到世界窮盡。」

情景何等偉大，何等莊嚴！這時耶穌伸開雙手，向着全世界，直似把萬國萬邦，完全抱在他懷裏一般。他是全世界惟一的救主，他願衆羊悉歸一牧一棧。他爲全世界人類，罄流了聖血，他願全世界人人得救。上天下地的權柄，都

給了他，他便把這權柄，交給了宗徒們。可是宗徒們的使命，又何等艱巨呵！

教訓萬民，這是第一個使命，——傳福音，直到天涯地角。當世上還有

一人不認識耶穌，或認識耶穌而忘掉時，傳教者的仔肩，就一刻未能歇卸。沒有這思想的，便不配稱為耶穌的真實弟子。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付洗，既受福音而信從歸奉的，第二步，便是

給他們付洗，授以超性的生命。領了洗，得了超性的生命，才可以領受為保存並發展這超性生命的其他聖事。

教他們遵守我所吩咐的一切，信從了，歸奉了，受洗了；為得救，可還

不夠。因為聖教會並不只圖外觀，不可以為領了聖洗，領了其他聖事，遂謂定能得救。耶穌也曾三令五申的說過，要得救，還該遵守他的誠命。『只要信仰，

便可得救』的話，決不是耶穌的道理。信他的，還該遵守他吩咐的一切，因為他的教會是實際的，進修的，純潔的，犧牲的。

為這個大事業，不僅對當時宗徒們，而且也為對將來普世信友們作證

担保，耶穌便給我們說了下面這句安慰人心的話：「我就同你們日日相偕，直到世界窮盡。」言外是說：你們出外傳教、付洗、勸善，這不是你們個人的工作，可是我常同你們相偕，給你們神力、神光，使你們在盡這些任務上，不致隕越錯誤，因為你們幹的，是我的事情。是以我同你們相偕，——同你們繼續一起工作——直到世界窮盡。

## 第四章

升天

谷，拾陸，一九。  
路，貳肆，五一—五三。

（三十年五月十八日）

最後顯示

白日升天

### 最後顯示

宗徒們，在加里肋某山上接到了那偉大的使命後，他們便從那裏開始了工作麼？不，耶穌預定的，是以日路撒冷為出發點。因為這般，當宗徒們宣講耶穌復活時，數步外耶穌的空墓，便可給他們作強有力的保證。

是以耶穌又約宗徒們會集在日路撒冷，這時正在帳幕節前十天，按宗徒大事錄上記載，集合的地點就在建立聖體的大廳內。在那裏，耶穌給宗徒們作了最後的吩咐，給他們解釋了古經，交給了他們以完全的使命。聖史路加，在他的福音經上也記着說：

一他向他們說：「以前我還同你們在一齊的時候，給你們說過這話，凡在梅瑟法律及先知書並聖咏上指着我而所記載的那些話，都該應驗。」那時耶穌就開啓他們的心，叫他們明白聖經。又給他們說：「經上既是這樣記載了，基利斯多就該這樣受難，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又該因他的名，從日路撒冷起頭，傳悔改及赦罪之恩於萬民。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我要把我父所恩許的，打發來到你們心中；但你們該住在城裏，等着賦給你們，從上方來的能力。」

這些話裏，耶穌指給了宗徒們兩種傳教的方式，

一——給人民解釋聖經，使他們追憶到古先知的一切預言。他曾給厄瑪伍二徒說過，現在又對宗徒們這般說了。古經的使命，是在證實新經；古經在新教裏並沒有跌落它的價值；相反，古經裏一切難解的篇段，同新經一對照之下，便能一目了然；新經的一切事實，因着古經的預言，也使我们更認清了基多。是以古經在新教裏，在教友心目中，比了古經在古教裏，在如德亞人心

目中，更來得重視。

二——就是作見證。宗徒們該把他們關係耶穌的所見所聞，向全世界宣佈作證，要普世人類知道，他們所宣傳的，不只是理論，而却是事實。『事實最雄辯。』這是基多教會的另一標記，他是建樹在不能搖動的事實上的。

這作見證的使命，將因聖神的降臨而明白，活動，猛進。因為那時的宗徒，還是一片俗心，他們當下還問耶穌說：『主呀！你復興義撒厄爾王國的時候，已否到了？』大事錄壹·

宗徒們眼見耶穌快將升天了，可是他奇異的復活，至今還不見在政治上有什麼動靜；於是煎熬不住，便說出了上面的他們的心聲。

一耶穌給他們說：『父由他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限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你們要領受聖神的能力，他將臨到你們身上。以後你們在日路撒冷，在茹達各處，並撒瑪里，直到地角，要給我作見證。』

白日升天

耶穌離世升天之後，聖神便要來完成他的任務；宗徒們還得



在祈禱中靜待着他的來臨，準備着內心先後如出兩人的大轉變。

現在耶穌要離開他們了，他在世的史事，從他升天後，便告完結。他一生的行實，他全部的福音，都是又簡單又偉大；他的離開世界，也同樣地又簡單又偉大。

他升天的地點，按宗徒大事錄，是在阿里伐山。福音經上雖沒有記載，但在聖路加的寥寥數語裏，却含藏着一種不可比擬的神力。他說：「然後耶穌領他們出城外，到伯大尼那裏，舉手降福他們。降福他們的時候，就與他們離別，被舉升天去了。他們叩拜了他，大喜着，返回了日路撒冷。」

## 全書結語

耶穌離世前，曾對宗徒們說：「你們將是我一切的證人。」後來宗徒們固然都完全盡善盡美地完成了這使命。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丟了，他們還洒了他們的血，蓋印畫押，證明他們所證明的，全是真實。耶穌的史實，是歷史上不能再真確的；十二個宗徒，也便永站在歷史深處，作耶穌所作一切的，不移、不變、不朽的證人。

他們死去已久，但他們留下的福音經，將永遠給我們作見證。

有一事留給我們的，就是他們所作證的，我們已知道的，還得代代傳留下去，各處廣流開去，直到世界窮盡。知道了耶穌行實的人，是不能默然過去

的，我們該向普世勸告說：『聽吧！這是天主在借着基多的口，向你們宣道。聽吧！這是關係着你們，各人永遠禍福的關鍵。』耶穌傳，是真是假，總該留神，觀察，下斷；誰都不能騎牆兩可，說他真也好，假也好。

著者譯者的目的，無非是要給讀者，對於耶穌有一個比較完全的觀念。著者曾以三十年之久，探訪研究，向各處搜集材料，爲的是要把一切隱晦之處，得一個合理顯明可靠的解釋。

可是在這部書裏面，我們並未放進我人個人的私意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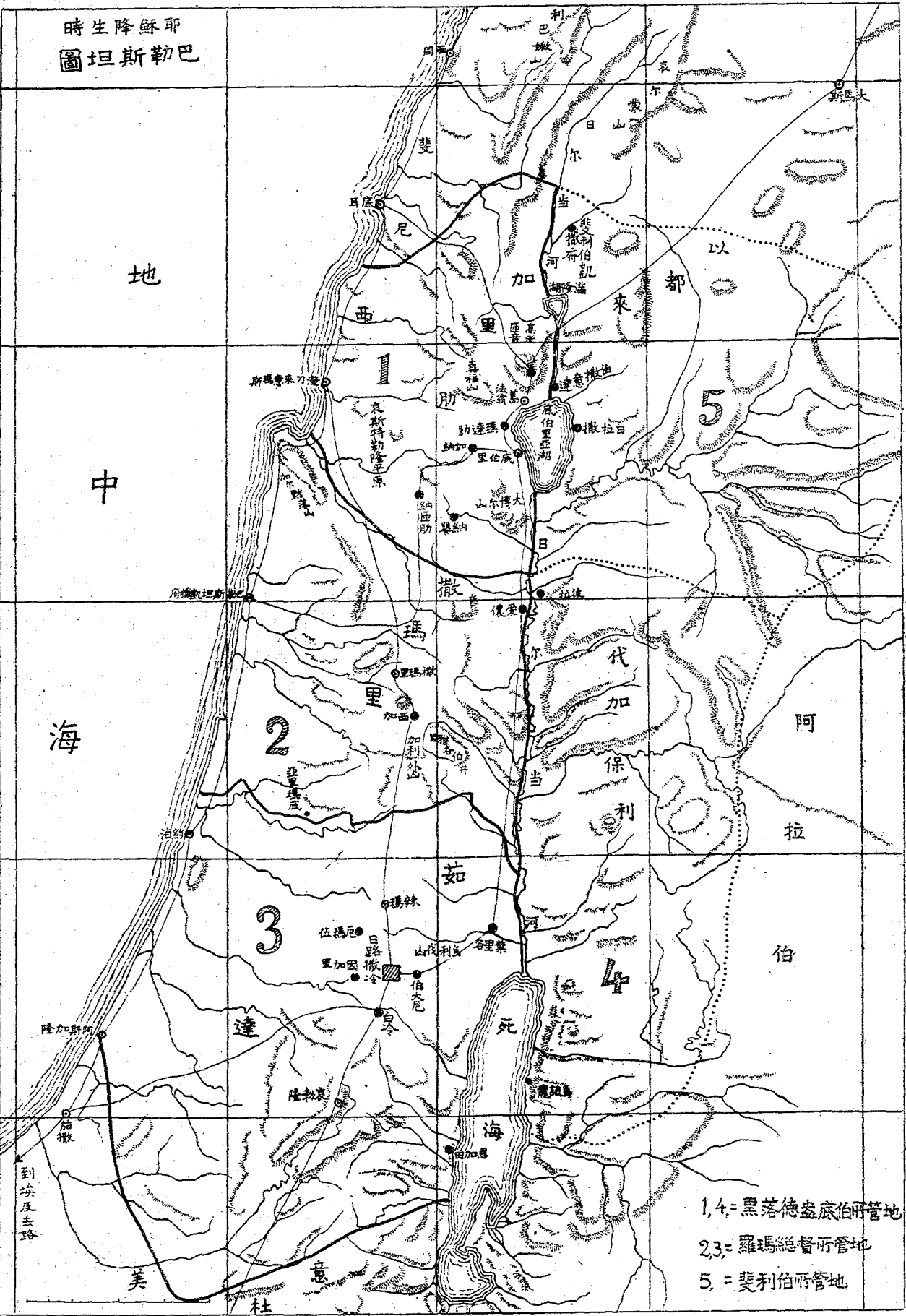
現在信奉科學萬能，機械萬能的人，掀起了反宗教反基多的巨浪，可是他們的成績，是各處風化的腐敗，同類的殘殺，毒恨，凶暴，隨着科學同進步。那裏是和平？那裏是公道？我們見的是斷牆殘垣，我們聞的是號泣慘呼，我們碰到的的是顛沛流離。可是彌天更大的風雲，又已在海平線上擁將起來。雖則普世人人都雙手伸開着，盼望太平。

一回頭是岸！一走在歧路上的人們，快快回頭吧！回向耶穌基多吧！因爲

他是：眞道，眞理，眞的生命。回頭向他吧！他是我們人類唯一的救主。除了他的福音經外，別無救贖。他已伸手等着我們了。作者譯者惟願這部書，能多多喚人回頭；已回頭的，能多多認識，並多多愛慕「天主子救世主耶穌基多。」

—完—

時生降蘇耶  
圖坦斯勒巴



救世主大事表（此表按本書原著）

* 公 元	月 日	史 事
前五年 前四年	十二月廿五日 二月至五月	耶穌基多誕生於茹達省白冷。 瑪日來朝一避難厄日多(埃及)。 回歸納匝肋。
後八年	三月	十二齡獨留聖殿與博學士談道。 隱居納匝肋。
廿七年 廿八年	十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前驅若翰開始講道。 受洗於若翰保弟斯大。 曠野守四旬嚴齋。 加納變水爲酒。 招收第一批門徒。
	四月	往日路撒冷一驅逐聖殿中買賣。 尼各德莫夜訪。 率徒授洗。 若翰使命結束。
	五月	耶穌退加里肋，路過撒瑪里省。 西加井畔勸化撒瑪里婦人。 故鄉會堂佈道。 僑居葛法翁城。 召宗徒。
	六月	愈癩瘋，起癱瘓，召瑪竇。 選擢十二宗徒。 山中聖訓（真福八端）。
	七月至九月間	愈葛發翁百總僕人，復活納嬰寡婦獨子。 若翰遣徒詢問。
	九月至十月間	西滿家宴會，罪婦邀赦。

\*公元解釋見上冊57頁

公 元	月 日	史 事
廿八年	十一月	比喻訓人。
	十二月	平息風浪。 在日拉撒人處，驅魔附豬。 愈血漏婦。
廿九年		復活雅依祿女。
		回鄉被棄。
	三月	宗徒傳教。
		若翰致命。
	四月	初次增餅。
		生命之糧，預許聖體聖事。
	六月	伯撒達池畔起癱。
	六月至七月初	法利叟們尋事糾纏。
		加納婦人，——二次增餅。
	七月	伯多祿承認耶穌爲天主子。
	八月	第一次預言受難。
		大博爾山顯聖容。
	九月	講靈魂至寶。
三十年	十月	參與帳幕節，証已天主性。
		訓斥京中法利叟。
		胎瞽者。
		善牧。
	十一月	遣七十二門徒傳教。
	十二月	慈善的撒瑪里人。
		在伯大尼，——定「天主經」。
		——獻殿禮。
	一月	傳教伯來地，攻擊伯來法利叟。
	一月至三月	「先求天主國」。

公 元	月 日	史 事
三十年	三月	蕩子回頭喻。 茹達省佈道。 講結婚與離婚。 復活辣匝祿。
	四月 一日	在伯大尼西滿家宴會。
	四月 二日	榮進日路撒冷。
	四月 三日	大瞻禮二 咒罵無花果樹。 敵黨尋釁。
	四月 四日	大瞻禮三 痛斥法利叟。
	四月 五日	大瞻禮四 預言京城被毀。 預言天地終窮。
	四月 六日	大瞻禮五 最後晚餐—建立聖體。 餐後叮嚀。 熱色莫尼山園被捕。
	四月 七日	大瞻禮六 蓋法署開審。 總督比拉多署判決。 加爾瓦略山被釘，埋葬。
	四月 八日	大瞻禮七 墓門封後由羅瑪兵守着 耶穌復活，顯示於聖婦 顯示於厄瑪伍，顯示於宗徒 們（多默不在）。
	四月 九日	
	四月 十六日	顯示於宗徒們（多默也在）。
	四月 至五月	顯示於加里肋。
		遣徒往普世傳教。
	五月 十八日	升天。



## 週年主日及大瞻禮聖經表

聖誕前第四	路 XXI,	25-33	(耶穌重來)	下冊	86	頁
聖誕前第三	寶 XI,	2-10	(若翰使者)	上冊	269	頁
聖誕前第二	望 I,	19-28	(若翰作証)	上冊	107	頁
聖誕前第一	路 III,	1-6	(曠野呼聲)	上冊	92	頁
聖誕前日	寶 I,	18-21	(若瑟懷疑)	上冊	40	頁
聖誕日子時	路 II,	1-14	(耶穌聖誕)	上冊	46	頁
聖誕味爽	路 II,	15-20	(牧童來拜)	上冊	49	頁
聖誕天明	望 I,	1-14	(物爾朋)	上冊	1	頁
立耶穌聖名	路 II,	21	(耶穌立名)	上冊	51	頁
三王來朝	寶 II,	1-12	(來朝事跡)	上冊	58	頁
來朝後第一	路 II,	42-52	(三日失孩)	上冊	79	頁
來朝後第二	望 II,	1-11	(加納變水)	上冊	120	頁
來朝後第三	寶 VIII,	1-13	(淨癩百總)	上冊	202 269	頁
來朝後第四	寶 VIII,	23-27	(平息風浪)	上冊	308	頁
來朝後第五	寶 XIII,	24-30	(莠子喻)	上冊	298	頁
來朝後第六	寶 XIII,	31-35	(芥子喻)	上冊	301	頁
封齋前第三	寶 XX,	1-17	(傍晚僱工)	中冊	343	頁
封齋前第二	路 VIII,	4-16	(播種之喻)	上冊	295	頁
封齋前第一	路 XVIII,	31-43	(黑落德恫嚇) (葉里谷瞽者)	中冊	275 357	頁
封齋後第一	寶 IV,	1-11	(曠野守齋)	上冊	102	頁
封齋後第二	寶 XVII,	1-9	(顯聖容)	中冊	76	頁
封齋後第三	路 XI,	14-28	(白爾責布)	中冊	228	頁
封齋後第四	望 VI,	1-15	(五餅二魚)	中冊	3	頁

苦難主日	望 VIII,	46-59	( 被誣負魔 )	中冊	146	頁
聖枝主日	寶 XXI,	1-9	( 榮進聖京 )	下冊	7	頁
建立聖體	望 XIII,	1-15	( 受難始末 )	下冊	98	頁
			( 濯宗徒足 )	下冊	113	頁
耶穌復活	谷 XVI,	1-7	( 聖婦們上墓 )	下冊	246	頁
副復活一	路 XXIV,	13-15	( 厄瑪伍二徒 )	下冊	257	頁
副復活二	路 XXIV,	36-44	( 顯於十一徒 )	下冊	262	頁
復活後第一	望 XX,	19-31	( 顯示於多默 )	下冊	265	頁
復活後第二	望 X,	11-16	( 我是善牧 )	中冊	166	頁
復活後第三	望 XVI,	16-22	( 不久將離徒 )	下冊	152	頁
復活後第四	望 XVI,	5-14	( 聖神的使命 )	下冊	148	頁
復活後第五	望 XVI,	23-30	( 因主名祈禱 )	下冊	153	頁
耶穌升天	谷 XVI,	14-20	( 諭徒赴萬邦 )	下冊	274	頁
升天後主日	望 {XV,	26-27	( 準備受艱難 )	下冊	146	頁
	望 {XVI,	1-4				
聖神降臨	望 XIV,	23-31	( 密契耶穌 )	下冊	132	頁
天主聖三	寶 XXVIII,	18-20	( 遣徒往普世 )	下冊	274	頁
降臨後第一	路 VI,	36-42	( 論 慈 愛 )	上冊	261	頁
降臨後第二	路 XIV,	16-24	( 辭 席 喻 )	中冊	281	頁
降臨後第三	路 XV,	1-10	( 亡羊之喻 )	中冊	290	頁
降臨後第四	路 V,	1-11	( 捕魚奇蹟 )	上冊	197	頁
降臨後第五	寶 V,	20-24	( 論 愛 德 )	上冊	250	頁
降臨後第六	谷 VIII,	1-9	( 二次增餅 )	中冊	44	頁
降臨後第七	寶 VII,	15-21	( 假 先 知 )	上冊	264	頁
降臨後第八	路 XVI,	1-9	( 精明的管賬 )	中冊	302	頁
降臨後第九	路 XIX,	41-47	( 哭 聖 京 )	下冊	12	頁
降臨後第十	路 XVIII,	9-14	( 法布祈禱 )	中冊	322	頁

降臨後十一	谷 VII,	31-37	( 愈聾啞者 )	中冊	43	頁
降臨後十二	路 X,	23-37	( 撒瑪里人 )	中冊	191	頁
降臨後十三	路 XVII,	11-19	( 十癩瘋者 )	中冊	312	頁
降臨後十四	竇 VI,	24-33	( 先求天主國 )	中冊	252	頁
降臨後十五	路 VII,	11-16	( 納嬰寡婦子 )	上冊	273	頁
降臨後十六	路 XIV,	1-11	( 蠱 漲 者 )	中冊	277	頁
降臨後十七	竇 XXII,	35-46	( 最大誠命 )	下冊	46	頁
降臨後十八	竇 IX,	1-8	( 愈癱痿者 )	上冊	207	頁
降臨後十九	竇 XXII,	1-14	( 國王設席 )	中冊		頁
降臨後二十	望 IV,	46-53	( 愈某官之子 )	上冊	174	頁
降臨後廿一	竇 XVIII,	23-35	( 國王討債 )	中冊	104	頁
降臨後廿二	竇 XXII,	15-21	( 納稅問題 )	下冊	36	頁
降臨後廿三	竇 IX,	18-26	( 雅依祿女 )	上冊	320	頁
降臨後廿四	竇 XXIV,	15-35	( 聖京毀滅 )	下冊	68	頁
聖母無原罪	路 I,	26-28	( 聖母領報 )	上冊	20	頁
獻堂取潔	路 II,	22-33	( 獻主於堂 )	上冊	52	頁
大聖若瑟	竇 I,	18-21	( 若瑟不安 )	上冊	42	頁
聖母領報	路 I,	26-28	( 領報史實 )	上冊	20	頁
聖母痛苦	望 XIX,	25-27	( 此爲爾母 )	下冊	219	頁
若瑟總主保	路 III,	21-24	( 耶穌受洗 )	上冊	100	頁
尋獲十字架	望 III,	1-15	( 尼各德莫 )	上冊	144	頁
耶穌聖體	望 IV,	56-59	( 我乃神糧 )	中冊	11	頁
耶穌聖心	望 XIX,	31-36	( 肋膀被刺 )	下冊	234	頁
聖母升天	路 X,	38-42	( 在伯大尼村 )	中冊	201	頁
諸聖瞻禮	竇 V,	1-12	( 山中聖訓 )	上冊	237	頁
耶穌君王	望 XVIII,	33-37	( 比拉多前 )	下冊	190	頁

# 耶穌傳下冊勘誤



頁	行	字	誤	正
19	1	19	莠*	秀
47	10	22	貫穿*	貫串
73	8	28	把把*	把城
86	4	22	*何論	無論
91	8	24	*賣	買
104	8	22	*賠利	賺利
154	13	24	*孤線	弧線
174	13	25	*把掌	巴掌
201	13	2	鞭荅*	鞭笞
205	13	8	*怕胸	拍胸
218	2	24	突時*	突然
220	9	22	妹	妹——
221	2	26	喚	換
224	6	2	我*如水	我血如水
224	12	12	數請*	數清
225	1	10	*估	拈
238	4	20	*斂布	殮布

# 耶穌傳上册勘誤補遺



頁	行	字	誤	正
31	8	11	至誠*	至誠
33	10,13	26,7	*待	侍
62	10	2	從他*	從你
63	3	11	權著*	權者
64	1	3	*素描	素描
99	5	16	朝懼*夕惕	朝乾夕惕
120	10	6	*蕭管	簫管
238	13	21	*貧窮	貧窮
246	12	4	抹末*	抹煞

# VITA D. N. JESU - CHRISTI

Translatio Sinica operis

L. CRISTIANI

“Jésus-Christ, Fils de Dieu, Sauveur”

a P. Thomas Ting

---

IMPRIMATUR

Die 24<sup>o</sup> Junii 1938

✠ A. HAOUISÉE S. J.

Vic. Apost. Shanghai.

上海惠主教准

---

天主子  
救世主  
耶穌基多傳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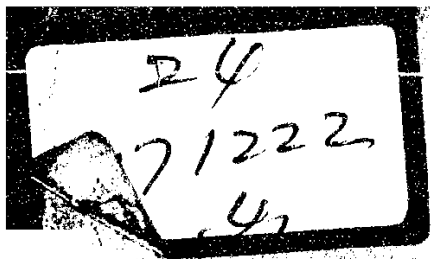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六月  
初版

原著者  
法國 L. Cristiani 司鐸

逡譯者  
上海區丁宗傑司鐸

審閱者  
上海區趙石經司鐸

發行所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24  
171222  
(4)

37